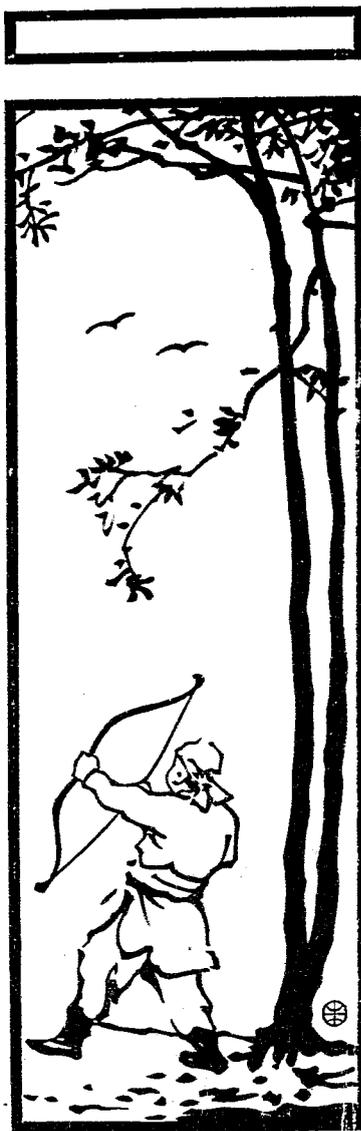


著新亭煥趙隸直

奇俠平妖錄

鈇根



上海大通書局印行

集七第目回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鄒三娘混迹蓋山鎮 | 嵩洛道計劫小白龍 |
| 第二回 | 兇盜迹玉成貽書 | 走深山青螺遭賺 |
| 第三回 | 結奇緣盜窟得嬌妻 | 作惡劇浮蛙戲驢子 |
| 第四回 | 殺班主女盜潛踪 | 鬧海州三雄畢命 |
| 第五回 | 台兒峪捕健迹強梁 | 獨秀崖園丁探秘窟 |
| 第六回 | 得奇劍恣行妖妄 | 變人畜惹起風波 |
| 第七回 | 陳家溝市場開廟 | 白馬川雙俠探莊 |
| 第八回 | 白馬莊羣盜酒會 | 陳家溝衆捕聚謀 |

編 續



3 2285 7181 0

回日第八集

第九回

充密偵無端遭鑿楚

救同人奮夜歐兇淫

第十回

繩其怒打聚魂瓶

李德猛搥霹靂劍

第十一回

乾元鏡祛邪擒李德

橡樹岡脫履走三娘

第十二回

查盜宅東山起賍物

啖糕片胡勝戲廚娘

第十三回

草橋堡杯酒寄豪情

荆高驛冥威驚噩夢

第十四回

徐州路徒步送友喪

遼東道無心逢大俠

第十五回

削白衣殺徒恣匪患

破嶧山劍氣定妖氛

續

編



武俠事實
長篇小說

奇俠平妖錄

(直隸玉田趙煥亭著)

第一回 鄔三娘混迹蓋山鎮 嵩洛道計劫小白龍

這部奇俠平妖錄。是緊接驚人奇俠傳第八集的上回書。交代到劉東山引了繩其楚材。逕到自己宅前。方一指大門。道得一聲。此間便是舍下。却見一公人由內蘆出。一見東山。便急匆匆的道。劉爺來得正好。你快些去吧。如今咱官兒正在西花廳。等你回話哩。你瞧瞧。一事不了一事。這事兒。多麼蹊蹺。東山驚道。敢是署內有甚麼事麼。公人一吐舌兒道。誰說不是有事呢。便是咱官兒。因你出去辦案。好些日。不回頭。本就心內犯怙懣。不想昨夜衙內二姨太太。忽的將一頭頭髮。被人剪掉。當夜裏咱官兒。還宿在他房中。早晨醒來。見房內關得好端端的。只是姨太太。賽如師姑一般。咧。繩其等聽了。正在詫異。東山頓足道。這不消說。是那邪徒鬧的詭兒。以示恐嚇官兒之意。你且稍待。俺就同你進衙去。



稟明辦案的光景。再作道理。正說着。恰有宅內僕人。甄出。繩其便道。劉兄既有公事。且請去治公。回頭咱再細談。不提東山唯唯之下。將那馬交與僕人。並吩咐備酒款客。自合那公人匆匆去了。且說繩其楚材。隨那僕人。甄入宅內。就客室中安置一切。落坐歇息。由僕人端上茶點。隨意用罷。日西時分。東山也便由街中哲轉。大家寒溫數語。繩其便致問遣人相約。究竟是因甚麼緊要的案件。並一述那店翁所說飛天魔女的話。便笑道。劉兄書中所說的緊要案件。莫非就是此人麼。東山道。雖是此人。但是這裏面。却不止他一個。那個主兒。比此人還難辦的多。不然。俺爲何巴巴的約請方兄等來呢。且待我先說說這飛天魔女。這個狠婆娘。姓鄭。人稱鄭三娘。善用一柄雁翎長刀。舞開來。潑水不入。因他來去風。好著紅衣。有時從空落下。便如一朶紅雲一般。人又稱他爲紅衣魔女。此人來歷也頗奇怪。原來那河南某縣。有一個姓鄭的標師。眼叫玉成。少年勇健。頗著能名。生平有椿絕技。是會一手的聯珠彈。百發百中。因他生得相貌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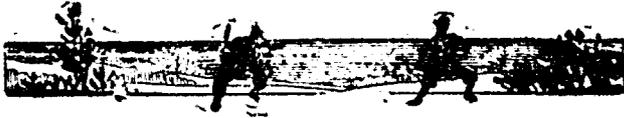


偉好著白衣。江湖上人便送他綽號。叫小白龍。鄔玉成中州一帶提起鄔玉成來。無不爭豎大指。玉成概在少年。又著大名。自然是意氣不可一世。便造起一種標旗。上畫白龍一條。每逢保標出行。便用那標旗。玉成短衣匹馬。往來南北道上。倒也不曾有過失閃。一日玉成保了一項關標。駝驢十數。滿載銀兩。行經嵩洛之間。日方將午。却來至一片荒莽所在。四外價草樹連天。歧路交錯。遙望前面。却有一座青鬱鬱的高山。那山勢巖風抱氣。遠望去。甚是雄闊。問起土人來。那座山名叫蓋山。却正是前途必由之路。玉成策馬遙望一回。也沒在意。須臾。一行人衆。來至一處小小村鎮。只有一條長街。聚積着百十戶人家。按走標規矩。標入鎮店。必須喊標。這個意思。便是標師向江湖人們表明謙讓之意。不想玉成一來。是藝高人胆大。二來。因村鎮太小。恐怕沒得寬大客店。安不得許多駝驢。只略一沉吟。便忘掉喊標。逕引了一行人衆。風驅入鎮。玉成背後駝驢上。標旗招展之間。却聞有人鼓掌大笑道。這個小龍旗兒。倒好正月燈節上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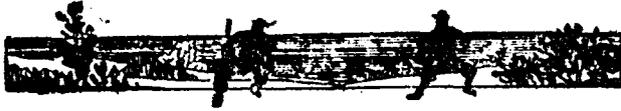
龍燈用玉成回頭望時。却是個僂僕老翁。禿着腦袋。飄蕭着幾莖白髮。身穿粗布短衣褲。背着個囊篋。業已奔向駝騎旁。去檢牲糞。一面瞟着騎上銀亮。却啣道。這些木料。倒也俊樣得緊。玉成以爲是村中農叟。也沒在意。遽巡間。蹇至待西頭。却好路北裏。有座寬綽客店。衆店夥。見生意到來。連忙上前照應。一切駝騎等。自有從人安置。玉成下馬。便親自牽了。就院中迴旋溜馬。因爲壯士愛馬。恐店夥們溜馬。或不當心之故。玉成一面蹇。一面瞧那店門首。却有個二十多歲的丐女。青帕蒙髻。穿一身破舊衣褲。生得身段伶俐。面龐上塵垢狼藉。那眉目。却甚是俊樣。正靠着店門。一面彎起一支腿兒。用手摩挲腳尖。一面却笑吟吟目注駝騎。向店夥道。你老今天生意好。客人用不了殘賸飯。便把給俺些吧。店夥攢眉道。快去快去。你這妮子。不睜眼睛。人家客人。還沒用飯。難道先把與你不成。你快去趕個門兒。回頭再來。那丐女聽了。只嗤的一笑。用手兒捩捩亂髮。却向玉成瞟了一眼。這時玉成那馬。恰蹇至一處石槽邊。想要就秣。玉



成嫌那石槽低。便向店夥道：夥計。煩你起這石槽。用石塊墊高些。不好麼？店夥失笑道：你老却會說笑話。俺若有這個勁頭兒。還舉頭號石制子。去試武哩。玉成笑道：這有甚麼呢。你瞧我自己來。說着。將馬繫向槽旁。命店夥取到四五石塊。這一忙亂。登時招得店客們。都來覘望。便見玉成。掉臂靠近石槽。腳下踏穩。拉開架勢。用單手提住槽端的石孔。喚聲起。那石槽登時掀起數寸高。下面一脚。蹙入石塊。便又向槽前那一頭。如法墊好。驚得那店夥。正在吐舌不迭。衆店客也便相顧驚異。齊聲喝采。有的便拱手上前。問過玉成的姓名。不由越法失驚道：怪道您有如此力量。原來您是小白龍。鄔玉成爺呀。失敬失敬。這一來。連各屋中的客人。也都覘來。唵一聲。將玉成圍了個風雨不透。正這當兒。那丐女。却格格的笑道：你們老客們。與其這般沒事幹。那位掏掏腰。幫俺幾個錢。不好麼。大家聽了。也沒人理他。這時玉成。一身伶俐行裝。尚在未卸。衆客們望着玉成所背的那張金背畫鷁的鐵胎彈弓。正在嘖嘖稱讚。便見一個老頭兒。匆



勿的由店拒房跑來。便搖手道。衆位別亂。大標項落在這裏。靜悄悄過去。不出岔子。比甚麼都強。况且前些日。咱這裏出了樁蹊蹊事。焉知沒有歹人藏在左邊。你大家只顧亂鬧。怎的衆人聽了。都各稱是玉成一瞧那老頭兒。却是本店店東。業已急燥得紅頭脹臉。玉成好笑之下。却不曉得他吵的甚麼蹊蹊事。及至問明所以。原來這村鎮。便名爲蓋山鎮。上月中。圍蓋山鎮十來里的村落中。同日價都接到一封請酒的字柬。上面言辭。寫得閃閃爍爍。大概是鄙人遊行海內。比來近結芳隣。略備薄酌。以聯主客之歡。如不見棄。便請速駕。席設蓋山中。駕臨山口時。自是賤价引路。下面署款處。却只寫老髯拜訂。各村人見此字柬。特煞的突如其來。大家駭異之下。都猜疑這個老髯。來路非正。並且蓋山中。山深林密。誰敢無端去冒那種險呢。所以一時相傳。都詫爲是件蹊蹊事哩。當時玉成聽店東說罷。不由哈哈大笑。便兩膊一振。作個開弓勢。倏的從背上摘下彈弓。拍拉聲。拽個滿張。大叫道。俺有這傢伙兒。怕甚麼鳥歹人。正說着。恰有



一支麻雀兒。從空中嘲暗而過。玉成興發。忙向彈囊一回手。廳一聲。一彈打去。這裏大家鼓掌如雷之間。便見那雀翅稍中彈。一個倒折翼。翻落下來。離地面還有二尺來高。却忽的一矯翅兒。向斜刺裏翻將上去。眼睜睜高及屋脊。大家都喊跑了之間。却聞有人嬌滴滴的喝道。你這麼麼物兒。早晚是跑不掉你。照傢伙吧。說着。一個石子飛將去。那麻雀登時翻筋斗。栽落於地。撲拉一陣。當即死掉。大家鬨然羣趨。正要拾取那雀。早見那丐女跑過來。一把捉起。却瞞着玉成。微笑道。你們老客們。都不肯捨出飯來。俺只好燒這雀兒。去充飢了。說着。一面大把的揪那雀毛。一面逡巡覓去。當時玉成合衆人。都以為那丐女是偶然拾石子擊中雀兒。也沒在意。須臾。大家散回各室。玉成也就自己室中。歇息吃茶。少時。由店夥端上酒飯。玉成將次用罷。却聞店夥合那丐女吵道。你一個姑娘家。只管在此纏人。你在店門口。俺們連小解。都不方便。這是那裏說起。即聞丐女吃吃笑聲。似乎是在那裏乞討。及至玉成飯畢。到院中巡視歇騎。並



備那馬時。瞧那門首丐女。已自不見。於是暫回客室。一面清算店賬。一面結束停當。帶了佩刀。背了彈刀。就院中指揮着馱騎列好。正要牽馬出店。那店東却覓來道。客官此去。端的須小心一二。前途須過蓋山。那所在。既是荒僻。前些日又有那蹊蹺請酒的事。須要當心哩。玉成大笑道。不打緊的。沒得歹人便罷。若有歹人時。且是俺彈子利市哩。說罷。引馱騎出得店門。正要拔鞍上馬。却見個短衣椎髻的漢子。生得黑瘦瘦的面龐兒。高顴骨。鮮眼睛。身負小小包裹。手提一根老大的桿棒。大踏步由店門首暫過。偏巧一個馱騎。見了他。猛的一眼岔。從人等連忙帶穩。便喝道。你這漢子。慌張的是甚麼。險些兒不曾驚了俺牲口哩。那漢子瞪起眼睛。道。皇家路。大家走。牲口驚了。那算你話該。從人聽了。正想還口。却被店夥們勸住。這時東山馬上顧盼。見夾道觀者。十分熱鬧。高興之下。却忽的想起喊標來。便一抖轡頭。潑刺刺放馬跑去。接着便鼓腹集氣。一口氣兒。直喊出蓋山鎮的長街。後面馱騎。項鈴亂響。也便一時間沿沿走發。原來這



喊標的音調。各各不同。某家標。就有某家的標法。便如通名報字號一般。爲的是知會江湖朋友。好彼此迴避。至於喊的腔調兒。大半的都頓挫悠揚。一個字兒。只管吞吐折轉。外行的人聽了。簡直是一字不懂。其實所喊的。便是些江湖黑話。當時玉成躍馬當先。迴音遠震。一行人騎。出得街坊。長蛇似的。蹩向大路。正在烟塵抖亂之間。却見那短衣漢子。也自從後跟來。眨眨眼。已蹩過玉成馬前。逕自轉入前途岔道。玉成見了。也沒理會。依然的揚鞭馳騁。寬過一程。約有三十餘里。漸漸的轉入山徑。遙望前面蓋山。一片的嵐光峯影。也似乎近在咫尺。這時人騎。都行得口燥。玉成馳馬高阜。却見不遠的林影開處。有一小小村落。於是大家趁將去。且喜村頭上。有處野茶肆。便是那村廟旁。廟旁有樹有井。還有二四行客。就地坐息。當時玉成下馬。引衆覓就茶肆。正紛紛的人騎。覓飲。只聽肆內。有人大大的呵欠道。俺這一睡。可歇息夠咧。主人家。茶錢在此。咱們改日見吧。聲盡處。蹩出一人。却是那會子所見的那個短衣漢子。鶻碌碌



的鮮眼睛。張得玉成一眼。又已掉臂蹶去。這一來。玉成不由怙懣。暗想道。這漢子倒好脚步。正想覘他蹶向那裏。恰好衆從人都來覓飲。紛亂之間。玉成也便不去覘望。須臾。玉成引衆。又復起行。足下路逕。漸覺崎嶇。那遠近的高下野林。一處處迤邐不斷。不多時。日色漸西。却來至一片荒僻所在。四外價蓬蒿沒人。從前途坡坳相屬中。却現出一帶高林。黑魃魃的。端的是藏烟宿霧。玉成至此。未免稍有戒心。便霍的勒住那馬。正想回頭吩咐從人等仔切一切之間。却聞背後有人礮礮大笑道。好個小白龍。怎的胆小。便似鼠兒。待俺前行。與你開路如何。說着。刷一聲。蹶過一人。都又是那個短衣漢子。這時。却兩目精光。賽如閃電。只將桿棒。略一點地。早已攔向馬前。你想玉成。見此光景。自然是心下恍然。當時大怒之下。便條的勒馬略退。放開打場。大喝道。你這廝。屢次出沒。尾綴於俺。果然便不像好人。小輩慢走。且叫你曉得小白龍的利害。說着。手按佩刀。方要放馬沖去。忽聞前面高林中。鳴鏑聲動。玉成大駭。料是敵人還有黨羽。略



一沉吟當兒。那漢子一抖手中桿棒。却大笑道。朋友不必發愣。你且去理會那向你借鏢的主兒吧。對不住。俺要押鏢先走一步咧。說着一矯身形。登時躡向馬後。便聞衆從人。呵呀一聲。接着便嚷通亂響。玉成不及回馬。急回首時。早見馱騎前兩個從人。被那漢擊仆於地。其餘從人。喊一聲。正在糾紛四散。玉成大怒。方欲回馬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早又聞鳴鏑響處。那林邊行塵大起。便有四五騎。潑刺刺絕塵跑來。玉成轉怒。一面摘弓握彈。準備迎敵。一面望時。只見後面三四騎。都是短衣包頭的長大盜漢。一個個手提白刃。亮如霜雪。前面馬上。却是個勁裝高髻的少年女子。披服奇麗。耀眼增輝。紅綃包髻。就額門上。簇起個頭巍巍的蝴蝶扣兒。身著紅錦短衣褲。腰束紅鸞帶。下綴流蘇。望到脚下。是一雙大紅鞋兒。尖翹斜插金釧。便如菱錐一般。但是他穩坐雕鞍。一手控轡。那一手却拎着方紅巾。腰佩紅繡標囊。背上斜插一柄雁翎長刀。便這等笑吟吟飛馬而至。乍望去。便似一朵紅雲。倏然飛到。玉成見他空手從容。正在詫異。這當



兒彼此相距。還在百餘步外。玉成趕忙仔細一瞧。不由吃驚。原來那女子。非別個。便是在來途店門首所見的那丐女。這時却忽的裝服奇麗。神彩頓異。但是這時玉成。不及思索。更不暇答話。便趁他飛馬之勢。霍的一彈打去。那女子嚶嚶一聲。忙起控轡之手。接個正着。睡一聲。拋向草間之間。這裏玉成。第二彈。又已發出。那女子更不換手。只輕舒兩指。輕輕一夾。說也奇怪。那彈子就如針就磁石一般。早已投向他兩指之中。却格的一笑道。小白龍。你只是如此伎倆。還只管張致怎的。於是仰拋那彈。直入雲霄。招得後面馬上盜漢們。哈哈都笑之問。這裏玉成。既驚且怒。不由施展出生平絕技。於是喝聲着。拍拍的一陣聯珠彈打將去。端的賽如飛蝗。遠雨。那知那女子。通不理會。索性的飛馬直冲。一面舞起那方長可三尺餘的紅汗巾。格拒得許多彈子。便如拋珠撒豆。却一面嬌叱道。你這廝。好生不知進退。既如此。俺也回敬一下。說着。紅巾一晃。這裏玉成急閃時。却是個空。方喝得一聲。你這潑女子。怎敢戲我。喝聲未絕。倏見那女子。



右手一揚。刷一聲。一個彈子。已由玉成鬚角擦過。這一來。玉成大駭。情知是遇了勁敵。因爲這彈子的來勢。不亞如從絃上發出。非有些內工手力。是不會有此勁頭的。當時玉成。惶駭之下。也便得計。便倏的回馬。便跑。却暗作準備。但聞後面敵人緊趕。那馬蹄響動。便如拋蓋撒鉞一般。玉成暗喜。約摸着相去已近。便霍的斜轉身形。來了個回頭望月式。拍的聲。翻手一彈。即聞那女子。噙了一聲。玉成忙勒轉馬望時。不由大悅。便忙就鞍橋上掛了彈弓。急掣佩刀。直搶將去。繩其等。聽至此。都各駭然。正是。

翻身回射處。以巧勝人時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一回

郎三娘混迹蓋山嶺

嵩洛道計劫小白龍

一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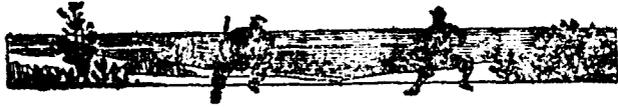


第二回 覓盜迹玉成貽書 走深山青螺遭賺

且說東山接說道。當時玉成勒馬回望。只見那女子。舒着一雙尖尖脚兒。仰臥馬上。勢欲下墮。玉成以爲是敵人中彈。忙飛馬挺刀搶去之間。便見他雙足一蹙。早見那顆彈子。却從他纖趾交併出飛出。嘖的一聲。正中自己的馬首。那馬嘶的一聲。向斜刺裏一躡的當兒。那女子已從馬上躍然坐起。脩的一抹鬚角。却笑道。難爲你妄稱甚麼小白龍。便這等小家子氣。借你幾兩標銀。算得甚事。便值得暗算俺女孩兒家。不要走。且請你留下帽兒。當你的腦袋。就是說着。右手一揚。便有一道明閃閃白光。直奔玉成。這裏玉成。瞧得標來。趕忙一低頭。嘖喳一聲。頭戴的那范陽毡笠。早已合那標。同落於地。驚得玉成。額汗直下。方要挺刀縱馬。以死相拚。忽的背後。一聲喊起。接着那女子背後。三四盜漢。也便從斜刺裏直裹上來。一時間白刃翻飛。正照得雙眼撩亂。再急望自己的馱騎時。



業已被那個短衣漢子揚着桿棒。大抄步驅向山徑。這一來。玉成驚怒交併。料得孤身難敵衆盜。但是猛然的標項被劫。栽了這天字第一號的大跟頭。心下焉能忍得。正在把心一橫。就要飛馬闖上。便見衆盜漢一聲胡哨。竟向自己紛紛亂唾。倏的擁了那女子。也便直奔那山徑去了。還沒轉眼之間。一行人騎早已沒入嵐光樹影之中。微風過處。還隱聞那女子格格亂笑。這一來。竟將個久闖江湖名聞中州的鄔玉成。給塑在那裏。好久好久。方才神志漸定。趕忙的去覓從人時。好不頹氣。只見就地。臥着兩個受棒傷的從人。其餘的都免子似的。伏在遠遠的深草之中。聞得玉成喊喚。方戰抖抖的集攏來。大家相看。只腫了大眼瞪小眼。這當兒。一線殘陽。早已高掛樹杪。玉成沉吟一回。只得且回舊店。再作道理。於是引了大家。一路價垂頭喪氣。及至到店。業已將交二鼓。那店東老頭兒。問起失事的情形。也自駭然。因頓足道。這不消說。那個丐女。合那短衣漢子。定都是捷盜僑裝。他們既劫了馱騎。驅入山徑。這不消說。那蓋山中。



定是他們的巢穴。怪不得上月裏有那請酒的蹊蹺事哩。如今他們既有巢穴。不愁標項沒得着落。但是你鄔爺無論怎的。英雄恐怕一個人兒。料理不得。似不如便回標局。約得人來。再作區處哩。玉成聽了。只好唯唯。當晚胡亂的用過酒飯。坐在燈下。端的是越想越氣。這次失閃。賠人標項。還在其次。只是自己赫赫英名。竟被個女子毀掉。心下那裏忍得。於是沉思一回。也便得計。便向店東借用紙筆。草草的作書一封。置在案上。然後方掩關就寢。次日衆從人起身好久。却不見玉成起牀。大家懷疑之下。推門入瞧。却不見玉成的影兒。一柄佩刀也自沒得。紛亂之間。忽見案上書信。啓封瞧時。只得寥寥數語道。字示諸夥友知悉。吾既失事。誓覓賊徒。以決生死。請諸位相待十日。十日不歸。則吾此生已矣。玉成手具。當時大家見了。好不駭然。亂過一陣。却也沒作道理處。只好墩在店中。且候消息。慢表。且說玉成。負氣之下。誓覓賊徒。料得蓋山中。地面遼闊。尋覓時。須費時日。那日清晨。結束停當。便帶了些散碎兩。就街坊上。胡亂吃飽。拔



第二回

冤盜迹玉成賂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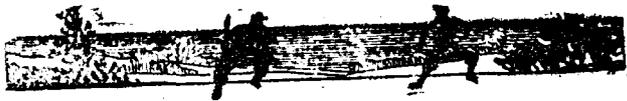
走深山青螺遺蹟

四

開大步。一氣兒直奔蓋山。及到山口一望。不由四顧躊躇。只見一處處堅峯嶺。林木虧蔽。極目望去。但見烟嵐迴合。那許多的盤紆窄徑。歧出交錯。更不辨那裏方是正路。但是這時玉成。憤氣方盛。倒也不爲却足。於是先登高阜。瞭望一番。然後方取路而進。一路上穿林撥莽。登降崎嶇。每經山村。必要徘徊探詢。左近價有無荒僻寺觀。並行踪不正之人。轉眼間。過得三四日。殊無頭緒。有時聽村人之語。尋向某處寺觀。却見了些蠢牛禿馬似的和尚老道。玉成暗想。賊人託足。大半是荒僻寺觀。寺觀中既沒得。或是據有甚麼山寨不成。但是賊據山寨。那聲勢便爲浩大。豈有山中人都不知之理。反覆尋思。並連日奔走。不覺的又是兩日。這日玉成。行經一處深澗。石梁跟前。疲倦上來。坐地少息。遙望澗北面。山勢愈深。十分幽險。從煙雲滃鬱中。遙見一處山峯兒。翠色欲滴。砵似青螺。這時日方停午。微風不生。又搭着天氣暄妍。野花遍地。那林中的山雀兒。向陽飛噪。好不悠然自得。玉成對此山景。不由十分感慨。暗想道。俺鄔玉成。縱橫



中州人盡知名。不想一朝躑足。却被賊人們挫折至此。此一去。尋出頭緒。還倒罷了。只好終老此山。或託迹方外。作個隱名埋姓的人兒了。正在慨然之間。却聞身後草間窸窣作響。回頭瞧時。却見個僂僂老頭兒。頭戴破帽。背着個糞箕兒。由草徑間。僂僂覓來。一面低頭自語道。人走了瞎抓的背晦。連慢說尋金銀財寶。便是連泡糞。都尋不着。玉成見了。方覺好笑。那老兒已到面前。拍的一聲。摔手中糞。又直樮樮的道。你這位客官。還不該出大恭麼。只管驚着。怕就要大腸乾燥。未免着急上火。索性痛快出脫了。也作成我老漢些。說着。置下糞具。便一屁股坐向玉成對面。又嘟噥道。他媽的。真喪氣。腳不沾地的跑了好些日。休說人沒遇着。連鬼也沒見。再休提糞了。如今只好在此晒太陽。裝個大瓣蒜吧。(語意雙關。寫來絕妙。)玉成見狀。不由失笑。仔細一瞧。那老兒似乎面善。遂巡問。忽想起。便是初入蓋山鎮時所見的那檢糞老翁。不由暗歎道。看起來。農人治生。真是不辭辛苦。這等年紀的人。爲着檢糞小利。竟自跑這荒山。比



起俺鄒玉成來。雖所事不同。想他也定有不得已之故哩。因正在寂寞之間。便隨口道。你那位老人家。也可笑得緊。你要撿糞。豈可立等人出恭。再者。人家拾糞。是向熱鬧場所。這荒山中。人騎稀少。那裏來得糞呢。老翁笑道。你不曉得。這個小警扭說起來。都是我自找的。皆因我自覺着有點氣力。閒得沒幹。便胡亂的開了一座糞場子。專以大包大攬的。給人家送糞。您也別說。開張幾年來。真也利市。招得主顧不斷。遠近間提起俺的糞場來。是無人不曉。俺因場子利市。有點臭聲名。未免就自覺真不錯似的。有時節。將應送的糞。明擺在場子外。也沒人敢動。玉成道。對呀。凡事業無論大小。都講個卓的穩。站得住的名頭。老翁笑道。您說對呀。那知却不對咧。便是前幾日。俺準備出一項大糞。要與人送去。夤夜之間。却被人連十幾個糞箕子都拿去。外掛着。俺還不敢聲張。只好啞子吃黃連。苦在心裏。因爲一聲張。怕倒了俺場子的門市。所以俺只得悄悄的入山尋糞。以冀彌補所失。說着。拍的聲。一擱自己的嘴。都是這張嘴裏事。俺



若不是向街鄰們誇口報字號。想還沒人合我開玩笑。拿我的糞哩。您說這個小警扭。不都是自找的麼。客官。你是年輕人兒。須記着。爲人切不可誇口。你便有孫悟空的本領。還有如來佛五個手指頭等着你哩。說着。目注玉成。哈哈一笑。玉成聽了。不由觸動自己心事。因點頭道。老人家。你這話。端自不錯。俺也就因嘴上失過。招了警扭。比起你的警扭來。却大的多。於是從頭至尾。將自己失却標項之事一說。並述連日在山尋覓的光景。說到氣憤處。便罵道。叵奈奴我的兩個狗男女。不知鑽到甚麼龜窟。只要俺尋着他們。那男的。自然是一刀兩段。那女的。我先把他脫得光溜溜再（句）那老翁忙搖手道。別罵。別罵。好漢子。只鬥手不鬥口。背後罵人。是不好的。但是你說的這男女兩人。俺似乎知些踪影。却不知對也不對。玉成欣然道。老人家。你知得麼。你如果能領俺去尋。俺這裏自有重謝。老翁道。慢着。您且慢歡喜。待俺說出來。您聽聽。對也不對。那男的。可是生得黑瘦瘦。一雙鮮眼睛麼。玉成喜道。對對。老翁道。那女子。可是生得



第二回

兜盜迹玉成賂書

走深山青螺渡藤

八

十分美貌。好穿紅色衣服的麼。玉成大悅。忙應道。越法對咧。如此說。老丈快引我去。老翁道。慢着。你不要鹵莽。依我看。你不去尋他們也罷。我看他們不是甚麼好惹的。不但他們不好惹。他們那裏還有個年高有德的老頭兒。橫虎一般。當着那男女兩人。打來罵去。挺粗的大鐵棍。耍得呼呼風響。那光景。更是難纏。哩。玉成憤然道。甚麼人。你便說得他這樣氣勢。你只要引我去尋。我先打翻那老烏龜。與你看。老翁笑道。你瞧。你又來罵人。他老人家。雖聽不着。但是背後罵人。總不好的。你道我怎曉得他們呢。皆因我常在山中踏脚。便是個把月之前。俺向這澗北山深處。去割柴草。却見那老頭兒。合那男女兩人。便住在一處古剎中。俺瞧那來頭兒。就有些忤眼。因爲那古剎。荒廢多年。又在深山僻處。他們楞敢在那裏落腳。這其間。便有緣故。果然如今便刼了你的標項咧。便是。(句)玉成這時。急於去尋。便不待他辭畢。忙匆匆跣起。緊緊腰身。道。老丈休說閒話。事不宜遲。便請引我前去如何。不知那盜窟。距此多遠。這時老翁。也便徐徐跣



起。一面取起龔具。一面向澗北遙指道。您瞧那個峯頭。名爲青螺峯。他們住的古剎。便在峯下。客官。你若腳下來得。咱便抄個近道兒走。敢好十幾里的光景。也就到咧。但是你許我的重謝。却不要說了不算哩。玉成道。豈有此理。俺定有重謝哩。說話間。相與拔步。匆匆過澗。穿了一帶樹林。便一逕取路向北。但見那老翁步履飄忽。十分矯健。一面價口中唱起山謔兒。響振林木。還沒轉眼之間。早已折入一條羊腸窄逕。兩旁是峻壁高崖。仰望天光。僅如一線。頓耳遠聽。寂無人聲。惟有野風蕭蕭。這時玉成。只顧了心頭怙懣。準備對敵。一時開納頭奔去。那裏理會老翁的步履。不一時。窄逕盡處。豁然開朗。却見那青螺峯。空翠撲人。若迎來客。玉成遙矚峯下。果從草樹蒼莽中。隱隱現出一帶聖色剝落的紅牆。老翁遙指道。你瞧那紅牆所在。便是他們寓居的古剎。玉成聽了。不由雄心陡起。一面延項遙望。一面手按刀柄之間。恰好至一處竹樹交蔭。流泉界足。的所在。那老翁。便放下龔具。從壤中。取出個椰瓢兒。却笑道。這一路好餬口。烘



得緊。您且少歇。待我取些泉水。解解煩渴。說着。跟向道旁流泉。這裏玉成。一面坐地。一面覘望那紅牆古剎。業已近在咫尺。雖是頽廢不堪。但是遙望剎裏面。大殿鐘樓。當年的規制。委實宏闊。剎後面。正當青螺峯。但見峯勢巖巖。草樹蒙翳。端的是十分險峻。玉成不由暗念道。這所在。峻險如此。無怪賊人據爲巢穴。想是預防官中勦捕。正在沉吟。忽聞剎裏面。馱騎嘶聲。並一陣鼓吹隱隱。仿佛有人飲酒作樂一般。玉成見狀。正在磨拳擦掌。只見老翁。一面漱口。一面笑嘻嘻。取得一瓢水來。道。這泉水。真個中吃。客官。你也吃些兒。接接力氣吧。慌得玉成。忙站起。接了瓢兒。一飲而盡。方道。得一聲多謝老丈。但見那老翁。拍手笑道。倒也倒也。一言未盡。玉成一個踉蹌。登時歪臥於地。繩其楚材。聽至此。不由相顧詫異。道。難道鄔玉成。這麼條漢子。便被人暗算了。結了麼。東山笑道。玉成若如此了。結還算罷了。却怎的顯得出鄔三娘歹毒呢。於是滔滔汨汨。又說出一席話來。正是。



暫繫紅絲足。終占脫輻文。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冤盜迹玉成貽毒

走深山青螺遺跡

一一



第二回

兇盜逃玉成賠費

走深山青螺遺跡

一一一



第三回 結奇緣盜窟得嬌妻 作惡劇淫娃戲騃子

且說東山接說道。當時鄔玉成。一交暈倒。人事不知。也不知經歷若干時。忽覺有人以冷水噴面。睜眼一瞧。不由大駭。只見自己臥在一處廣廳中地毯上。滿廳上鋪設華麗。酒筵已設。左右兩席上。列坐的都是雄赳赳的短衣盜漢。一個個橫眉溜眼。按刀顧盼。正中席上。只設兩座。客位虛着。主位上高坐一人。玉成乍見之下。幾乎驚叫起來。原來那人。非別個。便是那撿糞的老翁。這時却服飾輝煌。氣象頓異。一部長髻。飄拂領下。便如老褚彪一般。目光所及。那左右席上。衆盜漢。一齊低首。寂然無聲。玉成再望到自己身旁。却是那個驅駝騎的短衣漢子。一手擎着水盂。正自微微含笑。就這寂然肅然之中。却聞得高樑上燕語呢喃。並廳外的笙簫細樂。徐徐吹動。玉成見此光景。直然的恍惚如夢。但是他略一思忖。早料得是身落盜窟。再一思忖。那老翁一路詭裝。語含戲諷的情形。



便知得他是盜魁。當時玉成把心一橫。那肯示弱。便霍的躍起。就席前拱手而立。向老翁冷笑道。朋友。你不必如此張致。俺鄔玉成。是中州好男子。如今戴這顆頭來。憑你斫取。但俺失的標銀。你須還俺個着落。那潑妮子。現在那裏。俺須合他拚個死活哩。說着。回手要拔佩刀。一摸却是個空。招得衆盜漢。都各含笑之間。那老翁早離座。竟攜了玉成手兒。道。標銀小事。足下不必掛懷。且待少時。連標銀合那妮子。都交足下。處置就是。此事緣起。是俺久聞足下大名。實欲有所攀附。又適值足下在店大言。所以老夫命兒女輩。聊作遊戲。邀致足下。老夫行踪。足下也自大概瞻科。今且不必深談。且命兒女輩。見過足下。大家飲酒。款叙如何。說着。大笑放手。却回首向屏後笑喚道。你這妮子。招惱尊客。還不快來賠個禮兒。玉成聽了。愕然矚目之間。倏的面前紅光一閃。早見那少年女子。由屏後翩然蹺出。却用那紅巾。包了幾顆彈子。拍的聲。擲向玉成跟前。憨笑道。這些彈彈子。你快些將去。沒的倒辱沒煞人。玉成羞得。正在面紅過耳。老翁



便笑喝道。尊客在此。甚麼樣兒。於是命那短衣漢子並女子。都向玉成爲禮。道這兩人。便是老夫一雙業障兒。女。唐突尊客。尙祈見恕。這時玉成。一面回禮。一面細瞧那女子。端的是十分姿色。正在恍然莫測。便見那老翁。揮退女子。一逕的肅客就座。於是廳外。鼓吹暴作。左右席上衆盜漢。也便譁然並起。相與遜坐。一時間刀劍摩觸。鏗然有聲。有的還向玉成抖眉展眼。橫作氣勢。玉成都不管他。便大拔步。就正席客位。那老翁恭敬奉酒。各席上都飲過三杯。接着便珍饈迭進。密醴頻斟。大家亂過一陣。玉成一面怙懣。一面瞧左右伺候的人們。各披一條大紅彩紬。正在暗忖強盜行逕。事事古怪。便見那老翁。掀然一笑。大概的一遮身世。聽得玉成。越法恍然莫測。原來那老翁。不著姓氏。自號老髯。便是淮南一帶積年著名的。一個老盜。生平行爲。是俠盜相兼。飄忽莫測。所作的大案血案。真是不一而足。歷年價被官中名捕。都被他詭祕躲過。女兒玉芙。便是那少年女子。渾身武功。都是老髯所授。老髯率人行劫。只是遊行無定。所以官



第三回

結奇緣盜窟得嬌妻

作惡劇淫娃戲駱子

四

中難測其迹。這時却同了羣盜。落在蓋山之中哩。當時老髯慷慨談述。一面價大杯勸客。左右席上。也便轟飲如雷。玉成沉吟一回。不由站起致辭道。今蒙示及磊落行踪。並觀吾丈盛設。似有周旋小可之意。此等雅誼。小可謹誌不忘。只好異日相逢。再容報惠。但是俺押送標項。行有程期。吾丈如慨然見還。固當拜賜。不然。俺項血便濺此間。亦復等閒。便請吾丈說個明白。咱再吃酒不遲。說着。拍的聲。踏開步勢。用左手一搭右腕。狠透着氣勢。老虎。老髯大笑道。足下且坐。幾兩標銀。甚麼大事。俺今便立刻奉還。以釋尊念如何。正說着。恰好左右端進一盤炙肉。上面明晃晃插定兩柄七首。老髯一見。俛的面包凜然。便抄起一柄七首。刺取炙肉。道。足下試嘗此味。再飲一杯。以壯行色。那項標銀。頃刻便當送向蓋山。駙尊寓哩。說着。向那短衣漢子道。你便押送那駝騎。速速送去。不得有誤。那漢子噉應趨出。便聞廳後面駝騎行動。這裏老髯。却倏然一挺健腕。冷森森七首。直向玉成。叻間搥來。好玉成。更不躊躇。張吻便迎。吮拍聲。方咬折刀尖。



說也湊巧。恰值高樑上有個乳燕。從巢中一探頭兒。這裏玉成。猛的仰首。嘆一聲。吐將去。更見一物。飛墮席前。衆盜見了。都悚然站起。鼓掌喝彩之間。那老髯却大笑着。猛拊玉成之背。道。小白龍。端的是名下無虛。快請盡此一杯。老夫還有肺腑之語奉告。於是恭敬敬。又奉了一杯。這時。那席前墮燕。還帶着刀尖兒。宛轉於地哩。當時。大家都各歡笑。真是高興異常。老髯玉成。也便從新入座。玉成只吃過那盞敬酒的當兒。老髯已述罷肺腑之語。聽得個玉成。又驚又喜。一時間。竟自言語不得。原來老髯念弱息爲累。欲以玉芙。許配玉成。從此便當遁跡全生。不操舊業咧。當時玉成。旣感老髯這番意氣。又喜玉芙那樣姿色。只略一逡巡間。不由口稱。大山。頹然拜倒。這一來。喜壞老髯。連忙扶起玉成。大笑道。俗語云。擇日不如撞日。只今晚便是良辰。俺這裏青廬已備。且成嘉禮。何如玉成聽了。還未答語。早見老髯。轉入屏後。那廳外鼓樂。也便大作。列席羣盜。肅然起立之間。那老髯已從屏後。捧出玉芙。竟就玉成身旁。盈盈立定。玉成至此也。



第三回

特奇緣盜窟得嬌妻

作惡劇淫娃戲險子

六

只好聽那左右伺候人擺佈起來。就這歡聲盈耳之中，兩人交拜罷，一時嘉禮業已告成。於是玉芙先入洞房。這裏老髯攜玉成重復入座，各席上喜酒頻斟。越法歡洽，須臾華燈舉張，重換新筵。約有二鼓時分，那短衣漢子匆匆覓轉，向玉成致賀畢，便向老髯具言押送馱騎之事。玉成聽了，正在暗喜此行，因禍得福，標銀無恙，又得佳人的當兒，忽見一個青衣盜漢，渾身行裝，腳下是多耳藤鞋，走得氣喘吁吁，一徑的飛步而入。老髯見了，方候的貼將起來，那盜漢却附老髯之耳，匆匆數語。末後，却大聲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快些準備，俺且去再探動靜。」說着，旋踵趨出，鬧得玉成正在發怔，老髯却慨然向玉成道：「如今官軍知俺踪跡，刻下便來搜捕，憑老夫一柄劍，却也怕不着他。足下便當攜小女速去，不必與於斯役。」玉成聽了，正在驚訝，却聞得遠遠的一陣野雀飛噪，老髯頓足道：「栖雀夜驚，爲事已急。」那敵人說不定頃刻就到，咱們盡此一杯，再期後會吧。」說着，立飲一杯，拍的聲，擲杯於地。於是衆盜盡起，各掣兵器，頃刻間滿廳大亂。就這紛



亂之中。玉成但見玉芙。手提一柄雁翎長刀。霍的從屏後搶出。大叫道。爹爹慢走。女兒定要跟你退敵哩。老髯頓足道。速去速去。你這不妮子要累我。說着。將玉芙向玉成身旁一推。接着便慘厲厲一聲胡嘯。剎那間。廳內外似有百餘人。一齊噉應。這裏玉成只得拖挽了玉芙。踉踉跟跟撞出剎門。拔步便走。喜得這夜星月皎然。照路可辨。玉成認得來路。方合玉芙一氣兒奔出數里。已聞得古剎方面。隱隱的人吵馬嘶。殺喊連天。兩人忙趨登高岡。回望時。但見古剎所在。一片火勢。蒸天價紅。夜靜山空。一片殺聲。好不兇惡得緊。於是玉芙頓足嬌啼。幾次價要奮身轉去。却被玉成拖住。約摸過有兩個更次的光景。那古剎所在。方纔聲息都靜。火勢亦熄。玉芙忙拉玉成奔回瞧時。叫聲苦。不知高低。只見剎內外。餘燼尙燃。尸骸遍地。官軍盜漢。殺死的約略相當。其中間有呻吟未死的。也都殘肢斷脛。這時已天光微亮。玉成楞怔怔。正要蹩入那座廣廳。只聽玉芙一聲驚呼。當卽暈倒。玉成忙望時。却見那老髯父子。都直僵僵臥在階下一處血



泊裏。老髯之子。是被削去半個頭顱。老髯却項下飲劍。那面目還奔奔如生。似乎。是力竭。自刎死掉。玉成見此光景。想起老髯周旋光景。不料頃刻間便判生死。便一面洒淚。一面喚醒玉芙。玉芙撫膺長痛。自不必說。料這裏不可留戀。便合玉成。各出佩刀。就剎中掘了坎陷。草草的掩埋了老髯父子。一逕的奔向蓋山鎮客店中。頃刻不留。引了馱騎從人等。匆匆便發。一逕送標到所。轉回家下。從此玉成。聲名越著。又得豔妻。端的是十分得意。但是沒過三五年。竟將個金剛似的耶玉成。鬧得面黃飢瘦。猥瑣不堪。從先豪氣。一些也沒得咧。標既保不得。只好墩在家下。死死嚼。朋友們提起他來。都爲之太息不置。原來那玉芙。淫冶異常。夜不虛度。打熬氣力的人。最忌諱的。便是這樣事兒。起先玉成。也知禁誡。無奈玉芙。便似個狐狸精一般。一顰一笑。一肌一容。必要盡態極妍。至於牀第之間。更是冶宕萬狀。玉成雖是英雄。至此。未免兒女情長。於不知不覺之中。早已得了消渴之疾。這時玉芙。也便情意一變。時時的夜出夜歸。甚至於隔



個十餘日。方才奪轉那大把的金珠銀兩。也不知從那裏來的。玉成有甚麼不曉得。明知他盜性不改。又復幹起營生。但是一來合他爭執不得。二來自己病廢。還須仰食於他。只好兩眼一合。假作不知。那知玉芙日益縱肆。公然引致少年們。恣意淫媾。往往穢聲。達於戶外。一晚合當有事。玉成因夜深患癡。想嚼個梨子。壓壓咯癢。喚玉芙不見。便扶了一根桿棒。莖向後園。因為園中梨實已熟。方踏到園中一處廂室跟前。只見室內燈燭輝煌。並聞男女嘻笑聲中。夾着熱刺刺一片聲息。玉成悄就牕隙一張。不由登時氣怔。原來室內一席酒筵業已杯盤狼藉。那玉芙却光着粉緻緻的下體。仰坐在一個少年懷中。又有一個少年。却抄起玉芙雪白的兩支腿兒。正在那裏縱送不迭。當時玉成既猛可的怒從心起。又見那兩個少年。都是里巷間的尋常無賴。於是便不管好歹。逕挺起桿棒。大喝搶入。一面手起一棒。先將那站的少年打翻。一面向着玉芙氣喘喘的道。你這淫婦。作得好事。難道你是豬狗不成。說話間。一陣顛喘。正在連連大



寂。那玉芙赤體跳起。拍的聲。便是一個耳光。玉成呵呀一聲。一個踉蹌。幾乎栽到。這當兒。氣湧如山。雖在病中。究竟還有當年的手脚。便舞動桿棒。向玉芙直打將來。不想病人腳下無根。又兼去勢太猛。那裏玉芙。霍的一閃之間。活該那坐的少年晦氣。那玉成一棒打空。累得向前一撲。不偏不倚。正撲在少年身上。慌得玉芙趕去拖拉。手還未到。那少年絕叫一聲。竟自昏去。原來玉成氣極。趁勢兒抱牢少年。也管腦袋屁股。便張開大嘴。給他個一路亂咬。頭一下子。先咬掉少年半個鼻頭。所以少年。負痛昏去哩。當時玉芙見狀。也便大怒。格吱吱一挫銀牙。嬌滴滴美人兒。登時現出羅剎面目。便奔取壁劍。向玉成脇下刺入。從此小白龍。竟自駕返龍宮。玉芙也知鄔家安身不得。便索性一把火。燒掉房屋。竟自逃去爲盜。將河南地面。攪了個烏烟瘴氣。但是他却仍姓鄔。姓從此鄔三娘三字大名。盛傳於河洛之間。官中捕健們。逐處踏訪。却沒得他的影兒。原來鄔三娘。自殺掉玉成。爲日不久。又撞着一段惡緣。因爲豫南方面。地接荆楚。頗



有南省崇巫信鬼之風。其時。有個奇詭巫師。正在壯年。善爲符咒諸術。能禁鬼拘神。作諸妖妄。並擅禳病移疾諸法。門下徒衆甚夥。到處裏炫奇矜異。取人財帛。所到之處。風靡一時。玉芙因巫師那裏門徒襍沓。足以隱身。以避官中訪輯。便僑裝村婦。投入其中。那巫師廣收女徒。本爲漁色。既見玉芙。自然如獲活寶一般。久而久之。玉芙直陳來歷。那巫師本是兇邪之徒。便登時合玉芙巫而兼盜。隨便價教與玉芙些小小邪術。用以聳動愚人觀聽。更將玉芙打扮得仙女一般。每逢到人家禳治禁咒。便用以自隨。玉芙姿容本來可觀。再搭上裝服奇麗。戴芙蓉之花冠。躡遠遊之文履。羽衣翩翩。舞蹈於燈明香暗之中。折腰曼步。勢欲凌雲。將許多觀者。都瞧得模模糊糊。便以爲是天仙下界。因此巫師所到之處。越法的利市百倍。那玉芙隨處盜竊。也就不一而足。後來那巫師越鬧越兇。至於攝取某當道美妾的生魂。用以侑酒。不想那美妾。頗頗慧黠。雖在恍惚如夢中。却能記明巫師的鳥模樣。並侑酒的所在。於是當道震怒。如美妾之言。



命軍健等準備了穢水污血。悄悄的前往掩捕。那巫師不會防備。竟自俯首就擒。立被某當道鑿於杖下。更火速的名捕鄔三娘。並巫師門徒等人。從此三娘在河南安身不得。便逡巡北上。出沒於直隸大名一帶。便索性的當起巫婆。胡亂敷衍。那知河北風氣。却異南中。巫祝等事。沒人來肯信的。其時却有所謂操賣解藝業的。都習得絕好身手。除盤馬作戲以外。便是跳丸飛劍。躡索踏毬諸技。凡業此者。都是世業相傳。由家長率了一家兒。到處賣藝。但是其中必有幾個少婦長女。方能聳動觀者。雖說是賣藝不賣身。但是遇有闊綽客人。那婦女們。也一般的陪酒荐寢。其實便是流娼之類。那鄔三娘。見當巫婆。沒甚寫意處。便又搭入賣藝班中。你想三娘手段。都是真實工夫。自然高出班中人數陪。只就盤馬舞劍而論。便已傾動一時。何況他那妖姿媚態。凡與之交接者。便如飲了迷魂藥一般。因此所到之處。招得一班紈袴惡少們。蜂喧蝶鬧。捧了大抱的銀子。却只顧擠不上難兒。以致彼此的爭風打降。鬧了不了。三娘只拿他們當



玩物一般。故意的開闔操縱。喜怒無定。以適己意。在直隸一帶。又鬧得大名藉藉。曾有一鉅紳。一下子脫陽。死在他肚兒上。又有個醜臉子富家子弟。不惜巨金。請一近芳澤。要說三娘。真個歹毒。當時受金之下。欣然應允。卽夕置酒。請那富家子。來叙歡會。那富家子。得蒙金諾。真是欣喜欲狂。又知三娘頗擅房術。惟恐臨陣敗北。貽笑方家。便預爲之備。弄了大把的海狗健腎丸。吃將下去。及到三娘香房中。業已二更大後。但見滿房中。錦天繡地。花香馥郁。榻上是衾枕已具。案上酒筵羅列。另有一股異樣媚香。出自金貌篆盒之中。嗅入鼻鬢。登時覺遍體皆融。那富家子。逡巡就坐。方吃得一杯香茗。不好了。但覺一股火刺刺熱氣。由丹田直冲下部。原來自己所吃的媚藥。被這媚香一鉤引。便自發作起來。當時富家子。没法兒。只得強忍少時。那知那三娘。只管不出。只命侍婢等。穿梭似前來候客。一面流水似直換熱茶。一面迭報道。三娘晚裝哩。三娘更衣哩。直至好久。方聽得軟屏後小腳走動。慌得富家子。大睜色眼。忙望時。又是個空。却



第三回 結奇緣盜竄得嬌妻 作惡劇淫娃戲勞子

一四

是個伶俐僕婦來報道。三娘洗浴纔罷。還要膏沐頭髮。晾晾水氣。且命婢子來服事尊客。先飲幾杯。說着笑嘻嘻攜了自己手兒。逕就筵席。富家子難却其意。只得先飲兩杯。這一來。越法不妙。熱酒落肚。越法的意宕思淫。細瞧那僕婦。也另有一番嬌媚姿色。並且近身接坐。脂香髮氣。約略可聞。一面價頻頻勸酒。一面抬起一支小脚兒。逕向富家子膝頭一置。却傷着眼兒。微笑道。你這會子。不寬飲幾杯。少時他（指三娘）到來。就恐你沒空吃咧。這裏富家子見此光景。正在幾不自持。只見一片光華。射到眼前。那三娘已由軟屏後翩然蹺出。頭挽鬆髻。玉體赤露。只披一件輕綃浴衫兒。那僕婦連忙避立。閃入屏後。喜得富家子。趕忙站起。方要上前拖抱。却被三娘推就於座。却一面笑吟吟敬起酒來。富家子。究因初會。不便急色。也只得假作斯文。合三娘偃倚酬酢。偏那三娘。又復落落大方。一任富家子擁抱撫摸。不但略無羞拒。並且柔性的和身兒。偎向富家子懷中。一陣的挽頸傾頭。噙舌度足。這一來。富家子那裏當得。只覺一時慾



火。燄騰騰燃將起來。幾次價要攜三娘。便就枕席。無奈三娘只是合他若即若離。一時間燭已見跋。街柝四記。那三娘方迴眸一笑。赤體登榻。譯將兩支小腳。並在一處。仰臥得四平八穩。端的是隱微畢露。這時富家子。已蓄足興致。銳不可當。滿打算及鋒而試。樂不可支。但是騰身而上之間。不由大失所望。只見三娘。一張微醺的俏臉兒。映在紅燭光中。早已闌了個海棠春睡。香夢沉酣。憑你狂搖猛撼。休想動得分毫。至於那兩股緊並。更如銅澆鐵鑄一般。可笑那富家子。被三娘如此擺佈。若就罷手。也還罷了。無奈他興發如狂。難以遏制。便使出平生氣力。顛倒價力。擊兩股。不消一個更次。早已鬧得力盡神昏。哇的一聲。吐血滿地。當時被他隨僕們扶回家去。沒過得十來日。竟自嘔血死掉。原來他氣竭之下。又加以亢陽鼓宕。那渾身精力。竟自一洩無餘哩。繩其等聽了。正在相顧詫笑。只見一個捕夥。匆匆而入。正是。

軼聞談此日。盜迹說當年。



第三回 結奇緣盜窟得嬌妻
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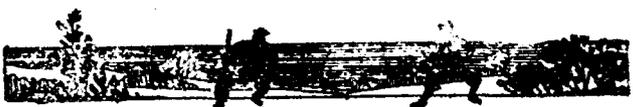
作惡劇淫娃戲驢子

一六



第四回 殺班主女盜潛踪 鬧海州三雄畢命

且說羅其等聽了東山說罷。鄔三娘擺佈富家子之事。正在相與詫笑。只見一個捕夥。入向東山道。好教劉爺放心。那關外秦爺的傷痕。業已止痛。不打緊的咧。東山道。如此甚好。你便去囑秦爺安心靜養。便請得江爺胡爺來。大家吃酒。那捕夥唯唯退出。羅其便道。這秦爺是那個。莫非是俺所見的車上帶傷之人麼。東山笑道。方兄且莫打岔。那賊婆娘的典故。還沒說完哩。當時鄔三娘。既在直隸。又鬧得聲名遠播。久而久之。那賣藝班中人。也自覺察出他是女盜。又適值在某縣。作了案件。被捕役跟輯下來。那班中。也是個健男子。既自負勇力。又貪圖了官民懸輯的賞格。便暗地會合了跟輯的捕役。大家商議。想計捉三娘。定的計。由是班主。將三娘灌醉。即便大家裏應外合的一齊動手。那知機事不密。却被三娘暗中曉得。咧。好很婆娘。當時他不動聲色。只作不知。及至一



晚上班主請酒。三娘暗帶短刀。欣然就坐。可憐那班主。死在眼前。還高興異常。因爲勸酒。須用多人。便命妻女。並兩個兒子。一同入座。一來勸酒方便。二來人多勢衆。好捉三娘。那三娘却不在意。不待人勸。只顧了酒到杯乾。班主等見他吃得爽快。正在暗喜。不想三娘。突的變了面孔。一面價喝破班主之計。一面抽刀。排頭殺去。頃刻之間。那班主一家兒。同時畢命。這時捕役等。伏在院牆外。還在呆等。那班主胡哨爲號。既聞得院內跌撞之聲。便以爲是三娘扎手。合班主動起手來。捕役內。有個楞漢。便的猛躡上墻頭。道。喂。某班主。怎的咧。差事扎手麼。一言未盡。後面衆捕。忽聞他呵呀一聲。登時栽落。大家趨近瞧時。只見他一張面孔。血漉漉的。身旁數步外。還滾着一顆人頭。便是那班主的。這一來。衆捕大驚。忙奮勇一齊跳入搜捕時。那裏還有三娘影兒。只有班主一家兒。尸橫在地。從此三娘。即便遁迹關外。起初是行蹤詭祕。招了個無賴少年。假作夫婦。流轉各處。或操巫術。或設藝場。借此隱住身兒。探準了富家巨室。便去惠顧一下。



因他踪跡蓬轉。到也沒人理會。不想來至海州地面。却鬧了個血淋淋的大案。原來那關外地面。人性好武。素多豪霸。其時海州三台鎮上。却有一家豪族羅姓。兄弟三人。都習得好拳棒。鍊得水牛似的氣力。長名羅大維。當着本鎮地保。次名大經。是個潑皮武秀才。三名大紀。却遊手好閒。專在三瓦兩舍。價。尋花問柳。設賭放局。作他的無賴營生。維經兩個。雖然豪橫。有時還能給本鎮作些正事。因為他頗有牙爪。那四外的賊盜們。都不去鎮上踏脚。惟有大紀專以遇事生風。又復漁色無厭。雖不致搶男霸女。但是有姿色的婦女。落在他眼中。便要。不妙。因他有財有勢。必要設法兒撈摸到手。當地人贈他個綽號。叫作花太歲。這三個寶貝。住起城宅。廣結黨羽。家中富有金銀。各置嬌姬美妾。在三台鎮上。真個是說一不二。蹂躪脚。四街亂顛。平日價。許多的非法行爲。不一而足。人稱羅氏三雄。提將起來。真是鬼也怕的。那鎮上。既有三個哇呀呀的脚色。自然就有些捧臂撥屁的。下三亂們。幫虎吃食。打着羅家旗號。走到街上。居然也橫眉



溜眼。其中有個混名叫現世報的。因他老婆被大紀所愛。這小子便大得其意。偶上街坊。狼自覺是個人兒似的。但是他那長相兒。却十分可笑。生得木瓜似一顆腦袋。因生禿瘡。頭髮脫落。只賸亮澄澄的頭皮。偏趁着一條瘦長脖子。一個身軀。却臃腫無度。走起路來。蹣跚跚。他也會個三角毛兒拳脚。便自詭爲羅家拳派。這日。大紀高興。又去合他老婆淫媾。現世報縮在房門外。雖說是不大理會。但是聽到兇實扎耳處。未免也有些立脚不住。逡巡間。恰由牕縫。向裏張張。不由暗想道。無怪俺老婆向俺吵說這種錢。來的不易。哈哈。好你個花太。歲真不給朋友留面孔。幾時又興出這麼個花樣來。咧。說不得。人家有錢。只好由他。沉吟着。一面低頭。蹶向街坊。碰的一聲。却合人撞個滿懷。那人便笑道。現世報。你昏頭搭腦的。那裏去呀。俺這會子。正想尋你頑頑哩。現世報一瞧。那人却是花鞋李二。因罵道。你這廝。尋我怎的。老子今天沒高興。不愛頑。你快些滾蛋。李二順手。向現世報便是個頸兒。扭。隨即拖住道。走走。你不曉得。如今南街。



有個伶俐少年。一面大步走場。一面撒珠拋豆般。點動手鏢。並一面陪笑說科。道。列位請了。俺們初到貴地。諸事多求照應。今天開場。列位須要捧個利市。那位坐個青龍頭座。便請高陞。小可這裏。先有禮了。說着。笑吟吟繞場拱手之間。那媳婦子。也便翩然站起。用手巾搵扇兒。一擊少年腦袋。道。你不會說話。便請歇着。那青龍頭座。自有大人。來坐大位。還用你瞎張羅麼。說着。用扇子一掩嘴兒。水簌簌眼光一轉。便笑道。你瞧那位老爺子。說了話。咧。他說是我倒有意來坐青龍。却怕家裏坑頭上那支白虎。不答應哩。一句話。招得衆觀者。闐然都笑。原來這藝場中。青龍頭座。便是第一把交椅。坐這位子。須要加倍出看錢。所以衆觀者。列坐雖多。獨虛此座。這時現世報那小子。瞧那媳婦的模樣兒。已有些心下模糊。逡巡間。又暗想道。李二那廝。本是滑蛋。難得他今天請我。瞧頑意兒。左右是他出錢。爲甚不鬧綽一下。鬧個場面呢。想的得意。即便昂然覓就首座。說也不信。那媳婦子。竟居然嫣然一笑。向他點點頭兒。要說這一笑。却大有解



上張家店內。來了小兩口兒賣藝的。那媳婦子。就別提多麼俊樣咧。這會子。正在作場。咱怎不張張去呢。現世報道。不成功。俺這時。沒得帶錢。李二道。不打緊。我的請兒如何。說話間。拖了現世報。匆匆便走。方趺入南街街口。這裏現世報。正望着張家店首。人衆擁擠。又聽得手鑼響動。只見由對面。慌張張跑來一人。拖了李二。便噪道。你來得好巧。快瞧瞧去。如今你那賭房裏。大家滾賭。業已打的山搖地動。你不去鎮壓他們。怕不動刀子麼。李二一面被人拖得踉踉跟跟。一面回頭。向現世報道。你老哥。先向藝場內坐地等我。我去去就來。他媽的。真也湊巧。剛要瞧個熱鬧兒。便有王八蛋們來麻犯。這不消說。準是石臭兒。合崔大屁股兩個寶貝。我瞧他兩個。昨天在局上。都瞪着鷓鴣似的眼睛。就有火頭兒哩。說話間。兩人匆匆把臂。現世報曉得李二賭房中常常打架。倒也不以爲意。不多時。趺進張家店。由入叢中。擠進瞅時。只見店院中。坐位擺列。正中一片地。便是藝場。靠北面水榭兒旁。坐着個小媳婦。果然俊美。那場中正



說那現世報。若是伶俐的。就該曉得人家是笑他其貌不揚。儼以猴兒坐殿。但是他模糊之下。竟以爲是美人青睞。反越法得起意來。正在伸長瘦頸之間。那少年已置下手鐮。打了一套開場拳脚。又拉了一套四鬥兒。端的是巖經鳥伸十分矯健。衆觀者喝彩之間。那媳婦已緊緊腰身。提提鞋兒。霍的用個迎風擺柳的式子。刷一聲。躍落當場。頃刻間玉臂縱橫。金蓮亂颭。須臾拳脚使發。人影都無。但見那嬌怯怯的俏身兒。直裹入一團風之中。正這當兒。那少年用一個獅子滾毬式。雙拳一分貼地。價直打入去。於是兩人各展手段。翩翩對舞。合處如猶龍對攪。離時寒彩鳳雙翻。這一陣花拳繡腿。好不有聲有色。張得個現世報。搖頭晃腦。正在十分得意。只見場中兩人。霍的一分。那媳婦用個童子拜觀音的式子。收住拳勢。向大家道聲獻醜。即便趨就後座。那少年一個筋斗。從地下翻將起來。一抹臉兒却笑道。那位這當兒要走時。便是俺爹。有錢呢。哈哈一笑。俺叨你老的光。沒錢呢。給俺捧個場兒。通不算甚麼閒話。少說。請諸位隨



意資助。人家青龍頭上那位爺。還等着放賞哩。大家聽了。紛紛拋錢之間。不想暗含着。却急壞了現世報。原來那李二。到此時。還沒尋來哩。當時現世報。坐在那裏。走既不可。錢又沒得。偏又坐在首位上。鬧了個衆目共瞻。只好拖長瘦頸子。向店門首覘望李二。正這當兒。那少年。已斂罷錢。却向那媳婦笑道。你這娘兒。便恁的呆板。首座上客人。就要放賞。還不快來謝賞。難道怕跑大腳兒不成。一句話。不打緊。鬧得現世報。正在面色紫脹。那媳婦。已含笑惹來。深深萬福道。你老是大人坐大位。這開場賞號。便請您多多回手。給俺開個利市。則個少年道。是的大人坐大位。大富又大貴。家裏的。快提提神。舞回劍。服事看官。這位爺。還有二次賞號哩。兩人這一吹一唱。弄得現世報。簡直的已在那裏。只有心中暗恨李二。沒奈何。只得吃吃的說道。賞號是有的。但是俺這時。沒帶得來。少時作罷場兒。俺與你送得來。不然。你且少候。馬上俺與你去取如何。說着。踮起。趁勢兒。就想拔脚。招得衆觀者。哈哈都笑之間。早被少年。劈胸揪住。道。你說甚。



麼。難道藝場上還講賒賬不成。你沒錢，也不打緊，却不該向你爹頑這金蟬脫壳的把戲。瞧你這廝，就不像朋友。快滾你娘的屎蛋吧。說着，猛的放手一搯。現世報一個踉蹌，幾乎栽倒。這時衆觀者，曉得現世報大有靠山，連忙喝那少年且慢動手的當兒，便見現世報登時大怒，霍的一擺拳，直向少年打來。那知拳頭方到，早被少年拍的聲，摺住手腕，就勢兒噉腕一擗，弄得現世報斜翻身兒，屁股高擻，伸長瘦頸子。正在禽娘娘的亂罵，那少年左手起處，向他長頸上，蹦蹦便是幾拳。末後，却用膝蓋，猛的向他屁股上一頂，隨即放手。現世報吭哧一聲，正在狗嘴啃地，虧得李二恰好跑來，這才好歹的將他扶出藝場。慢表現世報一路大罵，匆匆遁去。且說這裏少年，合那媳婦子，見現世報狼狽去，哈哈一笑，正要從新作場。那觀者中，有老成些的，便向少年道：你們走江湖的，不要惹事生氣。這個潑皮（指現世報），雖沒能爲他，却有硬實靠山。俗語云：強龍難鬥地頭蛇，你惹他怎的。依我看，你不如速離此處爲妙。於是將羅氏三



雄大概一說。那少年夫婦聽了。不但彼此的付之一笑。並且四目相看。面有喜色。那媳婦便笑向那人道。承你老指教。俺乍到貴地。却不曉得此間還有這樣的大財主人物。少時。俺們還要前去叩謁。怕他怎的。於是嫣然一笑。重復作場。先頑回走索跳丸。那跳丸之技。由兩枚鐵丸。添至七枚。上下價錯落相承。要到酣暢處。一片光影。跳宕激盪。便如神女弄珠一般。又搭着那媳婦身段。嫵娜。仰承俯注。作出諸般解數。末後。一丸拋起。高可數丈。瞧得衆人。正在眼花撩亂。忽聞店門外一陣大亂。這裏大家。唰喇一閃。早見七長八短。撞進一班歪戴帽子。廠披大衫的的漢子。爲首一人。身裁伶俐。約有二十四五年紀。生得猿臂蜂腰。挺白面孔。兩道逗稍細眉。一雙迷齊色眼。雄赳赳。氣昂昂。大踏步。逕登首座。只兜睛一瞪之間。早嚇得許多觀者。一半兒屬溜邊魚的。悄悄跑掉。原來那人。正是花太歲羅大紀。因爲他合現世報的老婆事畢之後。正在飲酒留戀。不想現世報。匆匆跑來。一說自己。被賣藝少年。摧辱之事。於是羅大紀。哇呀呀一聲。怪



叫。便登時領了一羣驢毬馬蛋。飛風似直趕將來哩。當時羅大紀高據首座。所帶的打手。就兩旁唵喇一點。嚇得跑不及的觀者。正替那少年夫婦暗捏兩把汗。以爲這場廝打一定兇實。那知那媳婦合少年。通不理會。依然的從容作場。便是大紀實胚。釘得那媳婦幾眼。却忽的轉怒爲喜。向手下人一使眼色。竟自鼓掌大笑起來。便不待場畢。竟帶了那羣人。欣然遁去。這一番潮起潮落的光景。正瞧得大家摸頭不着。却見一個打手。匆匆趑轉。向大家一瞪眼睛。道你們這班閒漢。快些散掉。如今三爺就喚賣藝的到宅作戲哩。大家聽了。料是羅大紀色興發作。相中了那媳婦子。即便大家會意。紛紛各散。不料次日早晨。滿街上驚聞傳播。說是羅大紀兄弟三人。一夜之間。被那賣藝的媳婦子排頭殺死。並搶去許多金珠。但是那賣藝的少年。也死在羅宅下房之中。七竅流血。似乎是被鳩酒毒煞。那羅宅眷屬。正在鳴捕報官。鬧得一團糟哩。大家聽了。這個驚聞。自然是都去瞧瞧。只見大維大經。都尸橫內院。惟有大紀。死得蹊蹺。竟自



光溜溜一絲不掛。一柄短攢子。由小腹直透後脊。便似翻白蛤蟆一般。仰臥在榻前血泊裏。大家駭然之下。却又暗幸地。面上。去掉惡霸。就羅宅僕人們一探聽。方才恍然。原來那媳婦子。合羅大紀。誰也沒懷好意。大紀是想霸佔那媳婦。那媳婦是想趁勢踏路。好去偷摸。不想那媳婦。正在筵前侑酒之間。那大紀。忽笑道。像你這樣妙人兒。跟了個窮漢。（指少年）東遊西撞。有甚結果。俺如今已把他藥死。你如今死心塌地。便伺候我。且是寫意哩。說着。便命人領那媳婦。到下房一歇。果見少年。流血死掉。於是那媳婦大怒之下。也便得計。依然的不動聲色。暗作準備。大紀不知就裏。只顧了高興之下。酒到杯乾。須臾半醉。攜了那媳婦。轉入內室。方才裸體登榻。不料那媳婦。一翻短襟。裏的抽出短攢。向他小腹。直戳入去。却順手取了榻頭的一柄單刀。劈開了房中簾。恣意價揣取金珠。雖有些聲息。因為院宇深邃。別室中人。通不聞得。其時却有個值夜的小鬚兒。在廂房中。聞得響動。悄去一張。幾乎將真魂嚇掉。知得大維大經。還在隔



院夜飲。便連滾帶爬的悄悄跑去。向大維等一說就裏。大維等大驚。兄弟兩人忙各掣兵器。搶到大紀院中。便見眼前刀光一閃。大維不及隄防。哧一聲。頸項中刀。當卽死掉。那大經望得分明。喝一聲。挺起單刀。方向那媳婦斫去。不想驚氣之下。偶一失神。脚下猛的一滑。連身兒撞向前來之間。那媳婦霍的一閃。回手一刀。唳唳聲。正中脊背。及至羅宅廝僕們聞聲搶到。那裏還有那媳婦的影兒。東山說至此。正在哈哈一笑。只見繩其拍掌道。劉兄不必說咧。這故事。俺已徹底明白咧。於是笑嘻嘻說出一番話來。正是。

但聞話頭尾。已識個中情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回

殺班主女盜潛踪

鬧海州三雄革命

一四



第五回 台兒峪捕健跡強梁 獨秀崖園丁探秘窟

且說羅其笑道。劉兄。這不消說。那賣藝的夫婦。一定便是鄔三娘合那無賴少年。又定是因這樁血案。那鄔三娘方才蹟迹到此。彼海州捕健們跟追下來。劉兄。你瞧我說的對也不對。楚材聽了。正在微微含笑。東山大笑道。方老弟。豈有此理。你只顧將人名節目。都給點醒了。叫人家編書的先生們。只好弄鳥了。（東山之言是也。夫吾人握三寸管。伏案埋頭。損精耗神。窮日之力。僅博薄酬。以資餬口。而其文章。不過供人酒後茶餘之消遣。或以爲引睡之具。其去弄鳥。蓋幾希矣。秉筆至此。爲之且歎且笑。）但是你說的雖不錯。却不知其詳。如今剪斷截說。咱且說目前的事吧。當時那海州捕健。也頗頗不弱。都是辦案名手。捕總姓秦。慷慨好交遊。人稱爲賽秦琮。便是您所見車上受傷之人。還有兩位了得的捕夥。一名江元。一名胡勝。便是那跟車之人。他三個。由海州領了海捕的



公文帶了幾名捕健。一路上僑裝尋迹。逡巡入關。却探得鄔三娘落在遵化地面。却結識了一個大大窩主。至於這窩主是那一個。少時咱再另述他的來歷。當時秦捕總等。既知三娘下落。便向州裏投了公文。請求協捕。偏巧那個窩主。前些日有人告發他許多惡款。並且非常重要。於是州官兒便派俺協同秦捕總等。先辦鄔三娘。然後再辦那窩主。恐怕一齊的打草驚蛇。事兒棘手。因為鄔三娘。雖結識窩主。却不常在窩主家。兩人也不過是財色交結。相濟為惡罷了。俺一想。便是鄔三娘這潑婦。就夠辦的。何況又有那窩主。因為那窩主。當未經有人告發時。在遵化地面。久已有邪神惡霸的名兒。俺們合州官兒。也都約略聞得。那一年俺捉那飛賊飛天鼠時。便是從他家引誘出來。（補筆縝密）只是民不舉。吏不究。沒人告發他。那時也便因循着。沒去辦他。如今既想辦鄔三娘。並捺那蜂窩。自然須請木鎮。高強之人。所以俺特一面價邀請方兄。一面合秦捕總等。悄訪鄔三娘落脚準地。以便先為插手辦案。正這當兒。這圍城左近。只



望着他。惟有那位江大哥一條大腿。絆在地。極力的奮力。直掙。一面山嚷怪叫。也不知是被三娘嚇昏。是想去追三娘。纏其楚材聽了。正在哈哈一笑。只聽院內有人笑道。哈哈。劉爺你不對呀。怎的當着新朋友。你就照本發賣。也不給我遮掩一二呢。你這兩猜。都沒猜着俺。那時也不是嚇昏也。也不是逞能爲想追那婆娘。皆因他那小模樣兒。怪得人意的。俺兩個交手時。他又單用小腳兒。撥撩俺要緊所在一傢伙。所以俺想趕上前去。飽飽的爲他兩眼哩。說話間。覓進兩人。便是江元胡勝。原來江元爲人伶俐。性好詼諧。聞得東山正說到。他所以便直吵進來。當時東山合繩其等。連忙含笑相迎。由東山指引着。彼此廝兒。各道仰慕。亂過一陣。從新落坐。東山便正色向繩其等道。方晉兩兄。您不曉得。這江湖兩位。都是有名能手。江兄的偵探的手段。更是高妙。將來咱大家辦起案來。就曉得咧。江元一縮頓兒道。算了吧。劉爺。你少說俺兩句驢拔。不結了麼。大家聽了。不由都笑。一面價。各吃過一盞茶的當兒。早已日色黃昏。

第五回

台兒橋捕健跡強梁

獨秀崖園丁探秘窟



管連出竊案。又有一家大戶。有個美妾名叫鳳嬌。合大戶的女兒二娃。兩人都
有幾分姿色。一日在後園中。相與採擷花草。忽時起了一陣怪風。竟自蹤迹不
見。當時大戶報案到官。大家都猜度定是鄔三娘合那窩主作怪。過得幾日。俺
發出去的眼線。回說是鄔三娘已落在州城北鄉。台兒峪一處賭博場中。因
爲那村中有幾個少年賭徒。弄了一所賭場。專以夜聚明散。三娘便僑裝土娼
在一個少年家中落腳。當時俺合秦捕總得報。便暗領人衆。乘夜掩將去。是俺
率捕夥們。在外巡風。由秦江胡三人。進去捕捉。不多時。便聽得裏面馳逐跳躍。
動起手來。起先是秦捕總。吆喝。並夾着胡罵亂捲。少時。却聲息不聞。俺
正想分咐捕夥小心巡風。自去協助。却忽見一條黑影。比箭還疾。倏的從後牆
翻出。突突突。便奔北路。俺那時。料是三娘跑掉。剛要拔步趕去。却又聞院內江
元殺猪似叫將起來。俺以爲江元有失。忙跳入院張時。真令人又驚又笑。只見
秦捕總。面帶重傷。臥地呻吟。胡勝手內。拾着一片紅衣襟。一手提刀。愣怔怔的



便有僕人們掌上燈燭。就廳上調開座位。須臾酒饌都到。由主人遜客就座。大家都是仇爽朋友。各不客氣。大杯價吃過兩盞。東山便接說道。當時俺一見秦捕總受了重傷。只得且顧自己。那時那少年賭徒們。早已跑掉。俺們便不客氣。住在那裏。一面將息。調治秦捕總。一面派人去偵那婆娘下落。江湖兩兄說起當時交手情形。俺方知那婆娘真個了得。他一柄刀力敵三人。全無懼怯。雖被胡兄斫斷一片衣襟。他却一變刀勢。將秦捕總刺傷在地。就勢兒跳出圈子。如飛跑掉。俺當時見此情形。只好盼望方兄等到來。大家商議。在作道理。過得幾日。秦捕總傷既漸好。值人回頭。也得了那婆娘落腳所在。原來他自逃去。便隱伏在那窩主家咧。俺一想。這兩個魔頭。既會在一處。勢須一齊拿辦方妙。所以俺們今日。趕緊覓回。一來請示官兒的辦法。二來。便等候方兄到來。真也湊巧。果然方兄等便到。不想昨夜州衙中。又出了姨太太失掉頭髮的蹊蹺事兒。這件事。沾些邪氣。不消說。是那窩主所爲。俺這老長的一段話。便是那飛天魔



女的來蹤去跡哩。說着起身。與大家各斟一杯。繩其笑道。劉兄莫忙着只顧吃酒。究竟那窩主是那個。快些說來。他或是有鱗。或是有甲。咱們好設法整治他呀。東山笑道。好教方兄得知。那窩主也沒鱗。也沒甲。說起他來。却是個窮光蛋的半吊子。（俗爲無賴）誰也沒想到他一步邪運。就鬧了個烏烟瘴氣。刻下若不是有人告發他。將來怕不鬧出天大的亂子麼。當老年間那東山地面。曾鬧過白蓮教匪。再向上說。嘉慶年間。川楚教匪。大亂九年。恐怕沒發作的時光。也就像這窟主似的哩。如今得方兄等到來。除掉此患。真是造福無量了。繩其楚材聽了。正各駭然。那東山已停杯微笑。又說出一番話來。看官須知。小說家採取書料。固不免時有附會。只圖熱鬧。但是其中。亦有真實軼事。足爲野史的。卽如下文這故事。便是當年遵化地面。一樁實事。至今父老。猶能言之。當那那徒正法時。項冒白血。青氣冲天。又說他死後爲厲。那時的州官兒。姓何。名維權。是個武健嚴酷之吏。當那賊徒死時。連甚衆。盡數兒殺掉。在城外水泉地面。



一時間斷髮滿地。碧血殷天。爲日不久。何官兒乘馬偶出。行經其地。竟是墮馬破頗死掉。大家圍傳。是那邪徒將何官兒活捉去咧。此等言語。便未免荒唐無稽了。原來那遼化地面。帶管五陵。（卽清帝等陵寢。）山木甚盛。各陵中。又地面遼闊。休說老林中樹木。參天拔地。動不動長可數里。便是北山一帶。那樹木也是遮天蓋地。因此遼化貧民。衣食於山木者甚多。如燒炭伐樹。行販於遠近各處。或設廠肆。或以駝騎轉運。直達京津外口之間。真是一項天然厚利。但是這都是正當行業。其中還有一種偷盜山木的。專以行販各陵中之木。名爲背板的那管陵官吏。都是特設的旗員。陵之要隘處。也設有汎卡。專查私竊。但是大幫價背板的。仍是公然出入。因爲旗員。只知養尊處優。笙調酒肉之外。只思量怎的浮冒報銷。再有餘暇。還要玩鳥兒。養走馬。考究鼻烟兒。講講吃喝滋味。衣服擺場。有的還要耍耍長鎗。（烟槍也。）一榻橫陳。噴雲吐霧。甚麼大頭土（烟土也）太谷燈。壽州斗的鬧個不了。那裏高興去巡視陵事。那汎卡上旗。



兵們雖有口糧，却窮的要命。於是合那班背板的，便私通聲氣，因為利，只要背板的少給隨費，他便一概不問。說起這背板人們，也有一份特能。背了幾百斤的大木料，長可一身有半，上下山谷，駛走如飛。凡幹這營生的，都是五方貧民。長大多力，內中人類甚樸。大半是驍悍之徒，往往打起窩子架來，便械鬥彌日。便是官府，也有些禁止不得。其時遵化極北鄉，響泉峪地面，有一個破落戶的子弟，此人姓李，名德，生得長軀偉幹，駢脅多力，好酒及色。本有一片產業，被他一陣吃喝嫖賭，外掛着學習拳棒，弄了個精眼毛光。這種人，安不得貧苦。既窮下來，未免就攪擾村坊，仗了一身膂力，無所不為。漸漸地小試身手，作些跳牆爬寨的勾當。但是那極北鄉地界口外，民風強悍，李德幾次價被人捉住，捶得要死，他却不改行為。其妻陶氏，本是個大家女兒，見李德行爲如此，悲泣之下，未免勸諫幾句。不想李德大怒，登時將陶氏一陣剝光，四馬攢蹄的吊將起來。用那老壯的荊稍條子，將陶氏打了個皮開肉綻，並喝道：「你有財主哥子，不



弄他的錢米給我用。反來聒吵我。我且教你知我利害。原來陶氏的哥子。名叫陶善成。頗有產業。且是一名秀才。那李德。自窮下來。便不斷的向善成巧討硬借。善成看妹兒面上。初時節。也狠爲周旋。無奈李德慾壑難填。並且仿佛拿住善成的甚麼把柄一般。沒得錢用。便將陶氏折磨。於是善成大怒。便合李德吵了一架。從此李德。才沒臉再去討厭。所以李德打罷陶氏。如此說法。當時陶氏被打的委頓在榻。事有湊巧。過得兩天。恰值善成來瞧妹兒。知問其故。登時大怒。便將妹兒接回家下。那李德。且喜無妻一身輕。依然幹他的偷摸營生。久而久之。越法的窮不可當。他便異想天開。就善成宅的左近。好歹的搭了個草窩鋪。一運的握刃登門。硬接陶氏回家。並聲言令陶氏賣笑。善成見他不堪至此。便拿出了秀才本領。將李德告送到官。但是李德。只不過無恥撒賴。却沒得甚麼罪名。及至被官中開釋出來。他便脫得光溜溜。向善成門首。俯仰叫罵。非叫陶氏回家不可。善成一氣欲絕。却也無可如何。只得煩人向李德說。情願年給



津貼若干。俟李德真有家可歸時，再放陶氏出來。從此李德方暫時拋掉陶氏。爲日不久，却混入背板的羣中。他却能以氣力雄長其衆。每逢合外幫人打架，敵人無不畏懼。因此本幫人們作一踰生意。大家向他手中，都有貢獻。不想李德所入既豐，劣性復作。不但照舊的吃喝嫖賭，並且欺壓幫中人。無所不至。一日竟強奸一個幫中人的老婆。全幫中動了公憤。將李德誘至山僻處。大家動手。將他打了個臭死。然後委之而去。從此李德知幫中不容。只好乞討度日。虧得他幼年時，也念過幾年書。這時便把來作乞討之用。每到人家，便背誦一段兒。那不知他底細的，見他精精壯壯一條漢子，又能識字，還都替他可惜。這也不在話下。且說那遵化北鄉一片價，都是山地。其中又一處，却是景忠山坡下。來的一股山脈，峯巒迴互，頗有風景。因有一片狠峻拔的高崖，名爲獨秀崖。那崖下，有片村落，便名爲獨秀莊。若說起山地風景，這獨秀崖，合相距不遠的白馬川，都是遵化有名的所在。其時那獨秀莊中，有個土財主人，稱錢大戶，爲人



慳吝異常。端的是發財沒夠。是個又要驢兒跑。又要驢兒不吃草的腳色。他有片菓園。便靠近獨秀崖。看園的人是幾日一換。不是嫌人沒用。便是嫌人喫的多。因此園傭。甚難其選。錢大戶沒法兒。只得自家照顧園事。忙時。便叫短工。這年春月裏。又當捉樹虫。培根糞的時光。錢大戶領了一班短工。入園料理。衆短工。都知他慳吝。便大家擠擠眼兒。捉虫的是真吵樹高眼暈。除糞的是鬆搭鬆味。還沒放屁的工夫。却大家吵歇困。吃累茶。鬧得錢大戶賭氣子。躲向園門首。就地坐了。正生擻氣。只見一個長大乞兒。向園中張張。却笑向自己道。你老今天閒暇呀。却瞧他們在園中頑耍。大戶歎氣道。沒法兒。這短工們。都滑出油來。只知爭工錢。挑飯食。作起活來。便是這樣。乞兒笑道。你老今天。且管我個飽。好與你工作些。也叫他們瞧瞧樣兒。於是由大戶帶他進園。一陣價上樹除糞。好不伶俐飛快。只半日之間。將個錢大戶。樂的要不的。登時合他說好工價。就命他看管那園。這個乞兒。便是李德。原來李德這時。受盡飄流之苦。也想尋個安



身所在咧。也是合該他那運來臨。他自管園以來。居然劣性不發。安起生來。過得數月。那錢大戶甚是歡喜。便放下心來。成月不價到園中。只憑李德照料。便是這年秋後。地震爲災。輔畿一帶。都被其患。當地震時。疾風暴雨。李德恰在那獨秀崖下。拾取那柴草。便頂了個草筐子。到一處峭壁土窟中。暫避風雨。但聞外面霹靂交加。和着風雨。真賽如天翻地覆。須臾。聞得百餘步外。猛可的大震一聲。那李德。竟自暈去。及至醒來。出窟一瞧。不由大驚。不但土窟左右。樹石交橫。悉易原狀。並且百餘步外。憑空的劈下一片崖頭。散碎石塊。平鋪多遠。李德一面抹着額汗。暗道天幸。一面蹇向劈崖下張時。又是一怔。正是。

躍冶看妖劍。 祕符得異書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六回 得書劍恣行妖妄 變人畜惹起風波

且話李德向劈崖一瞧。只見那劈崖裂隙。隆隆中空。似乎個小山洞一般。裏面土石交錯處。却有些胥熒熒的。這時外面餘雨猶滴。秋風貶骨。李德淋得水鷄子似的。只管寒顫。便想入洞躲避片時。到得裏面。就光亮處細瞧。却見從土石中。露出半段黝而且亮的劍靶。用手撼撼。堅不可動。於是李德從腰間取下割草的鐮刀。力掘良久。全劍方出。但是劍鞘上土鏽甚厚。並且鞘中間纏繫着一個小小鐵函。便如墜石一般。李德端相良久。先解下鐵函。一面取鐮刀刮削土鏽。一面暗想道。這劈崖裂隙。竟自中空。說不定。老年時這所在。或是古墳墳墓。這把劍。或是殉葬之物。年湮代遠。陵谷變遷。一朝發現出來。理亦有之。沉吟間。那劍鞘上土鏽都淨。又取亂草。揅磨一回。鞘上面竟現出絕精緻的古朴花紋。並有一行隸書道。

七曜之劍祥金鑄。平定四方奠皇路。得之者昌正氣輔。屬乎其用不汝福。

（銘詞古質可喜）

李德一字字讀罷。却半懂不懂。不由暗喜道。此劍如此精緻。定是一把吹毛可斷的寶劍。可歎俺累年困頓。把掄刀使劍的興致。都消磨咧。今得此劍。倒也提提俺的精神。逡巡間。抽劍一瞧。不由笑唾道。他媽的。俺還當是把寶劍。却是這樣個鐵片片子。原來那劍。被土氣侵蝕的。不但綠鏽斑駁。並且是口沒開鋒刃的鈍劍。不過劍的近靶處。有鑄就的七星攢斗凸紋。並雲雷花樣花罷了。當時李德賭氣子。置下那劍。暗想道。雖是把鈍劍。將來磨快了。割草用。也是好的。逡巡間。拿起那小鐵匣。就石塊上撞裂。只見裏面。却有一卷素書。上面都是各種符篆。每符下。注着咒語。如作霧呼風。紙人豆馬之術。一概都有。還有隱形役鬼。並拘魘奇怪諸法。李德本來略通文義。當時逐字讀去。不由喜得心花大放。再一細玩那劍鞘上銘詞。不覺此身飄飄。如在雲霧。只管斷章取義的將那平定





四方得之者昌八個字。細細咀嚼起來。剎那之間。竟隱然以真命自負。於是攜書與劍。欣然薙回園中。從此李德在園中。除敷衍工作之外。日間是記誦那書。夜深人靜。便照書習鍊諸般法術。不消數月工夫。早已盡通。可笑那錢大戶。還一些不知。因許久不見李德來獻勤兒。只當他是害了甚病症。這日薙向園中一瞧。不由大怒。只見園中草樹狼籍。似乎多日沒人整理。那李德却猴在草房中柴灶旁。按着一本子書。正在那裏點頭嘔嘴。見了自己人來。還只顧直着眼兒。手舞足蹈。那灶中火柴。燄騰騰燒出多長。他通不理會。於是大戶氣吼吼。先去劈手奪過那書。然後罵道。你這廝。放着活兒不作。却來瞧唱本寫意。說着舉書向灶中一塞。慌得李德忙來奪時。業已青烟飛起。頃刻燒掉。於是李德亦怒。當即合錢大戶相吵各散。沒過得兩日。那錢大戶。有一窖埋金。竟自失掉。這不消說。自然是李德用邪術攝去。但是錢大戶。那裏曉得。正坑得要死之間。李德早已辭工不幹。爲日不久。那白馬川白馬莊中。却有人大置田宅。十分闊綽。



不消月餘。業已驟馬滿廐。奴僕成羣。竟成了富戶人家。主人是氣象不俗。慷慨好交。鬧得白馬莊一帶人。稱爲李一爺。而不名。你道這人是那個。不消作者來點明。看官們定都曉得是李德了。原來李德。因那白馬莊地勢險阻。便於他胡爲亂作。卽到那裏。大購田宅。自稱是多年在關外經商。發財回頭。村人們曉得甚麼。並且這時李德。氣象輝煌。誰想不到便是當年偷鷄摸狗的李德呢。那李德。相居既定。便高車駟馬。向陶善成家。來接陶氏。善成見他忽然暴發的沫沫漬漬。雖詫異得沒入腳處。却也不便深問。只得如約。遣還陶氏。從此郎舅間不甚相聞。不過歲時令節間。善成或遣僕人們。去問候陶氏一次。那僕人回頭時。便沒口子誇說李德怎的闊綽。終日價車馬盈門。高朋滿座。來往之人。都是些雄赳赳的腳色。並言李德。忽的善作幻術。能以變人容貌。易人形體。剪個紙馬兒。略咒幾句。便躍躍欲動。常在你夜間後園法壇上。點起明燈。設置劍印。掐訣念咒的弄這些戲法兒。有時還偕客夜出。也不知幹甚事體。善成聽了。雖然詫



異。但因李德那種人。本沒正形兒。二來事不干己。也就不去理會。轉眼間。三兩年光景。那李德豪富之名。越法大著。所爲的奇怪事兒。更是日有所聞。有一次。李德入城。不知怎的。有個開磁器店的主人家。得罪了他。李德方纔出店。便有支大花狗。趕着個白兔子。直撞進來。砰拍撲哧。騰踏得磁器都碎。慌得主人用棍撲打。不想那狗兔。越被打越歡。末後。撞入內室。却撞倒店主婆的一支髒水盆。那狗兔被水所濺。却扁生生的倒在地下。仔細一瞧。却是紙剪的。又有一次。李德夜深想進城。守城門的。不給他開。李德一笑。便就城牆上。用土塊畫個門兒。舉袖一揮。雙扉立啓。李德一聳身。登時影兒不見。又有一次。李德散步田隴之間。偶見一片甜瓜地。瓜實累累。正在已熟。李德口燥。便就看瓜人賣食。可巧那瓜。還稍帶生性。李德想換上一個。偏那看瓜人。是個攏種。一任李德好說歹說。他却抵死也不肯換。於是李德一笑。蹇去。那看瓜人。正蹲在瓜畦。料理瓜蔓之間。猛的頭頂上。拍拍兩聲。似有冰涼挺硬的東西。掉將下來。慌的他仰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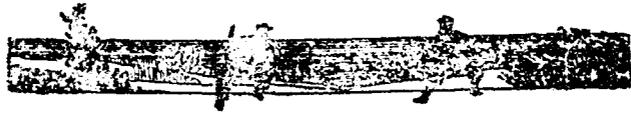
一瞧。拍的一下。又一個東西。砸得眼睛。立時紅腫。未及起身的當兒。早已雞蛋大的雹子。紛紛亂落。再瞧地下瓜時。都是七穿八洞。虧得看瓜人。素知李德有些詭術。便忙忙及於他。那雹子方才止住。還有些奇怪的事。却也不必盡述。那善成。聽得大家只管如此傳說。雖是越法詫異。究竟因李德性氣太壞。懶去理他。每逢僕人探聽陶氏回頭。又知陶氏頗爲安好。以此也便放心。來。不想又過年餘。却聽人傳說。有個飛賊。混號兒飛天鼠的。却由李德家中。被州裏劉捕頭設法誘捉將去。虧得沒連累上李德。善成聽了。方恍然李德。竟敢交結大盜。不消說。他自家也必有非法行爲。歎恨之下。又是掛念妹兒。只好親自去瞧瞧。一踰。只見宅中出入人衆。果然的人類不齊。都是些高頭碎膊的野漢。善成正自悶悶。須臾。李德出見。竟自傲不爲禮。於是善成大怒。只入內見過妹兒。拂袖便出。那陶氏。眼含清涕。送將出來。善成也覺臨別惘然。但是當時。也沒在意。那知過得月餘。陶氏忽的暴病死掉。善成聞信之下。因爲那時。正當時疫大發。



各村中喪樂相聞。善成只以爲陶氏是命運不幸。匆匆的赴李德家。臨弔悲疼之下。見一應送終之具。並喪事準備。儘也成個禮數。這次李德。忽的相待甚優。入夜之後。並特邀善成。到後園靜室中。置酒款洽。往來送酒之人。便是宅中傭工。其中有一人名叫趙發。便是善成村中之人。善成平日待他。甚爲周恤。這時趙發一面伺候。一面却屢目善成。善成合李德酬酢之下。也沒在意。須臾。趙發端進一盤熱騰騰的炙肉。忽的面色慨然。足下一蹶。將那盤打碎在地。李德大怒。跳起來。拍的一掌。先將趙發打出。正在怒罵之下。却好有人來尋。於是李德趨出。這裏善成。自飲幾杯。一時間酒意頗倦。不多時。燭已見跋。却隱聞園中廂室內。有人刷鍋燒湯。並賊啞密語。須臾。一人呵欠道。好困。咱那主兒。又不知合那些王八蛋擺佈甚麼去咧。少時。湯冷了。還須再燒。卽聞趙發道。你們都去歇困。少時。用你們時。俺再叫你不好麼。衆傭工道。如此偏勞趙大哥。說話間。步履聲動。似乎是紛紛散去。這裏善成。起身小步。正要就榻。和衣暫臥。忽的園中捲



起一陣冷風。吹得滿園中蕭蕭瑟瑟。牕紙兒忒忒亂響。沙的一聲。一陣塵沙。打向牕上。便有一縷尖風。由門際直颺進來。那燭光。登時綠熒熒的。暴縮如豆之間。這裏善成一驚幾絕。只見門際。影綽綽點定一人。分明便是陶氏。鬧得善成。毛髮森豎。乍着胆子。方撲向門際。要看仔細。却被一人一把拖牢。道。我的陶爺。你如今命在頃刻。還不快走。小人便合你去趕緊的跑回家下。再說仔細吧。善成驚怔中一瞧那人。却是趙發。業已氣急敗壞。面色大變。於是善成。情知有異。忙跟趙發。由園的後園跳出。連夜價便奔家下。方惹出二五里路。却望見背後。遠遠的火燎照耀。少時散向各處。似乎是李德領人追捕。及至善成一氣兒跑回家。喘息略定。由趙發一說陶氏暴死之故。善成不由慘痛欲絕。便命趙發。作個證人。一逕的奔赴官中。告發李德。原來那陶氏。自被李德接回。見李德行爲。邪詭。交接匪類。便不善李德所爲。夫婦間。時常反目。自不消說。後來見李德公然的在後園中夜習妖術。又往往帶刀遠出。回頭時。便大有所獲。陶氏料是却



掠所得。便幾次泣陳。那李德不但不聽。反將陶氏大爲羞辱。素性的將陶氏置在一所靜室內。不去伺候。便如貶在冷宮一般。陶氏想晤善成。述述楚苦。却又被李德隔絕。這時李德日事聲色。便在陶氏隔院中。置有祕室。那用錢買到的有姿色女子。自不消說。還往往有不知來路的女子。日夜價在隔院。嘻笑喧譁。陶氏聞得。越法自傷。但是且幸不見李德。免遭打罵。及至李德窩藏飛天鼠之事發作。陶氏聽僕婦們說起此事。料是李德如此行爲。斷沒有好結果。畢竟念夫婦情分。便又硬着頭皮。向李德勸諫一番。適值這時李德因飛天鼠被劉東山誘捉去的時光。自己恰好沒在家中。及至回頭。方才知曉。這股怒氣。正在沒處發作。今晚陶氏又來聒噪。便一言不發。猛的站起來。一個冲天炮。將陶氏一脚踢倒。接着便捶牛似暴打一頓。這次陶氏被打的臥牀數日方起。從此發誓再也不與聞李德之事。自在靜室中。念念甚麼高王觀世音經。倒還覺少爲安適。只是那隔院祕室中。羣雌嘻笑。一鬧便是半夜。通沒個安靜時光。陶氏無奈。



只好掩了耳朵。及至善成來。眺望陶氏。陶氏雖有善楚。却因李德的心腹僕婦們在旁。竟不敢向善成述說。也是合當陶氏慘死。一日晚上。月明之下。陶氏念了一會子經。只覺心驚肉戰。瞧瞧室內伺候的一個老婢。業已睡熟。頰耳隔院。却靜悄悄的。陶氏暗想。隔院都是通夕喧譁。向來不曾如此靜悄。詫異間。信步到院。只見隔院中。燈光明亮。並聞李德微微叱咤之聲。這時陶氏已蹣到院的角門邊。因許久不到隔院中。這當兒徘徊之下。即便信步蹣入。那院中羣房。都是藏置婦女之所。此時却房權靜悄。也沒燈火。惟有正房祕室內。燈光耿耿。紙牕上人影一晃。隱隱是披髮仗劍的樣兒。陶氏料是李德。又弄甚麼邪法。暗歎之下。便悄就牕外叢花後。隱住身體。就牕隙向內張時。果是李德。正在一張長案前。披髮仗劍。作弄法術。案上設明燈七盞。都發出綠熒熒的光亮。照得李德白赭色的臉子。甚是難看。燈的中間。有一副小小圖畫。上畫一赤身女子。又有一縷頭髮。壓置於上。這時李德。一面置劍焚符。一面喃喃念咒。便繞案禹步一



匝。每一次過。那縷髮兒。便蠕然一動。直至五次之後。說也奇怪。那髮兒。竟蠕髮不已。甚是怖人。張得陶氏。正在潭身起栗。便見李德。誦咒愈疾。忽的微叱一聲。燈光大明。陶氏眼光一眩之間。再瞧李德時。竟自脫却衣服。赤體跳躍。便如巫師神來一般。那陶氏素知李德好淫。有甚麼攝婦女生魂之法。今見此狀。只嚇得心搖胆戰。手足都軟。正想強撐。撻去的當兒。便聞刷拉拉冷風起處。院門大開。卽有一赤身女子。飄忽如風。一徑的搶入院中。便奔祕室。可巧這時陶氏。正從叢花後。踉跟奔出。只驚得失聲一叫。便聞祕室內。拍的一聲。七盞明燈。一時都滅。再瞧那赤身女子時。已自不見。原來被陶氏這麼一冲。竟自冲破李德的邪法。當時李德怒極。赤體提刀。搶入室來。便是結果陶氏性命。虧得僕婦們。聞聲趕到。勸救下來。但是李德。怒氣不息。登時將陶氏剝光。鎖入那間靜室。及至次晨。親是去啓門。僕婦們以爲李德氣兒已平。正由他室中。取了陶氏的衣服。想去服事穿着。方一脚踏近靜室。却聞裏面一陣咯咯之聲。須臾。李德却從內



趕出一支烏黑閃亮的豬子。一逕的趕入廚下。立命殺掉。並且聲言陶氏暴病死掉。一面價備棺發喪。就用那豬子的肉。款待弔客。但是宅中傭工人們。有甚麼不曉得。因為李德有以人變畜之術。素常時。曾用以為戲。這時便料到陶氏。是被李德邪法慘殺。咧大家都替陶氏冤苦。其中尤以趙發為甚。正想瞅空兒去奔告善成。恰好善成趕來。痛哭陶氏。那李德聞得善成到來。便掛出不善面色。一面在後園靜室中。款待善成。一面暗暗吩咐趙發等。燎灶燒湯。準備燻殺豬子。趙發料他是將以處治陶氏之法來處置善成。所以於伺候吃酒之時。屢目善成示意。又不忍善成啖陶氏之肉。故作傾跌。及至退回灶下時。正思量救善成之計。恰值李德被人尋去。又恰值伙件們。一陣嚷鬧。所以趙發趁勢賺開他們。這才救出善成哩。當時劉東山。沿沿逃罷李德的來歷。繩其楚材。都各駭然。繩其憤然拍膝道。不想此間。竟有如此的萬惡邪徒。怪道劉兄遣人邀我時。命將那乾元鏡帶來哩。東山一笑。還未答語。江元却笑道。劉爺。你這一陣口沫



都說乾。但是咱的事兒。怎麼辦呢。偏那偵報的人。說的也糊糊塗塗。只說鄔三娘。竄向李德家。並言李德莊院。十分嚴峻。至於內中細情。却一些不知。看來此事。須大廢手脚。大家聽了。方在躊躇。胡勝這時。正連吃帶喝。忙囑的聲。嚥下口中之物。却冒然道。依我看。一些不廢手脚。只須大家搖旗吶喊的殺將去。四下圍定李德的莊院。先他娘的放起一把火來。便如燒荒捉兔子一般。燒出他們來。儘數捉下便了。江元笑道。胡哥兒。快歇着你的吧。你多鬧兩盞。去睡大覺。比甚麼都強。依你說。還須調兩營兵來。方纔濟事哩。繩其等聽了。正在含笑。東山道。江兄。你也別說。刻下州官兒。因他姨太太失掉頭髮。十分惶恐。真有請兵勦辦之意。但是也怕事體太鬧大了。正在躊躇未決。因向繩其等道。方兄等。瞧此事怎麼辦。若須人多圍勦時。咱雖不必請官調兵。便請城防兵丁同去如何。繩其沉吟道。此事還宜咱們悄悄去辦爲妙。倒不宜小題大作。一來。李德黨徒雖多。却散在各處。無須多人去圍。二來。若調兵動衆。那李德聞得消息。倘或聚積



起黨徒來。鬧個狗急跳牆人急造反。反爲不妙。如今咱們只須設法兒混入白馬莊左近。然後踏明莊內外的地勢。方好定那插手辦案的計較哩。東山鼓掌道。如此却巧。只一兩日間。白馬莊鄰村。陳家溝地面。便有個小小的皮貨廟會。連口外的行販們。都去趕會。還有遠近的獵人們。也到這裏。出買獸皮等類。四外遊人。頗頗熱鬧。咱只須隨意喬裝。到陳家溝落脚便妥。又妙在俺捕夥內有一人名叫孫得祿。他家便在陳家溝。咱先遣他去安置落脚所在。隨後咱們陸續起程。有了聚會所在。便好佈置一切了。繮其道。如此真是巧。俺合楚材兄。乍到貴地。本想趁勢打獵頑頑。如今俺們就扮作獵人。却再好沒有。東山聽了。正在點頭稱善。胡勝便吵道。妙妙。俺那粗魯模樣。本像個山漢。俺也隨方爺扮作獵人吧。江元道。胡哥休吵。你合我是屬孟良焦贊的。咱是焦不離孟。孟不離焦。最好你去賣大白薯。那怕我給你挑担子。都使得的。一句話。招得東山。噴酒滿案。原來胡勝。却是賣白薯出身。因有膂力。用根鐵扁担。挑了鍋担。曾遇一羣劫



盜見他掄起扁担。打了個落花流水哩。當時東山忍笑道。咱們說是說。笑是笑。這僑裝混迹的勾當。却不宜成羣搭夥。一來須防人耳目。二來李德那厮也是詭滑脚色。須防他識破行藏。維今之計。俺想請方晉兩兄先去。江胡兩兄隨後進行。至於我。只好作個督後隊的。因為官兒這裏還有事體。二來分配捕夥們。或入陳家溝。或在白馬莊。四外巡風兒。都須我指揮。說着。屈指道。陳家溝廟會開場。便在大後日。方兄等。明天歇息一日。便可起行。再者。這裏州官兒。已知俺請方兄等到來。因久聞大名。甚欲一見款談。趁明日的空兒。方兄等。可以去拜會他。一下子。繩其笑道。劉兄如鬧這繁文。俺們便當告退。俺們此行。是應朋友之招。並不曉得甚麼官兒府兒哩。東山聽了。正在微笑。江元却吵道。了不得。我的方爺。你真不作成人。你們進衙拜會一下子。至不濟。那官兒也須送棧下馬飯的酒席。您雖在吃喝上不在乎。便宜俺這位饞嘴的胡大哥。也是好的。原來這時胡勝。正用筋割了半個肘子皮。鼓着腮幫子大嚼。百忙中。瞧瞧江元。急欲

還口。因嚇的慌忙。咽的聲。堵了喉嚨。只聳了乾恬大眼。於是大家都各大笑。須臾飯罷。那東山命人喚得捕夥孫得祿來。合大家廝見過。並分咐他先赴家中安置一切。經其見得祿十分伶俐。因問他白馬莊四外的地勢。那祿得不慌不忙。便說出一片話來。正是。

未定擒賊計。先須略地明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七回 陳家溝市場開廟 白馬川雙俠探莊

且說孫得祿當時笑道。若說白馬莊地勢。倒是險僻。但是最要隘之處。也不過兩處。一名橡樹岡。一名紅土坂。都是北進口外的僻徑。那敵人若敗。定向這兩處逃走。方爺等到小人家下時。由小人領路踏看。自然曉得。只是李德那廝。自雄據白馬莊以來。將那莊院修理得鐵桶一般。裏面是屋宇深邃。路徑曲折。必須有人混入去。探明一切。方好插手辦案哩。大家聽了。都爲沉吟。江元便笑道。這個差事。算是交給我咧。殺斫的能爲。我雖沒得。若說去探道。隨機應變的勾當。我還巴結。(句)胡勝道。你還巴結甚麼。你不過巴結去吃柳條麵罷了。原來江元往年。隨賽秦琼辦案時。曾被人看破行藏。一下子捉入去。飽挨了一頓柳條棒哩。當時江元聳肩道。胡哥兒。你却不對咱自己人。你不該洩我的底。再者說話取吉利。俺暗探還沒作。你倒諷我進挨奏。(俗謂打也)夠多麼喪氣。



呢。不提大家笑語之下。又議論回辦案事體。當即各散安歇。且說繩其等。次日。在東山家小住一日。但見東山忙個不了。一面分遣捕夥。先行混入白馬莊左近埋伏。一面準備穢水激筒等物。命後發的捕夥們。分頭暗攜去。以備臨時應用。又將繩其的乾元鏡。與江胡等賞鑒一番。匆匆之間。一日已過。當晚。東山向繩其等。說明赴陳家溝的路徑。次日。繩其楚材。早起結束。暗帶刀劍。並應用之物。都扮作獵人模樣。頭戴青布絞翅巾。身穿土色布密扣衣褲。腰束皮帶。脚下是踢死牛鷹嘴式的搬尖酒鞋。兩人打扮已畢。相顧之下。端的是兩個威凜凜的少年。東山正在撫掌稱善。恰好江胡兩人。蹩入。江元便吵道。方爺這個小白臉子。却不成功。若被鄆三娘張見。怕不要一口水吞了你麼。說着。從懷中掏出一個紙包兒。裏面却是鍋煤灰。拈起一些。向繩其臉上一抹。又取濕手巾。一陣揩抹。登時成了個晦氣臉兒。於是大家笑過一陣。繩其道。江兄這一手。却有見識。但是江胡兩兒。怎的僑扮呢。江元道。天機不可洩漏。須防隄那廝們有順風耳。



自己的漢子。便如王小趕脚一般。繩其等。正在觀望。恰好從身旁蹣過一羣油滑無賴。一面望着前面一個騎驢的媳婦。子互作鬼臉。一面笑道。喂。老三。昨晚真個寫意。俺正怙愾那雌兒。沒作道理處。偏巧天從人願。燭都滅咧。你說我可肯老實。直至末後。那雌兒殺猪也似叫起來。我纔閃開去。但是我懷中。已撈有了一支小鞋兒。你有空。到我那裏。瞧瞧那鞋兒。也不枉你出世爲人。老三笑道。放你媽的屁去吧。憑你這顆腦袋。就會得那俏物兒。不瞞你說。昨晚。那燈一滅。暗含着。可毀了我咧。我那小菓攤。正在要路口上。當時那人們搯頭。蠓似的一陣亂踏。劈力撲。不但俺攤兒都毀。連我也被壓在一個人身底下。百忙中。俺只覺脊背上。有兩個軟篤篤的大媽媽（俗謂乳也）磨擦。樂的我。痛也忘咧。不瞞你說。皆因燈沒滅時。有個又白又胖的俏婆娘。坐在俺攤旁。當時俺以爲定是他。便翻身拖起他。跑回家去。本想趁鬧中樂一下。那知燈光之下。幾乎把我嚇煞。你道怎的。原來却是褚大胖子那狗頭。正咬着牙。向我笑哩。你說



哩。不提大家談笑間。當即分手。且說繩其等。出得州城。直奔北路。暫出數里。登高迴望。只見那彈丸州城。宛在羣山環繞之中。端的是陵寢山川。氣象闊大。向東北一帶望去。越法的山勢蒼莽。一處處長林映帶。彌望無際。兩人且行且觀。山景。楚材不由歎道。俺往年會到過江北滌徐地面。那所在山川雄秀。自古見稱。似乎還不及這裏哩。說着。慷慨四顧。浩然長歎。繩其只顧了四外流覽。也沒在意。便依東山所示路徑。向正北行去。日方將午。已趲過兩重嶺頭。就村店中。午尖罷。問起店人來。知離陳家溝。還有二十餘里的光景。村中販客們頗多。大概都是趕廟會的。並且紛紛笑語道。咱大家都起個五更。趕個晚集。繩其向他們問起廟會。方知昨日。業已開廟。十分熱鬧。於是合楚材。出得店來。依然前進。行來數里。轉過一帶坡坳。那道徑。越法崎嶇。遙望四外山村。都掩映於嵐光樹影之間。各岔路上。趕會的人騎。一簇簇蟻兒相似。其間還有些騎驢的婦女們。打扮得村村俏俏。喬喬畫畫。有的廠露出灰白肥乳。喂奶孩兒。有的驢後跟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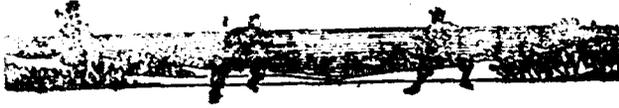
昨晚那場搗亂。不都是那主兒幹的好事麼。繩其等聽了。好笑之下。正在不解所謂。只見衆無賴。發瘋似向前一陣跑。頃刻由那騎驢媳婦子身旁刷過。其中一無賴。却作怪聲道。你們那位鬧塊燒驢肉吃。驢肚兒上。發了火咧。說着。嘻嘻哈哈。竟自結隊而去。這裏繩其忙望去。不由暗笑。原來那媳婦。兩支四寸長短的大紅梭布鞋子。正搭垂在驢肚兒上哩。就這行塵岔起之中。兩人又已遁出四五里外。但見林麓逶迤。直接前面一處土崖。兩旁土石壁立。有如闕門。其中是狠闊的一條長溝。四外的行人。都紛紛奔向那裏。繩其等見了。方恍然陳家溝命名之意。逡巡間。轉入溝中。只見足下。都是平沙碎石。兩旁土崖上下。裸生短樹藤葛之屬。山風一吹。頗覺得陰翳蕭瑟。須臾。溝盡。豁然開朗。却又到一山窪之中。正北向烟樹鬱鬱。似是一片好大村落。繩其一面觀望。一面依東山指示。羣望陳家溝之間。只見行人遙指那大村落。相與笑語道。你瞧。真是人旺莊才旺。那裏便是白馬莊。當人家李一爺。沒搬到莊中時。老遠的瞧那莊中。便窮



氣冒多高。你瞧如今。多麼氣勢。就成了藏龍臥虎的所在。咧。羅其等聽了。方忙向白馬莊注目。又一行客歎道。甚麼藏龍臥虎。左不過是天高皇帝遠。山窪所在。由那沒頭反叛們胡鬧罷了。像老年間。陳家溝這廟會。多麼熱鬧。如今却總覺蕭疎。再者。往時白馬莊村人。都是一腳踢不出屁來的老實頭。如今就不用說咧。也講罵大街。打羣架。也講拿刀動斧。也講小辦一撇。站在當街。誰要問我。我是他爹。他瞧瞧。還有王法麼。又一客人道。依我看。你大家少說閒話。年頭憔悴。不是頑的。便是昨晚那陣瞎摸海。多麼玄虛。今晚。咱大家都須留意哩。一路說話之間。羣趨向稍東的一處村落。羅其就人問訊。知那稍東村落。便是陳家溝。於是逐隊行去。日斜時分。已屆村頭。這時望那白馬莊。距陳家溝。不過二里之遙。端的是地據山險。有些氣勢。繩其等不暇細看。逐隊進村。只見街坊上。遊人襍沓。販攤錯落。便如市場一般。住戶婦女們。都扎括得光頭淨臉。迎門笑語。那街頭迤東。早現出一片廟場。棚幕雲連。紅塵四霽。從一片嘈雜叫賣聲中。還



夾着鑼鼓喧闐。都是些江湖技藝人等。繩其等。先向廟行去。果見棚肆中皮貨甚多。須臾。暫近廟前。却見那廟地勢甚高。廟前一層層。都是販肆。高下錯落。倒也別有奇致。那廟之左邊。還搭有一處精緻。蕭棚。棚內外。是懸燈結綵。棹椅整齊。裏面還有三四個首事模樣的人。挺胸腆肚的坐在那裏。刮刮而談。繩其料那蕭棚。是首事人坐落之所。並接待彈壓廟會官人們的。逡巡間。窺入廟門。不由好笑。只見那廟院。雖是寬廠。却只有十餘間草房兒。正殿上。連匾額都沒得。却有許多的燒香婦女。圍在那裏。繩其等。擠上去一瞧。却見小小神龕內。塑着個尺餘來高女神像。雖是雲裳霞帔。却頭挽雙髻。上面插的紙花兒。成堆作串。還有些婦女貢獻的神鞋子。紅紅綠綠。都堆在龕旁一個立櫥內。一雙鞋兒。繫條黃布。上面還有三姑姑查收。某氏敬獻的字樣。繩其覺得奇異。向遊人一間詢。方知這廟。俗呼爲三姑廟。據說着這位女神。便是景忠山上所供奉的三霄娘娘中的那位瓊霄娘娘。因爲老姊妹三個。不知怎的。打了一架。這位三姑姑。



便倏起嬌性兒。一屁股跑到這裏。託夢村人。從此才受起香火哩。當時繩其等聽了一笑之下。方趲出那殿。想去尋孫得祿。忽覺背後有人拉了一把。回望去。正是得祿。却已沒事人似的。揚揚然趲出數步。繩其等會意。便隨他走去。出得廟門。向西趲過半條街坊。却轉入一條橫街中。那得祿方駐足笑道。方爺。晉爺。纔到麼。您若是昨天便隨小人同來時。便瞧個熱鬧兒。咱少時再細談吧。說話間。已到得祿門前。繩其等跟他人去。到一處跨院中草廳上。相與安置。歇坐下。來大家談過數語。業已掌燈時分。當時得祿擺上晚飯。大家一壁吃着。那得祿便一說。昨天熱鬧之故。繩其等聽了。詫異之下。方恍然途中無賴等直吵燈滅的緣故。原來這陳家溝的廟會。還有夜市。又叫作燈市。各棚肆。都掛起各樣明燈。又趁着地勢高下。遠望去。火龍相似。燈山一般。倒也十分有趣。便是昨晚夜市上。正在燈燭輝煌熱鬧當兒。忽的是燈都滅。冥黑如漆。大家大亂之間。便有機伶首事人。瞧科是李德所爲。於是急忙奔赴白馬莊。好歹的請求謝罪。那夜



市燈燭方才復亮。事後大家思忖所以開罪李德之故。却因開廟場的頭炷香。大家因事忙忽略。不曾去請李德來。先拈這香。所以李德便弄此狡獪哩。當時繩其不由憤然。道光化日之下。竟有此魑魅橫行。真須速速拿辦哩。得祿道方爺不須忙。且待明日。咱先踏明他莊外地勢。敢好劉爺等也都到齊。那時大家商議。即便動手。何如此間夜市。倒也有些野趣兒。少時。咱去瞧瞧。說話間。用飯已畢。早聞得街坊上。喧譁奔走。並兼有爆竹之聲。便如元宵燈節一般。於是。由得祿引路。三人直赴廟場。方轉出街坊。早望見東面廟門首。萬點明燈。燦若星宿。一處處鉤連映帶。耀彩騰輝。照得偌大市場。亮如白晝。四外遊人。潮水似前推後擁。須臾。行近那精緻蓆棚跟前。只見裏面燈燭畢張。茶點已設。那三四位首事模樣的人。都一色衣冠整齊。若有所俟。繩其等。方要趑過。只聽背後一陣脚步。襍沓。便如怒馬奔騰。隨即有人大喝道。呀。甚麼鳥人。還不閃路。沒的等大爺們揪掉你腦袋麼。這時。得祿在後。望得分明。忙將繩其楚材一拉。閃向一



旁張時。早見四五個橫眉溜眼的莊漢。擁定一個長大漢子。掉臂惹來。那漢約有三十四五年紀。正在壯年。生得青尅尅一張駢臉。兩道吊梢眉。一雙望刀眼。更趁着鷹鼻子。蛤蟆大嘴。蝟毛似的攢腮短鬚。好個兇相。戴一頂瓜皮便帽。披一件藍緞廠衫。腰束板帶。足踏革靴。賊灼灼眼光一轉之間。早嚇得許多遊人。噉刺一閃。得祿等隨衆。不由倒退數步。忙向繩其等道。您瞧這廝。便是李德。繩其聳然之下。急忙跛脚延項。便見那棚中三四首事人。屁滾尿流的來迎李德。那李德只略一頷首。便大拔步直入棚中。那跟隨的莊漢們。便橫虎似的向棚前列立。晃動手中馬棒。只管向衆游人吆喝起來。於是得祿拖繩其等。轉向僻處道。您瞧這廝多麼張致。這不消說。定是會中首事人們。向他陪禮哩。那廝耳目衆多。咱少爲進進。也就轉去。吧。說話間。趕向廟門前。徘徊一回。得祿拉繩其等。轉向廟旁。向正北面一帶燈火遙指道。您瞧白馬莊。夜間警備。端的緊嚴。因爲李德。既窩藏了那賊婆娘。又知陶善成告發於他。所以也自準備官中來。



捕哩。不提得祿當時。又引繩其等遊玩一回。即便相與誓回。各自安歇。且說繩其楚材。次日仍結束作獵人模樣。得祿將預購的獸皮。背了幾張。三人拔步。直入白馬莊中。繩其一路留神。只見裏面街坊寬闊。來往之人。頗多壯健少年。街坊西頭。却有一處城宅式的關綽莊院。四外圍牆。十分高峻。門首是魚腮八字墻。黑漆大門。上貼一付對聯。是日月光天德。山河壯帝居。左右上馬石上。一邊繫着一匹高頭大馬。一邊石上。箕踞着一個莊漢。又有兩個莊漢。正在那裏相撲爲戲。一見繩其等。便喝道。你這三個鳥人。却也作怪。大廟場上。不去賣貨。却來這裏探頭探腦。沒的你是官中人。來此踏看麼。繩其聽了。方在陪笑。箕踞的莊漢。嘆味一笑。便向那兩個莊漢罵道。我說你這兩塊料。怎麼奏的呢。這會子。你又抖機伶。城牆上拉屎。露高眼咧。他便是官中人。待怎的。只好咬咱們鳥罷了。一個莊漢。便笑道。老哥。你不曉得。俺這兩天。只管耳鳴眼跳。困着了。便似有人在屁股後。只顧推。所以處處留神。箕踞的笑着。他媽的。你等我高興時。推推

你屁股吧。這是怎麼說呢。三個莊漢彼此逗嘴之間。繩其便趁勢道。俺們是遠處獵人。乍到貴地。擠不上販攤去。所以背了皮貨。到莊兜售。並聞此處關家有位李一爺。好收皮貨。不知他府上在那裏。便請指示則個。三個莊漢一聽。登時唵一聲。擁將上來。這一來。嚇得得祿在後面。只管暗冒冷汗。便連楚材也自愕然。一面價暗作準備。正是。

僑裝來盜窟。探險本危機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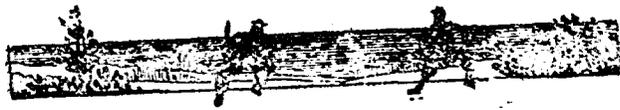


第八回 白馬莊衆盜酒會 陳家溝羣捕聚謀

且說得祿正在暗道不妙。只見一個莊漢指着繩其大笑道：「哈哈。你這漢子。難道沒長眼睛。只這裏便是李一爺家。可惜你們來得不巧。一爺這當兒。便是有分身法。都忙個不開。還有空兒。收買皮貨。麼繩其聽得話中有因。故作悵然之狀。却顯得祿道夥計。咱來的真個不巧。說着。由得祿背上取下一張獸皮。把那莊漢道：「老兄。休要見笑。且賞收此物。俟一爺有暇。俺再來時。您與俺作成一二。但不知李爺爲甚事。就如此忙碌呢。得祿見狀。正在暗讚繩其伶俐。便見那莊漢接過獸皮。登時滿面是笑。瞧那兩個莊漢業已遁入宅內。便四下望望。然後低語道：「你這人真是有趣。再來時。俺一定作成你。但是俺家一爺忙。緣故我說與你。你可不許向別人說。這裏面有天大的干係哩。便是前些日。有個江湖女朋友。名叫鄔三娘的。投奔到俺李爺這裏。那婆娘本來俊樣。俺李爺便想



收他爲妾。他却自恃能爲。不肯便允。只在這裏。時來時去。近些日被關外捕役。並本州捕役逼的緊。他才連日價住在這裏。合俺李爺爺。俺李爺爺趁這當兒。又提收他爲妾的話。那知他還是推三阻四。這一下子。却把俺李爺爺的心腹話。急出來咧。便說道。憑俺的技術本領。怕不是個真命帝王。只待時會一至。便當起事。殺向北京。奪那皇帝的一把交椅。你如今從了我。到那時。封你爲正宮娘娘。豈不甚好。繩其猛聞。正在心下勃的一跳。那莊漢接說道。當時鄔三娘聽得此話。這才登時價謝主龍恩。俺李爺爺大高其興。自不消說。便趁這廟會當兒。準備喜筵。大請朋友。一來吃酒聚會。二來說不定還商量些甚麼勾當哩。繩其聽了。正思量再餞他話兒。恰值宅門內有人喊喚。那莊漢即便應聲跑去。這裏繩其等相視會意。逡巡間。轉向宅後。一路留神。只見宅後牆外。便是曠野。距牆不遠。便是一帶楊林。其中蓬蒿甚茂。正好隱伏。又就宅的左右。覘望一回。便由得祿引路。到橡樹岡紅土坂兩處。踏看一週。端的是地居要隘。於是三人。坐地少



歇得祿忽的笑道。方爺真不糊塗。便如此隨機應變。俟劉爺等到齊。再細探探。便好動手了。繩其等。一面覘望地勢。一面正在含笑。只見身旁三叉路口上。樹影開處。登時閃出四五個彪形大漢。一色的花布包頭。短衣伶俐。各提刀棒。大拔步笑語而來。繩其等。方在怙懼。便見其中一人。向對面拳徑間。額手一望。便遙呼道。喂。好巧好巧。你們敢也是纔到麼。花肱膊周老太。合吳黑哥。怎麼沒同來呢。說着。唿一聲迎將去。這裏繩其等。忙望時。早見那拳徑間。行塵起處。閃出兩人。也都打扮得王八蛋樣兒。一個牽頭烏黑的毛驢。那一個却用腰帶。拖着支肥大黃狗。便這等連說帶笑。跳躍而來。兩下裏抱腰把臂。鳥亂過一陣。便合作一處。一面直奔白馬莊。一面還互相嘻笑道。咱哥兒們。別的雖稀鬆。若講吃喝。却能擋頭陣。所以一聽李爺請酒。便先跑來。他是半路上一閃棍。劫脫了一匹黑驢。我是在來途店道中。摸得這支大黃狗。你瞧來的多麼有彩興。卽聞衆大漢譁然道。不害臊的。你這種賊無空過的朋友。不給一爺丟臉麼。將來分明



該封你個鎮殿將軍。也要降你三級。叫你把守城門去哩。繩其等聽了。料是一羣向李德家赴喜筵的賊黨。正在相視微笑。遙見那羣人匆匆而去之間。忽聞身後林中。拍的聲。彈弓一響。便見眼前黑影一閃。即有支大麻雀兒。撲的聲。飛跌於地。距身旁。却有數步之遙。繩其悶氣性發。方想去捉那雀。早見從斜刺裏大樹後。搶過一個少年莊漢。一脚踉去。却鬧個空。正閃得向前一撞。忽的樹後。又有人嬌笑道。本想出來散散悶。你們笨得倒令人長氣。咱快轉去罷。聲盡處。一朵彩雲似。飛到一個女子。輕蹙香鉤。就那麻雀只一踏。便挑着擔雀頭兒。攬入手中。繩其忙望那女子時。但見他挽個鬆鬆的家常髻子。穿着淡淡的粗布衣褲。便如村婦打扮。却生得妖妖嬌嬌。十分豐豔。端的是柳眉杏眼。蓮靨桃腮。惟有那兩泓秋波。顧盼之間。從妖宕中。又掛些英爽之氣。這時他手內。拎着一張彈弓兒。便連那雀兒。都拋給少年莊漢。兩人方纔嘻笑而去。這裏得祿。忙向繩其道。今天咱來得却巧。只這女子。便是鄔三娘。繩其拍膝道。皆因牽掣着



李德那廝。咱不便打草驚蛇。不然就此捉住他。豈不省事。得祿吐舌道。這婆娘端的了得。方爺倒不可輕視於他。說着。望望日影道。俺想今天。劉爺等都該到齊。咱再到廟場上轉轉。回去等候他們吧。於是三人從容起行。又就李德宅後。覘望一番。然後轉向宅前。只見宅門首。許多人出出入入。大概都是赴喜筵的羣盜。當時三人。納頭趨過。直到陳家溝廟場。這日遊人。越法熱鬧。剛至一片棚肆跟前。只聽人叢中。有人傍聲傍聲的喊道。呀。現出鍋的熱白薯哇。稀爛噴香。外掛着甜掉大牙。那位老太太鬧一段兒。趕熱呀。趕熱。喂。你這位老爺子。也鬧一段兒。廟後頭坐着吃去。衆人哈哈一笑之間。這裏得祿等。趨向人背後張時。却是胡勝。頭挽椎髻。臉上抹得塵土狼籍。偏袒出一支疙疸肉的臃腫。正就担鍋中撈取白薯。一面向大家亂塞。恰有個媳婦子。低着頭兒。檢尋好塊。胡勝手兒起處。却抹了他一腮熱汁。得祿曉得胡勝粗魯。恐他張見不便。忙拖繩其等。悄悄趲過。却還聽得那媳婦。只管吱喳。須臾。趲經一處茶肆。裏面茶客喧譁。



正在熱鬧得祿覺得口燥。便邀繩其等入去吃茶歇坐。大家剛吃過兩杯茶。却聽肆外一陣喧笑奔逐。又有人噪道。截住截住。這臭花子。好煞溜手兒。老娘這裏。剛一轉眼。他就由我屁股後頭。下了手咧。你瞧俺這新褲。便被弄的白花。花蕊滑滑的。真正可恨。又有人笑道。李大嫂。罷啲。兩根油條。你便捨給他吧。誰教你老來俏。放着粥鍋油條不照顧。却只顧背着臉子。擻着屁股。扎括你那大花鞋呢。你瞧你那褲後面。好不難看。還不快回去漿洗哩。一陣喧鬧。恰好由肆牕外閃過。繩其等忙向外張時。幾乎笑出。只見江元頭上繫一個朝天刷子。餘髮亂垂。上面黏着許多草葉。一張臉子。塗抹得小鬼一般。穿一件破短衫。着一條燈籠褲。脚下是打板鞋。腰繫葛條繩。正當屁股後面。七穀八褲。掛着一都魯零碎。仔細瞧時。却是從垃圾堆上。尋來的繩頭布脚。還有支死蛤蟆似的婦人小鞋子。合一個黑沙酒壺。悠悠宕宕。繫在一搭兒。這時。他呷着牙兒。白瞪起眼睛。一面嘴內啣着一根油條。一面掄動手內那一根。便似奔馬般。直掄過去。大



家一閃之間。後面早追到個四十多歲的矮胖婆娘。業已跑得氣喘喘。肥腮亂顫。後面臀上。還黏着些濕漉漉的白粥。這時他見江元去遠。只好干捺刀萬挨刀的亂罵。並一面指手畫腳。一說所以。招得大家都笑。原來這婆娘是個賣白粥油條的。方歇下担。彎倒腰。去整理鞋腳。恰值江元從後面抽取油條。這婆娘心下一慌。屁股一歪。却撞翻担上的一支粥碗。所以鬧得後臀上十分可笑。不提這位李大嫂。一路謾罵。匆匆轉去。且說繩其等。見江胡都到。料東山不久的亦將趕來。當時茶罷出肆。又已日色西斜。便索性不去尋覓江胡。便尋歸路。剛惹出數步之遙。却聞背後小語道。行好的老爺們。賞個錢吧。繩其等一瞧。是江元。却不便笑他。於是四人廝趁行去。直折入那橫街口兒。這裏江元一抹臉兒。剛要說話。却聞背後一聲吆喝道。好熱白薯哇。那位搶油條吃的。花子大哥。不鬧一塊麼。大家回望。却是胡勝。也自從後趨來。正在彼此的哈哈一笑。得祿望自己門首。便道。這會子。劉爺就許趕到咧。不然。俺爲仔細起見。這門兒總是



關牢的。如今就大廠着。敢是劉爺才到麼。說話間。大家趁入院。果聽得東山已在跨院中。合傭工們刮刮而談。大家便入跨院。合東山廝見之下。彼此相看。不由都笑。只見東山却扮作個灰朴朴的村人。於是大家安置所攜物件。紛紛落坐。惟有江元先摘下屁股上所掛的一大都魯。拋在室隅。却向胡勝道。你瞧俺搶人油條。那知俺還張見你抹人家那媳婦子一嘴吧熱湯汁哩。東山向得祿問知一切。不由大笑。亂過一陣。當由傭工端上茶來。東山一面吃茶。一面先說回自己的佈置一切。共有四十餘名捕健。都已埋伏在白馬莊左右。只待定期。即便動手。然後又向繩其等。詢明所探的情形。不由欣然道。這機會却巧。李德既向羣盜吃酒作樂。必然疎於防備一切。料他宅內也未必有奇異之處。咱與他個迅雷不及掩耳。今晚便動手。何如。繩其等方在沉吟。江元道。慢着。今晚羣盜正在聚會。未免不便。二來。那宅中究竟是混人去瞧瞧。方才妥當。那會子。俺向他宅前乞討。差一些兒。不會混人去。因為有個廚廡。要領我到廚下去撥膳。



飯。却被看門的人。給攔住咧。明天。俺想再去一踫。設法混入。瞧個底細。晚上再去動手。豈不心裏有譜兒麼。大家聽了。尙未答語。胡勝便吵道。江兄。你只管慢性的。既如此。我同你去。等你被人捉住時。也好有個回頭報信的。江元正色道。你這呆子。曉得甚麼。你想明晚上動手。多麼相宜。一來羣盜都散。二來李德新納鄔三娘。不消說。他兩個只顧了幹那營生。巧咧。咱便捉他一對兒。三來。俺既探明宅中。便是大家分頭埋伏。也有頭緒。不强似這會子。冒然動手麼。東山道。江兄此話有理。明日便勞大駕。去走一遭。俺們靜候消息。但是還有一件要緊事兒。却須方兄作個道理。便是李德的邪術。須要防備。俺雖準備了穢水。激筒等物。不過是宅外埋伏的應用。咱入院動手的人。還須想個道理才好。繩其笑道。不勞劉兄掛念。俺已有計在此了。俺自有乾元鏡護身。自不消說。諸位去動手時。只須袒開前胸。用碌筆寫一正字。然後塗作赤日模樣。再用淨水蘸新筆。重畫九個火字。此名爲九陽正氣烈火飛符。任他甚麼邪術。是不敢來侵



犯的東山猛省道。此法甚妙。俺記得往年耿蘭溪兄。便會此符。方兄想也是聽他說吧。繩其聽了。連忙含笑點頭。須臾。由得祿準備晚飯。大家用罷。業已起更時分。東山自去尋埋伏的捕健們。知會一切。須臾。轉轉。大家又閒話之下。商議回明晚辦案之事。也便各自安歇。次日早飯後。東山自向李德宅後門首。覷看一遭。却見許多的趑趄健漢。正在門首紛紛各散。又有些本村人們。都吃得紅撲撲的臉兒。從內窺出。東山料是羣盜將散。忙覓回來。向大家一說情形。匆匆的用過中飯。即便分頭作事。繩其楚材。引了東山。仍去踏看橡樹岡紅土坂兩處。以爲兜截三娘等之計。並囑咐埋伏的捕夥們。但看今夜起火爲號。即便去圍李宅。江元胡勝。依然是昨日的一副行頭。一路叫化連吆喝。直奔李德家去探底細。這且慢表。且說東山等。由那兩處踏看回頭。方纔日色西斜。便大家興匆匆。先準備夜行衣。靠並器械等。專候江元等。前來回報。那得祿。更爲爽快。早準備好硃筆等物。便依其所說之法。彼此動手。都就胸前塗抹停當。及至一



切都畢。早已夕陽將落。但江湖兩人。還不曾回。大家初時。也沒在意。那知一等也不來。二等也不來。直至初更敲起。大家正在心下沉吟。只聽院中。唏噓嘩啦。一陣響。便聞胡勝大叫道。不好了。如今江元哥。被人捉去了。大家聽了。不由大驚。正是。

機關忽洩漏。斷送老頭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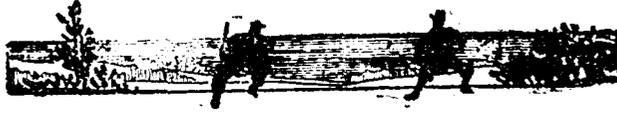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八回

白馬莊乘盜酒會

陸家溝羣捕聚謀



第九回 充密偵無端遭筆楚 救同人夤夜瞰兇淫

且說東山等聽得胡勝大叫江元被人捉去。猛驚之下。都迎向院中。只見那白薯挑担。跌翻在地。胡勝方從担邊爬將起來。便忙忙一說。所以原來江湖兩人。都趁向李德宅前。裝龍的裝龍。裝虎的裝虎。胡勝納了頭。只顧叫賣。那江元却三不知的。轉向宅之偏門。以爲這所在出入人少。想乘機混入。那知那偏門。近於廚房。傭工往來。搬送菜蔬等物。都由那裏。見江元躡進前。便大吆小喝。直至將近黃昏時。方見個老僕婦送出個婦人來。於是江元覓近門。假作乞討。老僕婦道。你這麼大個漢子。幹甚麼。不掙碗飯。却來乞討。如今內廚下。雖有些湯汁。你你又沒得討。瓢兒。怎的給你呢。江元道。不打緊。你老人家。快行好吧。只須你領俺進去。三口兩口。俺便吃入肚。咧。說着。向前略躡之間。恰好從內窺出兩個壯健傭工。便順手一扞江元道。你這廝又來麻煩怎的。昨日在本門前。討厭了。



半晌。如今索性又撞到這裏。你這廝兩支眼睛。鶻碌碌的。難道想進來偷摸麼。說着。又是一推。活該江元受些苦楚。只這一推。江元一個踉跟。險些栽倒。鏗然一聲。所負的藤袋落地。裏面却跌出一段短擲子。江元趕忙去遮掩。已被那傭工搶入手。抽將出來。且是鋒光耀目。江元忙陪笑道。你老不曉得。這把擲子。是當初俺姥姥（俗爲外祖母曰姥姥）給俺壓百歲的。說俺長的虎頭虎腦。大起來。有個武將加鋒樣兒。所以俺一向不會買掉哩。一言未盡。早被那傭工劈面一掌。一聲喊叫。有細作。這裏江元料是不妙。剛要撒脚便跑。那偏門內。早又搶出三五傭工。衆手齊上。便將江元橫拖倒拽。登時捉入。好笑這時胡勝。還在宅前吆喝起勁。及至聞得偏門前一陣大亂。忙挑起担子。趁去張望。却正見江元豬子似的。被人拖入。所以他便一口氣跑來回報哩。當時東山等。聽罷胡勝之話。不由都驚。便同胡勝。入得室來。繩其便道。如今事不宜遲。趕快去料理。爲是。誠恐江元。禁不得人家敲打。說出咱大家來辦案的底細。便大大不妙。胡



勝道。此層倒不須慮。俺江元哥。雖是乾筋瘦骨。若說挨打。真還禁兩下子。準不含糊。繩其道如此却好。因顧東山道。維今之計。只好俺兄先入李宅內。一來救出江元。二來。順勢探探道路。劉兄等。都在他宅後那片楊林內藏伏。咱彼此會面後。再定捉捕兜截的辦法。你道好麼。東山道。便是如此。正說着。只見胡勝。已自忙亂着結束。打包頭。紮腿裏的。亂成一氣。又取過帶來的一根齊眉渾鐵棍。就地一拄。恨恨的道。俺若遇着男的。（指李德）一下子。打他成肉餅。若遇着女的。（指三娘）先用這傢伙。戳他個受用。大家見了。也不暇笑他。就這紛然之間。得祿早忙着擺上晚飯。大家匆匆飯罷。即便各自結束。繩其楚材。並東山一色的青色夜行衣。靠繩其佩了短刀。帶了百寶囊。一應物件。都是東山所帶來的。因為東山來時。誠恐晚間動手。所以準備的十分齊全。那楚材也佩了柳葉刀。帶了自己的鏢囊。惟有胡勝。這時已扎括得金大力一般。繩其隨手掂掂他那棍。倒有百十斤重。因笑道。胡兄有此膂力。倒好去把守橡樹岡。因為那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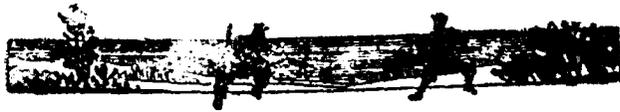
在隘口上。只容一人經過。胡兄持此棍。去作當關之勢。且是妥當。大家聽了。正在都笑。得祿道。慢着。胡爺胸前。還沒畫九陽符哩。於是從新叫胡勝解開前襟。依法畫好。這一耽擱。業已初更將盡。不提這裏得祿。送得大家出去。且自聽候消息。且說繩其等。悄悄出得陳家溝。抬頭一望。只見疎星滿天。照道路十分清晰。便各自施展夜行工夫。不消頃刻。已到那楊林之內。大家藏伏好。繩其道聲珍重。翻轉身。便便奔李宅後牆。便如一道烟一般。胡勝不由曬嘴道。好的。怎麼人家都靈。便的似支貓兒。惟有我老胡。便似笨牛呢。東山趕忙拉他一把。便合楚材。眼觀四路。耳聽八方。的伏覬動靜。這且慢表。且說繩其。奔到宅後牆邊。頓耳裏面。却靜悄悄的。便由囊中。取一石子。拋進去。只聽拍嗒一聲。似乎是觸着木器。靜聽一會兒。却沒動靜。於是繩其一躍上牆。用個掛魚式。用手扳着牆頭。探頭向內張時。只見裏面。却是一片空園。遙望正房後身兒。左右一帶牆上。一邊一個角門兒。似乎是有東西兩院。東院中。燈光耿耿。上浮檐際。西院中。却



烏沉沉的。只微有光亮。那空園正中。却似有棹椅等物。望不分明。遙聽宅的前院中。頗有人笑語。繩其料是傭丁們。合那赴喜筵沒走盡的賊黨。殊不爲意。於是一嬌身。躍登牆頭。輕輕飄落園內。先就似有棹椅處。瞧時。果然是一棹一椅。但是棹上面。却設有沒點的燈燭。並硃筆黃紙等類。繩其料是李德鍊習邪術之用。沉吟之下。先蹙向東角門兒。用手輕推。却是關牢的。方在怙慳。却聞裏面有僕婦道。某嫂哇。你瞧咱主人。今晚真須忙煞。又要鍊法術。又要合那小娘兒。光明正大的。那麼着一下子。圓個房兒。你說叫他顧那頭是呢。卽又聞一僕婦笑道。這很不用你來操心。人家有本事。一件件都辦了。但是咱主人。今晚有那小娘兒。恐怕就輪不到你了。先說話的僕婦。便罵道。歪辣骨。俺早知你見人家那麼着。你就眼熱咧。如今主人正吃酒。咱也趁空打個盹去。但是今天捉個賊花子。關在西院中。咱大家須醒睡些哩。繩其聽了。方暗幸聞得江元的下落。便聞裏面。脚步微響。須臾便靜。繩其暗忖。不如且覘覘李德等。再作理道。於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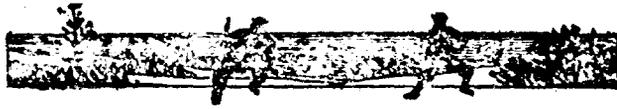
索性的離開角門。退後數步。提氣輕身。刷一聲。躡上正房後坡脊。略爲傾耳。卽便蛇行。轉向前坡。順瓦攏伏身張時。只見東院中。屋宇參差。地頗寬綽。西邊是一帶花牆。料得牆那面。便是西院。這正室牕前。花木掩映。還有一株很高的梧桐樹。枝柯伸擢。直接檐端。這時却微聞正室內。有笑語杯筋之聲。於是繩其。不敢怠慢。脚下略聳。早已溜到檐際。便用個喜鵲穿枝式。一長身形。翻向桐樹的橫枝。兩足一垂。已踏向楞杖之間。趕忙縮身。向玻璃牕內一瞧。不由暗道一聲慚愧。原來裏面靠東面高案間。正是李德合鄔三娘。在那裏對坐飲酒。三娘已是便裝。只挽個鬆鬆睡髻。穿一身紅錦小衣。燈光之下。好不鮮豔。這時已吃得蓮臉微酡。一面瞅着壁上掛的雁翎刀。一面向李德微笑道。咱雖是怕不着甚麼公人鳥人。但是你也須仔細。怪不得那天俺出去彈雀頑耍。却見兩個獵人。精神得頗爲可怪。如今又捉住這魍魎花子。他雖咬定牙關。不認是公人。僑扮咱却不可大意。因爲州裏捕頭劉東山等。雖敗在俺手中。焉知他不邀請能人。



再來尋事呢。李德笑道：「你只管放心。今晚咱們快樂時光，爲甚心頭怙懣？自俺用手段取得州官愛妾的頭髮來，料那烏官胆都嚇破，那裏還敢生事。即便這花子合你所見的獵人，都是公人，憑你我本領，怕他怎的？不瞞您說，俺這混元大法，只須再鍊個三五日，即便完成。那時俺用起法來，便有百萬官兵。將奈何？俺這兩日聚會衆友，雖說是吃喜酒，其實便商議着不久舉事。先佔據本州，再作道理。少時俺到後園鍊習罷，咱快樂一覺兒。那些不好，你却沒來由啾唧怎的說着。舉杯大笑，便移檯促坐，攬定三娘肉麻起來。那三娘隨他宛轉之間，這裏繩其掛念江元，那敢怠慢。忙仍由樹的橫柯翻上屋檐，不料腳下瓦墻，微然一響，便聞廂房中一僕婦從睡夢中模糊罵道：「賊貓兒，等我捉住你，先剝掉你的皮。繩其都不管他，一路蛇行至西邊檐頭，略長身形，刷一聲躍上花牆，向西院張時，只見羣房參差，並有馬廄草棚下房之類，只有偏西南角一處下房中，燈光隱然，靠西牆上，還有個角門兒。大概西邊還有綠院，頤耳跨院中，隱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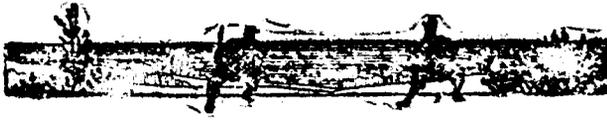
有說笑並勸酒之聲。繩其正在沉吟。忽聞角門那邊有人喚道。喂。王第八的。你還要熱酒麼。不夠時。快來灌。便聞下房中有人作諧聲道。他媽的。你這小子。就不會給老子送來。反正。今今晚上。俺是喪氣定咧。你們都大酒大肉的。吃人家那麼着的快活酒。偏派我這挨罵的苦差。兩壺老白乾。這廝吃了一壺半。他還嘴裏不乾不淨。偏你也會叫。你叫我老王。或老八。都使得。你這麼上挪下蹩的。甚麼意思呢。說着。似乎狠狠的一拍桌子。即聞嘩啦一聲。似乎是壺翻杯倒。聽得繩其正在好笑。便聞江元罵道。好小子。你有酒。不給我吃。只顧用皮鞭給我搔痒兒。我告訴你。只老爺這條腿。便夠你盤槓子的。你小子高興時。再來。老爺這裏接着你的。繩其聽得江元語音。不由暗喜。方從牆上跳落地。便聞下房中。劈拍劈拍。鞭聲抽動。並江元亂笑亂罵之聲。繩其忙趲去。就下房牕隙一張。先瞧見江元。被人反縛在屋柱上。那屋內黑魃魃的。諸物凌裸。農器筐箕之類。一概都有。似乎是度置襍物的空房。靠牕木檁上。擺着兩碟殘臍殼核。杯壺



都翻在那裏。那屋柱旁。正有個壯健傭工。一面手提皮鞭。一面怒視江元。再瞧江元。只是咬着牙兒。向他嘻皮笑臉。張得繩其。正在暗笑。便見那傭工。刷的一鞭。抽向江元大腿。却罵道。你這賊花子。是公人也罷。是私人也罷。這都不干我鳥事。只是今晚。俺陪他受清風。委實令人氣不過。你賺酒吃。還倒罷了。你不該吃罷酒。反來罵我。也是我慈悲生禍害。俺見你挨俺主人捶打不過。給你酒接接氣力。你倒撒起酒瘋來咧。如今閒話少說。我只用這妙法兒擺佈你。你只罵出一句。我就是這麼一傢伙。說着。跑向柱旁。一個土箕邊。起手一抄。便有一道明晃晃的光華。直耀入繩其眼中。繩其見狀。不由大驚。正是。

驚心窺暗室。觸目訝刀光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九回

充密偵無端遇筆楚

救同人蚤夜瞰兇淫



第十回 繩其怒打聚魂瓶 李德猛搥霹靂劍

且說繩其見那傭工起手一抄。光華四射。只疑他是拔刀。想去加害江元。正想闖入之間。却聞江元沒口子亂央道。好王哥。好八哥。好王八哥。咱沒事。價門口。你怎的便認真呢。便是那會子。我說那麼着你姥姥。不過是口頭惡氣。其實沒有那回事。你想你姥姥。養下你媽來。你媽再養下你這麼大個人來。咱哥兒倆。歲數仿佛。你白想想。只管着急怎的。繩其聽了。幾乎笑出。忙瞧那傭工所持之物。不由掩鼻。原來那傭工。舉着根糞叉子。上面挑着許多黃濃濃的臭屎。業已湊向江元鼻吻之間。嚇得江元。一面亂央。一面正在扭着頭亂躲。那傭工却背着臉。跳鑽鑽的十分得意。當時繩其。略一沉吟。拔刀在手。便悄悄躡步而入。那傭工似有所聞。方要迴身。早被繩其。一個後掙頸。一下掙牢。下面撲的一腳。就勢放翻。便用那刀。就他頭頂一掙。道。你只要喊。俺便一刀。那傭工。一瞧繩其。



雄赳赳的模樣。那裏還敢作聲。只好被繩其用室中繩索。捆縛起來。口內杜了土塊。這時喜壞江元。方要作聲。繩其連忙搖手。便走去。割開他繩索。正要背他上身。忽聞角門邊。又有人喚道。王老哥。你怎只管慢騰騰的。不去灌酒。少時。沒得酒。却不要怨我。好繩其。真個機伶。料那人是傭工的夥伴。便嘆的先吹滅燈。然後學那傭工語音道。俺這會子。酒足飯飽。不要酒。要困覺咧。你有工夫。替我看守這廝一霎兒不好麼。卽聞那人笑罵道。你沒的放屁。你那挨罵的好差事。別照顧我吧。這裏繩其聽那人履聲已遠。便忙忙背了江元。拔步出室。一逕的從院之後墻。跳入後園。足方落地。却見園後墻上。人影一晃。繩其料是東山等。便脚下加力。一個箭步。躡至那正中高棟跟前。略一擡身。用個睛空放鶴的勢。颼一聲。躍上後墻。原想穩住足下。然後再輕輕飄落。不想墻上那人影。正是東山。因爲繩其入去後。良久不出。有些放心不下。所以在此張望。今見繩其背負一人。料是江元。暗喜之下。方要放開扳墻的手。那知繩其躍勢飛快。兩足一



踏。恰插在自己兩手之間。但是這時東山右手已起。拍一聲。正碰着繩其左脛。這一來。不打緊。不但東山。猛的左手一鬆。跌落墻下。便連繩其左腿一顛。也順勢兒直滾落來。吭哧一聲。却苦了背上的江元。栽了個發昏。章第十一。當時三人。通不暇言語。便由東山繩其。架起江元。奔入林內。楚材胡勝。乍見江元狼狽之狀。正在又驚又笑。繩其已向大家匆匆的一說自己所見。並向東山道。如今事不宜遲。但當趁李德等只顧吃酒作樂時。咱們便裏外的分頭準備。依我之意。只須如此如此。李德等便是逃出宅。那兩處隘路。有人兜截。想也跑不掉哩。大家聽了。都各稱善。惟有江元。只管臥地呻吟。繩其見了。倒一時沒作理會處。胡勝便道。江老哥。你這時。廝殺不得。在這宅後。也不妥當。那麼俺背你去。你給我壯壯威風。等我與人交手時。你來個癩子打圍。坐着喊如何。江元聽了。忽的輕輕乾嘔。然後啞聲道。你不曉得。俺連喊的能爲。都沒得咧。俺是被他們捉去後。連嘔帶罵。一個喉嚨業已乾的冒烟。如今連說話都不響。沒別的。只好在此



第十回

繩其怒打聚魂瓶

李德猛搥薛靈劍

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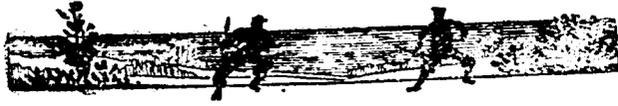
聽天由命吧。胡勝道：你休着急。俺自有道理。說着，挾起江元，輕輕一舉，置向一株樹杈上。便道：江老兄，你切莫言語。少時，俺大家事畢，再來取你。况且這野林內，沒得人來。你困了，只管盹睡。且是自在哩。不提胡勝說罷，便合繩其等，匆匆拔步。大家出得林來，自去作事。且說李德合三娘，歡飲至三鼓以後，見三娘微有倦意，這才從懷中推出三娘，一逕的取了提燈，提了長劍，由東角門，蒼入後園，便是升座作法。一時，間燈燭輝煌，硃符亂畫，又由懷中取出一個小小磁瓶兒，上貼朱符，名爲聚魂瓶，供在案上。只管自家搗起鬼來，要說這混元邪法。作者往年聞父老傳說，也自非同小可。是用一種拘禁之法，取野鬼靈魂了。附在所剪的紙人身上。據說作法之時，頗爲陰慘，可怕。那被拘的野鬼，奇形怪狀，都繞着法座，作猙獰攫拏之勢。但是爲法術所制，不得近前。歸根兒，都入瓶中以備役使。當時李德畫符焚畢，右手仗劍，左手疊起劍訣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喝聲道：疾！不由登時一怔，因爲他祭鍊此法，是七日的工成。這日正當第五日，往



日焚符念咒。頃刻陰風四起。羣鬼都集。這時忽的只颼颼起陣涼風兒。刮的燈燄搖搖。四外望望。通沒得甚麼。於是李德詫異之下。趕忙的如前作法。說也不信。這次的涼風兒。只起得略爲大些。當時李德大怒。只認是野鬼中有甚麼邪魔。要來壞他法術。便突的站起。一面改用真武劍訣。舉劍一揮。正要喃喃念咒。只聽拍的一聲。案上的瓶兒立碎。便有個石子兒。颼一聲。由自己脇下穿過。驚得李德。蹣跟一閃。眼光一眩之間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便見對面正房屋脊上。電也似刀光一閃。一道光華。直飛下來。這裏李德叫聲不好。如飛的躡離座位。手中劍未及舉起。便聞腦後。刷一聲。便是個金刀臂風。若說李德也是慣家。你看他並不回顧。只略將頭兒一低。反手一劍。噹啷啷。刀劍相觸。火星亂爆的當兒。李德一個箭步。躡出老遠。急忙回身。先用劍護住了面門。仔細望時。不由且駭且怒。只見對面。山也似站定一個提刀少年。渾身是夜行衣靠。顧盼間一團英毅之氣。胸前却斜。縛十字絨繩。上繫一紅錦囊兒。便如掩心鏡一般。李德料



是捕健等人。但是見那少年氣象。又不似公人。正在略爲怙懣。那少年已擺動短刀。風趨搶來。一面大喝道。你這廝窩藏女盜。又弄邪法。端的是罪不容死。今本州捕健。奉文辦案。全夥在此。你這廝還想逃到那裏去。說着。刀勢一旋。直裏上來。這裏李德。不及答話。方舉劍相迎。使開解數。却聞正房內鄔三娘。一聲嬌叱。接着便嘩啦一聲。似乎是有人撞翻酒案。又似有兵器相接之聲。須臾。一路價奔騰馳逐。那聲音業已闕向前院。李德料事不妙。心下一慌。只得且對敵人。就這剎那之間。那少年刀勢使發。早已雪片似直飛將來。於是李德轉怒。便一路閃占騰挪。躲開刀勢。霍的一掣身。也便撒開劍法。從一片刀光霍霍中。即便奮斫而上。兩人這一交手。端的是怎生光景。但見。刀光起處。橫飛一片寒雲。劍影來時。高散千團瑞彩。翻飛交舞。電閃風鳴。馳逐互攻。雷奔星轉。一個仗混元邪法。劍花錯落鬼神愁。一個憑商派武功。刀影飛騰天地窄。豁分時。寒光兩道。交併處。冷氣一團。却從蒼茫夜色中。顯出攫拏兩壯士。當時兩人。一路價咄咄。



喝喝。刀來劍往。頃刻之間。早已繞院三匝。偏那少年一柄刀。縱橫變化。越殺越勇。李德至此。不由暗驚。情知遇着勁敵。也便將生平本領。施展起來。趁那少年一刀斫空。他便托的跳出圈子。只將劍尖。就地略拄。颼一聲。直飛起三丈多高。用一個大鵬展翅的式子。倒提長劍。向少年當頭便搥。哈哈。利害得緊。這一手兒。在劍法中。名爲疾雷轟頂。是趁那敵人戰酣的。不及防備。給他個從上取勢。那知那少年。更不慌忙。便就他劍下之勢。猛的一轉身。從斜刺裏。直躡出數十步外。這裏李德。下勢既猛。不及收煞。一個劍尖。噉一聲。入地寸餘。恰在高標跟前。忙一揚頭。恰碰在高標腳上。正這當兒。便見身旁刀光一閃。正是。

兩雄相角處。身手豈尋常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回

繡其怒打聚魂瓶

李德猛搥薛際劍

八



第十一回 乾元鏡祛邪擒李德 橡樹岡脫屣走三娘

且說李德一劍搥空。又將腦袋碰的生痛。正要去望那少年。恰見身旁刀光一閃。一徑的橫旋過來。好李德。真個矯捷。因格拒來不及。便一挫身。刷一聲。閃入棧底。趕忙的挺劍向外。正擬暗刺敵人之間。但聞噤噓聲。那支棧腳立斷爲兩。槩兒一歪。不但上面的燈燭等物。跌落一地。便連自己脊背上。也實胚胚背了高槩。氣得李德。猛一挺身。先用高槩作暗器。向敵人掀去。那少年。托的閃開的當兒。這裏李德。一擺長劍。正要從新搶去。便見正房屋脊上。一條人影。箭也似直翻過來。突突突。跑得數步。身段兒十分伶俐。李德雖在慌忙中。却望清是鄔三娘。正在暗喜有了帮手。氣兒一壯。叫聲苦。不知高低。便見三娘手拄雁翎刀。足才踏穩。突的由屋脊那面。一道烟似的。早已追過一人。顛巍巍長刀一擺。便奔三娘。只脚步纔起。李德這裏早瞧料。又是一個勁敵。正在心慌。料事不妙。却



當不得眼前敵人。早又刀刀逼緊。於是李德把心一斂。只得且顧自己。這時園中屋上。分作兩團兒。風輪似的翻飛酣戰。好李德力敵那少年。全無懼怯。正在攪作一團。猛聞三娘呵呀一聲。李德百忙中。急望時。便見三娘。矯軀一晃。托的向那人虛晃一刀。便奔西路。意思是想突圍而出。張得李德正在吃驚。忽聞宅外。唻的一聲。便有支流星起火。飛上半天。接着便四面價喊聲大舉。只叫休走了妖人賊婦。並有人大喊。道。捉捉。俺們本州捕健。令夥在此。凡是抗拒的官捕的。都以妖匪論。棄械的無罪。這一聲。不打緊。便聞啼啾嘩啦。一陣棄械之聲。又有許多人喊一聲。似乎是紛紛各散。李德情知事體大壞。留在宅中的朋友們。都各跑掉。當時驚怒之下。這才想起用法術取勝。於是向那少年虛晃一劍。霍的跳出圈子。聳身一躍。已上後牆。忙誦咒語。向那少年。一舒左掌。但聽刮咕咕一聲霹靂。就這聲中。却有一片深墨似的烏雲。從他掌上潏然四布。頃刻遮住敵人的目光。但是李德。却望得分明。看官們若刨根問底。一定詢這法術是何



名色。便連作者也是不知。不過如是者。爲我所聞。也便如是的寫在這裏。給諸位解解悶罷了。說是掌心雷也可。說是陣眼法也可。說是作書的滿嘴胡謔。亦無所不可。總之無關緊要。且瞧熱鬧下文吧。當時李德望得分明。見那少年被烏雲所遮。略作一怔的模樣。大悅之下。正要下墻跳。於中取事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便見那少年。猛的一褪那胸前的紅錦囊。登時現出一面古鏡。便有一道光華。嗤然射出。其赤如日。其明如月。驚得李德。機冷冷一個寒戰。剛暗道一聲不好。但見滿園中光明如晝。烏雲都消。那光華直射向自己胸前。如中鐵杵一般。一個呵呀沒喊出。墮子一顛。早已倒栽葱。跌落園內。那少年急忙搶來。向自己兩腿脛。拍拍的。便是兩刀背。不提李德大叫一聲。當即暈去。且說屋上三娘。正自戰那人不下。忽見鏡光之異。又見李德事壞。這一驚非同小可。便舞動那柄雁翎刀。疾如風雨。正想設法兔脫。便見地下那少年。拋却李德。一聳身。早已登屋。短刀一擺。便合那人夾攻來戰。並且那少年胸前。一片光華。照得自己眼花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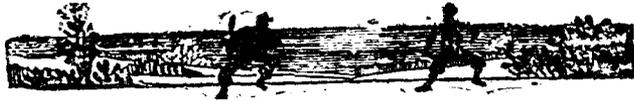
亂。三娘雖是吃驚。但是到此危急之間。也只得拚命招架。於是一緊手中刀。頃刻間鉤攔劈剝。左格右拒。偏那敵人兩柄刀。翻飛上下。便如兩條遊龍一般。吃緊的兜裏上來。三個人。丁字兒團團風轉。由那屋脊上。或東或西。正在不可開交。便見前院中。火燒照耀。人衆亂喊。三娘急望時。却是一班捕健。業已火雜雜殺到院中。只大叫休走了賊婦。三娘見事不妙。心下一慌。方飛起一刀。格開那少年刀勢。便見眼前白光一閃。那人喝聲着。就這聲中。三娘趕忙的倒退兩步。頭兒一低。哧一聲。刀鋒過處。早斫落半個髻鬢。但是三娘畢竟是久經大敵的慣家。便趁這倒退之勢。從斜刺裏。一矯身形。倏的翻向屋的前坡。用一個蟬過別枝式。颼一聲。躡向西邊的花牆。兩支小脚。賽如蜻蜓點水。頃刻之間。已達門樓。這時後面那人。一面大呼趕去。一面抖手。便是一鏢。三娘反回刀。嚕啣一格。那支鏢斜激出丈把遠的當兒。三娘業已躍登前院的廂房。於是正宰屋脊上。那少年。大叫道。晉兄仔細。俺且料理這妖人要緊。說着。跳落後園。去瞧李德。這



時殺進來的捕健等。也便由東西角門。一擁都到。就這紛紛之中。屋上那人。早望着三娘身影兒。匆匆趕去。說了半天。這刀傷李德的少年。並追趕三娘的那人。畢竟是那個料諸公都是明眼人。自不須作者點明。便知少年是繩其。那人是楚材了。原來繩其定的內外拿截的計畫。先命東山。向紅土坂。胡勝向橡樹岡。分頭埋伏。自己合楚材躍入園。便登正室屋脊。就脊的黑影。伏住身體。方想略覘動靜。跳入內院動手。恰值李德酒罷。已向後園作法。繩其因楚材沒得寶鏡。獲體對李德。或恐有失。所以命他去單捉三娘。自己却料理李德哩。當時繩其跳落地。一瞧李德。業已甦轉。但是兩腿脛。都已斷折。只痛得面無人色。就地宛轉。一見繩其。並衆捕健。只賸了破口大罵。衆捕健大怒。先是拳頭巴掌一齊上。然後爭用激筒穢水。將李德擺佈得王八蛋一般。這才取出準備的穢血染就的縛繩兒。將這位李一爺。服事起來。繩其命兩名捕健。專守李德。自領餘人。巡視宅中。惟恐還有伏的餘賊。方隱巡至靠東院一所小小跨院門前。却聞裏



面有婦女悲泣驚噪之聲。入內瞧時。只見院內都是曲房祕室。有七八個少年婦女。都有幾色姿色。正聚在一處寬綽室內。相與悲泣。一見繩其等提刀入來。都嚇得花容失色。亂蕪亂躲。繩其料他們是被李德劫置到此。忙一述自己來此。捕捉李德之故。衆婦女聽了。悲喜之下。不由都羅拜在地。便各自泣陳被劫來歷。大概都是李德用邪法攝將來。便閉置在這院中。任其淫騷。其中有兩個美婦。便是近州城某大戶的美妾鳳嬌。並女兒二娃。繩其聽了。十分歎恨。便命他們不得妄動。靜待安置。又復領人巡視各處。可笑偌大宅院。連個鬼影都沒得。原來事起之時。所有李宅的廝僕傭工們。恐被連累。早已一闕而散。未後繩其巡至一處柴房跟前。却微聞裏面簌簌有聲。人去瞧時。只見一堆柴草。只管微微抖動。衆捕健發聲喊。掀起柴草。却從內中拖出個嚇得半死的僕婦。繩其命他不要害怕。因問他李德鍊習邪法的所在。僕婦道。俺主人鍊習法術。或在內院。或在後園。道沒一定。但是他却有所地窟。那機關門兒。便在他住房中。



宅中人無論那個不許人內中藏置甚麼。便是小婦人也不曉得。說着引了繩其。便到李德住房。繩其一路留神。只見那住房內。棹椅翻倒。酒炙器皿等物。丟亂得。一世界。料是楚材合三娘擄戰時所致。那靠東壁牀幃後。壁上却懸着一幅山水立軸。那僕婦走去。揭下圖。忽現出一個精巧門戶。由僕婦按動機關。那門兒豁然立啓。裏面却有螺旋形下行的階梯。繩其秉燭循梯而下。竟入窟室。只見裏面十分寬闊。日用機具。無所不備。雜度着箱篋之類。又有兩具長臥櫃。都加封鎖。繩其先啓兩個箱篋。都是銀兩細軟等物。及至用刀削去櫃的銅鎖。仔細瞧時。不由吃驚。原來一櫃中。都是槍刀等兵器。那一櫃中。却是紙人紙馬等物。上面都畫有硃符。繩其沉吟一回。一面暗想陶善成所告發的不虛。這李德。若不及早拿獲。怕不爲地方巨患。一面仍將長櫃蓋好。再就室中細瞧。却見一榻十分華麗。大概是李德偃息之所。長枕旁。却置着一個枕匣兒。繩其劈開一瞧。裏面却都是婦女的褻物。如兜肚睡寫之類。繩其一笑。方要拋向一旁。



却見匣底上還有一本冊籍。忙取過一瞧。不由慨然動念。暗忖道。這本冊籍。若落到官府手中。不知須株連多少人。其中未必都是賊黨。李德既有如此氣勢。左近鄉人等。那個不怕。焉知沒有被迫脅入黨的呢。倒不如一火了之。單拿李德正罪。就是想罷。將那冊籍引就燭火。須臾焚掉。這一來。不打緊。暗中早保全了無數性命。原來那冊籍。便是李德黨友的花名。每名下。都註着住址籍貫。竟有數百人之多哩。不提這裏繩其。出得窟室。便引衆捕。就前廳落坐歇息。專待東山等並楚材。捉得三娘來。如今且說那慢大哥胡勝。自經繩其分佈之後。便領了兩個手下。捕夥興匆匆向橡樹岡方面埋伏。到得那裏一瞧。不由大悅。只見那隘口路上。果然險峻。除樹石交橫外。只有一服羊腸窄徑。於是合捕夥等。就一塊丈把高的大石後。隱住身體。等待良久。却沒甚動靜。胡勝耐不得。便如開鎖獼猴一般。就石旁跳來跳去。或登高處延望一回。但見星垂大野。山風徐動。正鬧得不可開交。却聞石後。軒聲大作。胡勝瞧時。却是一個捕夥。臥狗似的。



盹睡起來。胡勝大怒。便登時將他揪耳提醒。罵道。你這廝。倒自在。這是甚麼所在。直麼時光。却睡你娘的快活覺兒。偏那捕夥。有些撇氣。因正睡得甜蜜。被胡勝揪醒。便沒好氣道。胡爺你亂的是甚麼。那裏這麼巧。李德合那婆娘。便恰恰的跑向這裏。依我看來。咱被人分佈到此。不過是配了脚色罷了。李德等便是逃跑。也必向紅土坂。你不見劉東山。已向那裏去了麼。人家本州捕健。會叫咱外來的生虎兒。得了功去麼。胡勝聽了。越法咆燥。正這當兒。忽聞白馬莊方向。一陣呼譟之聲。順風吹來。這裏胡勝。顧不得合捕夥廝纏。趕忙傾耳之間。早見遠遠的一支起火。飛向天空。接着便隱隱的喊殺聲動。胡勝料是繩其等業已動手。於是拉開架勢。拄定鐵棍。哈着腰兒。跼向石後。瞪起眼睛。注定那要路口兒。那知待了良久。通沒動靜。那捕夥便得意道。胡爺。你瞧俺料的不錯吧。動手這半晌。一些動靜也沒得。不消說。咱這所在。是白等咧。胡勝聽了。正在長氣。忽見一條黑影兒。倏的由路口樹旁。直搶過來。胡勝暴起。喝聲着。一棍擊去。只聽



嘩啦一聲。那影兒却由自己頭上。翻向高樹。一陣價磔磔大笑。原來却是支老鼻。氣得胡勝。略背身形。正向那樹上亂唾。忽聞一聲胡哨。業已來的切近。胡勝曉得是口號。連那兩個捕夥。也都倉皇舞起。各抄傢伙之間。說是遲。那時快。便見突突。一條人影。比箭還疾。頃刻間已由路口。搶到大石跟前。這時胡勝。慌了手脚。忙舉起鐵棍。一跳丈把高。嚷聲賊王八那裏走。着傢伙吧。候的連身撲去。但聽拍嚓一聲。火星亂爆。震得胡勝。兩膊酸麻。腳下一蹶。險些栽倒。方才揚起臉子來。却見大石頂上。人影一閃。即有一物飛將來。拍的聲。正打在自己嘴巴子上。再望那人影時。早已沒得。原來過得這路口。便是一片亂山合沓。於長林杳冥之中。却又歧路交錯。况又在深夜之中。再想去追截。却是難哩。當時胡勝。一怔之下。還以為李德鄔三娘。不定是那個。準被自己打落了一個。忙命那捕夥。脫露出篝燈。仔細瞧瞧時。好不晦氣。只見滿地上。石塊紛紛。原來自己那一棍。却擊中石頭。正這當兒。恰好楚材趕到。大家廝兒。彼此的一詢情形。明知鄔



三娘僥倖跑掉。只好互相頓足。依着胡勝。還想暗趕將去。却被楚材止住。便命那兩個捕夥。由此轉赴紅土坂。去報東山。速回白馬莊。料理一切。這時胡勝。只管沒好氣。擗了大棍。方要隨楚材拔步。那捕夥篝燈一閃。却見自己足下有一物。紅郁郁的。胡勝拾起一瞧。不由大笑道。俺雖沒捉得那婆娘。却打落他一支蹄子。說着舉向楚材眼底。楚材一見。連忙扭頭大唾。正是。

被底燈前物。刀光劍影時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一回

乾元鏡祛邪濟李德

橡樹岡脫履走三娘



第十二回 查盜宅東山起賊物 啖糕片胡勝戲廚娘

且說楚材見胡勝手舉着一支軟幫平底紅緞繡花女鞋兒。尖翹翹只好三寸有強。料是三娘倉皇脫落的。便扭頭大唾道。胡兄還不快拋掉這物件。拾他怎的。胡勝道。慢着。這物件不是容易得來。待我把回去。一來報功。二來也叫大家開開眼睛。想見那婆娘是個妖淫貨兒哩。說着。便用那綠綢鞋帶兒。繫向棍頭。擗了便走。這裏兩捕夥也忙去知會東山。不一時。楚材胡勝。到得李宅。繩其等一見胡勝。擗着支小鞋兒。不由且詫且笑。既詢知三娘走脫落的情形。不由頓足道。合該那廝命不當絕。於是向楚材一問合三娘初交手的情形。原來楚材當時。自屋脊躍落內院。一推正房門。恰是虛掩的。楚材未曾入內。先備出路。便悄悄推門大開。然後躡步而進。就東間軟簾隙張時。張見三娘。由酒案座上。一個呵欠。站起來。逕去摘下那把雁翎刀。脫手出匣。冷森森光銚簇起之間。這裏



楚材也便一挺刀勢。方要闖入。却見三娘。忽的置刀枕畔。又是軟哈哈一伸懶腰。噹啷一聲。帳鉤響。早已放下一邊帳幃。接着便轉身登榻。窺窺一回。似乎是業已和衣臥倒。楚材不由暗念道。稍俟這婆娘朦朧時。再去動手。一刀了却他。倒也省許多手脚。正這當兒。恰見三娘似乎是翻身向內。一支腳兒。却由幃邊露出。撒脚襪上捲起來。現出雪白一段小腿。楚材逡巡之間。一面頃耳屋上。並後園中的動靜。一面暗想道。這婆娘。真也了得。便是困歇之時。還要枕刀而臥。怙懈閒。方用刀尖去撥簾隙。早聞得後園李德。一聲驚呼。楚材知繩其已經動手。於是一個箭步躡入去。長刀一舉。嚟唳聲。向榻便刺。但聞噉的一聲。帳幃開處。急望時。却是個空。這裏楚材。方在略怔。便見眼前刀光一閃。那三娘却從榻後轉出。近在咫尺之間。楚材的刀。方從榻上拔起。不及來擋。眼睜睜敵人刀鋒。已到咽喉。於是楚材。急中生智。趕忙的一縮身形。三娘刀鋒。剝入榻沿的當兒。這裏楚材。猛的一個反躍。已跳向酒案之旁。便嘩嚷聲。一推酒案。直向三娘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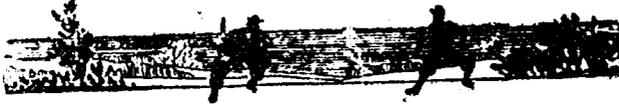
脊打去。恰好三娘業已轉身。方托的閃開酒案。這裏楚材料屋內不足迴旋。早已乘勢奪門而出。三娘隨後趕出。兩人這才就院中交起手來。直格鬥到正房屋上。恰見繩其也。正合李德在後園中廝殺哩。原來三娘向來是枕刀而臥。那臥榻不靠板壁。又是兩邊的帳門兒。本爲的是一旦有警。可以方便。當楚材躍入時。未免略有足音。三娘原不會睡着。所以竟自翻向榻後。當時楚材流罷。也向繩其問回捉住李德的情形。惟有胡勝撇着嘴。忽的四下一望。道。怎的俺江老哥。還在樹上裝人麥莫麼。一句話。提醒繩其。不由鼓掌大笑道。你瞧俺好生忽略。怎的便忘掉江兄。於是命人去取江元。正在忙亂之間。恰好東山蒼轉。大家廝見過。繩其楚材。方略逃李德被捉三娘逃脫的情形。忽聞院中江元呻吟道。呵呀。我的媽。咱們閒話少說。被捉的。算他該死。逃脫的。算他有命。如今公事完畢。咱大家跳了一夜猴兒。也該吃點麼咧。須知俺老江。挨了許多的王八打。到這會子。還空着肚皮哩。說着。蹣跚蹇入。大家一瞧他褪毛鷄子似的神態。又



是一陣好笑。胡勝便嘆道：「江老哥，你這話不錯。人是公的，肚子可沒有公的。再者捕家到了犯人家，若空着肚皮轉去，以乎也沒這個道理。」繩其笑道：「虧得江兄這一吵，我想大家肚內都有些空落落咧。如今咱索性的先治肚皮，再說正是如何。衆捕夥聽了，真是巴不得這一聲兒。於是闐然出廳，便向各室內搜索食物，原來當捕夥的，專靠趁勢撈摸犯人家，方有油水。大家入宅之後，只礙着繩其監視，只得假裝人樣。但是各人心頭，早似小把攙的一般咧。所以這時都借着搜索食物，大得其所哩。且說當時東山，既聞繩其楚材述罷一切辦案的情形，並李德宅中許多光景，不由駭然道：「不想李德這廝，妖妄至此。今賊婦雖跑掉，且喜妖人就擒。方晉兩兒，也就給地方上造福無量了。這次回得城去，俺本官定要謁誠請見，款留伸謝哩。」繩其楚材聽了，正在相視而笑，恰好得祿也自同一個毡捕夥來。原來陳家溝本距白馬莊不遠，得祿在家，聞得白馬莊喊殺聲起，便抄起兵器，向白馬莊外探望。但是逡巡，不敢冒然入去。直至這時，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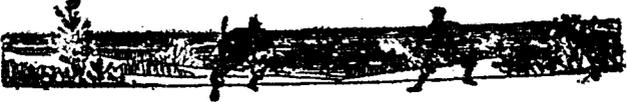
向莊外梭巡的捕夥撞見他。說明辦案的諸事已畢。他方隨捕夥覓來哩。當時得祿見過大家。又問明一切細情。自然是欣喜非常。須臾衆捕夥便似波斯獻寶一般。各由諸室中尋出食物。也有菓餅。也有穀酒。亂嘈嘈堆滿一案。又有兩個捕夥。吆吆喝喝。抬到兩蒸籠蒸饅。東山用手一摸。還稍有熱氣。正在詫異夜深時光。那裏來得此物。忽見由門外戰抖抖的蹣進個二十多歲的媳婦子。藍帕蒙髻。穿着圍裙。似乎是個廚娘模樣。一見大家。只顧了叩頭不迭。東山命他不要害怕。問其來歷。原來這媳婦却是李德家內廚的廚娘。專伺候李德夜間飲膳等事。當晚蒸饅方熟。恰值殺斫事起。嚇得他不及收拾蒸饅。便藏向廚內榻下。及至這時。都被兩捕夥搜出。所以連蒸饅都端將來。當時大家聽罷廚娘所述。不由都笑。繩其便拍掌向廚娘道。如此甚好。俺們素性的一客不煩二主。便煩你到廚下。連連的打餅煮粥。越多越好。衆人鬨然道。正是。正是。你沒得罪名。不必害怕。快去作來。就是那廚娘。叩頭唯唯。連忙蹣去的當兒。大家回望所



堆的食物。不由又是一陣大笑。只見胡勝。撮着兩支膀子。正在那裏亂吃菓餅。只管塞的嘴草苞一般。一支手中。還抓定兩個蒸饅。那江元。却話着眼道。胡阿哥。你真可以。你便是餓多少。也須斯文些兒。你這麼一來。叫人家瞧着。咱關外朋友。不都成了大飯桶麼。大家聽了。不由又笑。於是東山。命捕夥們。端得蒸饅去。且自分吃。這裏大家。聚攏到案邊。隨意的取食諸物。偏那胡勝。手兒飛快。見江元拈起一個小小的精緻菓匣。裏面却有雪頁似的幾片糕。匣兒才啓。便覺辛香撲鼻。這裏江元。方在端相那糕。早被胡勝一伸手。連匣搶去。一面抓糕吞入肚。道聲好香。一面將匣兒。拋到繩其跟前。繩其隨手按住匣。正覺好笑。那胡勝。又已抓起一瓶酒來。嘴對嘴。緊趕一氣。這次瓶方落案。却被江元抄去。大家一笑之下。也便各不客氣。紛紛爭吃起來。不多時。諸物都盡。大家就案旁。隨意落坐。一面談笑。一面待那廚娘。打得餅來。這時繩其。一面手弄那匣兒。一面見胡勝坐在那裏。紅撲撲的臉兒。望着壁角鐵棍上那支小鞋兒。只管抓耳撓腮。



並時或聳起鼻頭。向空嗅嗅。便如聲聞騷一般。繩其以爲他是或有酒意。也沒在意。不想胡勝。忽的似搯痒獅子一般。由座上拱將起來。却喘促促的道。你們且穩坐。待我去取些餅來。咱先吃着。說着一溜歪斜。匆匆去。這裏大家一陣紛紛說笑。其中東山。又說回自己在紅土坂呆等的光景。大家聽了。正在都笑。忽聞遠遠的似有婦人急噪之聲。繩其疑是地窟中衆婦女喧鬧。正要命人去瞻望。却見一個捕影。面帶詫笑之色。匆匆跑來。向大家娓娓數語。大家聽了。不由駭然。那繩其這時。手中還頑弄那糕匣兒。便拖了東山。當頭便跪。一面道。奇怪得很。難道胡兄一條好漢子。竟是這等人不成。一言方盡。只見江元一個踉跟。爬在地下。跳起來。便嚷道。哈哈。老胡你若真這麼辦。咱關外的朋友。只好拿屁股見人咧。說着。隨手搶起一碗提燈。也便如飛便跑。須臾。大家圍至內廚房跟前。早聞得裏面那廚娘。只管殺豬似的亂叫。又聞胡勝喘吁吁的胡言亂語。接着便拍噍一聲。似乎是器具傾倒。這裏大家大詫之下。即便推門。不想却是



關牢的東山興起。拍一脚。踹開門。闖入瞧時。不由都怔得倒退兩步。只見一個靠椅翻在地下。那胡勝却狗似的爬在椅旁。只管聳送亂動。細瞧時。那廚娘却被他壓在身底。一面亂滾得髻兒都散。一面沒命的喊叫。兩支腿兒已被胡勝攙分左右。那撒脚褲管直上勒到膝蓋以上。露着雪白的小腿兒。只管亂舞。可巧一脚踏去。却被胡勝捻入手中。便要趁勢兒掙將起。那支手。便去亂揪廚娘的腰帶。正這當兒。江元放下提燈。先自搶去。拉了胡勝一支腿子。顛翻在一旁。那廚娘趁勢跳起。閃入裏間。嗚嗚哭泣的當兒。這裏胡勝廳的跳起來。便撲江元。並且腮赤如火。兩眼都瞪。神態間千分異樣。這一來。大家都驚。便一擁而上。將他按坐在灶旁椅上。那胡勝還只管掙扎。並且勁頭兒來得十足。大家一陣價面面相覷。正在鬧得不可開交。只見繩其略爲沈吟。忽的就提燈。瞧瞧那糕匣。不由哈哈大笑。便一言不發。逕由灶旁水囊中。掐了半瓢水。先含水向胡勝劈面一噴。接着便猛的摺住胡勝後頸項。鬧得胡勝。一面將頭亂擺。一面大



嘴一張。這裏繩其一順瓢把。塞入他嘴內。水淋漓的便是一灌。胡勝雖是噙噎。却已鬧了幾口冷水。張得大家正在好笑。只見胡勝一個呵欠。順勢兒向下一溜。早已臥倒在地。鼻息數轉。業已賺得死狗一般。大家見了。又是一陣稱奇道。怪繩其連忙含笑搖手道。咱不須混他。俟他藥力過。自會好的。可見李德淫惡萬分。竟蓄有如此強劑亂性之藥。說着。將手中糕匣。舉示大家。大家恍然之下。不由鬨然大笑。原來那糕匣蓋裏面上。有五個蠅頭小字。寫着龍馬盲陽片的字樣。所以繩其料到胡勝是誤吃了媚藥哩。當時大家一面笑。一面將胡勝撥置在廚榻之上。命兩個捕夥。在此伺候。一面替廚娘收拾一切。東山又親向廚娘撫慰一回。那廚娘着紅臉兒道。衆位爺們。還沒見哩。他就像發瘋一般。若非小婦人鬧得兇時。那還了。(句)大家忙笑道。不須說咧。他是誤吃了混賬藥。由不得他。少時他醒來。罰他給你燒火。就是不提那廚娘。嗤的一笑。狠狠望了胡勝一眼。只得仍去料理餅灶。且說大家回到前廳。張見胡勝棍頭懸的三娘。



那支小鞋。迴想方才胡勝光景。未免又笑過一陣。這時却有捕夥。先由廚下端到茶水。大家吃過兩杯。業已鷄聲喔喔。晨光熹微。那牕上已發出魚肚白的顏色。廚下捕夥。又端到幾盤餅。大家正要用時。忽聞院中一陣脚步雜沓。當由捕夥引進四五人。一色的衣冠整潔。其中還有一人。頭戴紅纓官帽。諸人後面。又有十來個莊漢。抬定五架食檯。其中都是酒肉麵食等物。當時大家廝見。由東山詢知諸人來歷。那戴官帽的。便是本處地保。其餘之人。却是本莊首事人們。聞得本州捕總。到此辦案。便來賚送酒食。以盡地主之誼。當時衆首事人。望着東山等。極口稱讚之下。又說道。李德這廝。妖妄胡爲。久有不軌之意。俺們身家性命要緊。都不敢得罪他。今蒙劉爺等。除此大患。真是地方之福。少時詢知李德爲繩其所擒。衆人又是一番稱讚。東山向衆首事謝過餽送酒食。便向那地保道。少時。俺就要押犯進城。須用車輛。便煩你緊趕預備。不提地保。唯唯不迭。當即同衆首事。匆匆去了。不消說是莊中富戶。晦氣。屁滾尿流的。且自備大準。



車以應官差。且說東山這裏。既得了湊口酒食。便命人就席上擺列起來。連捕夥們。大家同用。又分些兒命人送到祕室中。與衆婦女充饑。便吩咐他們準備起行。到官發遣。及至吃罷。早已天光大亮。偏那胡勝。還在酣睡。大家也不暇理他。這時應用的車輛。早已趕向李德門首。一時間喧呼搶能。招待四外村莊人們。都來縱觀。頃刻圍了個風雨不透。東山先命人。由地窟中。昇出那兩具長櫃。又命祕室中婦女都出。一切都畢。一瞧胡勝。仍睡得死狗一般。東山正沒作理會處。繩其向楚材。一使眼色。便笑道。他因吃藥太多。所以如此疲倦。倒是叫他睡足了。方不至有傷身體。劉兄押犯。儘管先行。俺合晉兄並孫得祿。在此少待。俟胡兄醒後。一同進城。這裏封鎖宅子。自有地保合得祿。妥爲料理。就是東山道。便是如此。但是方兄等。不要只管耽擱。恐怕俺本官曉得方兄等擒此大惡。就要請見大駕哩。不提繩其聽了。微笑點頭。且說門外衆觀者。見衆捕夥將車輛料理停當。先由宅內昇出兩具長櫃。大家以爲是抄出的金銀財寶。正在彼



此的交頭接耳。便又有兩個捕鷄。咕喝閃路。後面花花綠綠。却是一羣美貌婦女。一個個含顰低黛。眼淚汪汪。羞羞澀澀。便坐了兩輛車子。車夫帶過車。停向一旁。衆觀者知是李德所劫置的婦女。正在歎息。又是亂罵。便見宅門前。衆人一閃。東山江元當頭。却引出兩位少年壯士。端的是英姿颯爽。堂堂一表。大家料是繩其合楚材。正在聳然爭望。只聽門洞內。有人礫礫大笑道。朋友。不必如此張致。俺李某。也是一條漢子。今既被擒。便拼掉這顆腦袋。結識你們便了。說着。踉蹌的跳出一人。嘩琅聲。腳鐐一響。只足下輕輕一蹀。地塵颺起之間。早已影兒沒得。衆觀者喊一聲。登時大亂。正是。

已成釜底魚。猶竄林中兔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三回 草橋堡杯酒豪情 荊高驛冥感驚噩夢

且說衆觀者見李德手鏢脚鏢將出來。足下一蹶。竟自影兒不見。正在驚亂之間。便見繩其一個箭步。搶到對面照壁角邊。撲的一脚。却蹙起一團塵氣。當卽一把。虛作抓牢之勢。於是衆捕夥會意。有的手內還提着穢水激筒。卽便向繩其抓處。激射將去。說也不信。只見穢水到處。登時現出個水淋淋的李德。當被繩其一脚踢翻。衆捕夥一擁齊上。這才將他服事到一輛車上。不提這裏繩其向東山道聲仔細。眼瞧東山押了一千車輛。便赴州城後。當卽合得祿並地保等。在李宅料理一切。且說東山押了李德。入得州城。登時鬨動一時。奔走來瞻的。真是人山人海。那繩其大名。不消說是快傳人口。當時東山解犯到官。無非是提訊收獄。一面價辦出上詳公文。一俟回文到來。卽便將李德就地正法。那被規置的諸婦也。便經官一一問明。招其家屬。親來領去。這一切瑣瑣。都



不必細表。且說東山當時交差既畢，便向州官稟明，繩其楚材協同辦案的情形。州官聽了，十分稱贊。因歎道：「不意近畿之間，竟有如此俠士。俟其來時，吾當親去拜謝。」於是當堂賞給東山銀綵等物。東山與匆匆領賞出來。業已天色傍晚，便就宅中整備酒筵。江元在座。這時賽秦琼，傷痕已愈，也將他請將來。大家一面說笑，一面專待繩其楚材。並胡勝到來。大家便吃這場慶功酒兒。不想一等也不來，二等也不來。直至將交二鼓，却是得祿同着個淹搭搭的胡勝，跑到東山急問繩其等得祿一笑，便由懷中取出一張字柬，却是繩其筆迹。只寥寥數字道：「吾輩乘輿而來，興盡而返，只取捉賊痛快，不耐見官煩瑣。（賊官並提絕倒，無怪人呼官府爲官強盜也。）一笑。」嘉會無常，再期異日。當時東山閱罷，這才恍然，繩其所以要隨後趕來之故。因向得祿一問，繩其等走脫的細情，不由鼓掌大笑。原來得祿等貨候胡勝，日斜時分，胡勝醒轉，大家正要登車起行，楚材忽稱內急，便入後園。少時，繩其忽的也手揉肚腹，呿牙裂嘴，一面向得祿



道。真是越忙越羅索。偏偏我也要洩肚。你們先上車等候吧。說着。匆匆也入後園。這裏得祿。那知就裏。果然合胡勝先自登車。直至良久。繩其等。只是不來。得祿心疑。到後園尋時。却見廂牆縫上。夾着這張字柬。得祿方知繩其等。竟借屎遁。溜之大吉哩。不提這裏東山。躊躇一回。只得且合江元等吃酒。次日。送得他們走後。便去稟知州官。說繩其等。不欲耽擱。已自覓去。且說繩其楚材。由白馬莊取路。直奔歸途。一路上說說笑笑。十分暢快。繩其因今年又有秋試。因向楚材道。今去試期。不過還有三兩月的光景。俺打算暫不赴葛坨莊。便在家中專習課文。晉兄何妨便居舍下。相共筆墨。俟試罷。再轉去如何。楚材聽了。忽的慨然太息。少時。却笑道。若論揣摩程文。還是獨習爲宜。譬如咱兩人相共晨夕。少說着。也須拋掉些談讌的光陰。還是俟將赴京時。俺再到舍下爲妙。這日。兩人行至岔路。休於旅店。地名草橋堡。繩其堅邀楚材到家下。少爲盤桓。楚材不肯。兩人不知怎的。都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。便就店中置酒。相與痛飲。酒酣以往。



楚材慷慨拔刀起舞。又取出隨身帶的那支鐵簫。就樽前嗚嗚咽咽。吹將起來。初爲和婉悠揚之曲。繼作蒼涼變徵之音。聽得繩其正襟危坐。不由用刀柄觸案。循聲按節。末後聽得興起。竟頓開喉嚨。高唱起扶風豪士之詞。一時間簫韻悲涼。雄詠嘹亮。便如龍吟虎嘯一般。迨至詞罷。繩其猛的嶄然站起。隨手一刀。唳際聲。戳向屋柱。隨即鼓掌大笑。竟攜了楚材手兒。相送出店。那楚材不知怎的。忽的悽然泣下。直捱出數步遠。還回頭望望繩其。方大校步蹣去。你想小小的村落中。忽來這兩個莽漢。杯酒淋漓的又詔又哭。不消說是岔人眼目。那店門首。早圍攏了許多閒漢。探頭探腦。繩其都不管他。翻轉身。又自家大杯價吃了一回。正覺有八分酒意。恰好那店婆兒。扭頭折項的。笑吟吟前來換酒。繩其因楚材惻然別去。正覺心下有些悶悶。又見店婆兒。頗頗俏俐。無聊之下。便滿斟一杯。遞與店婆道。大嫂忙碌一會子。豈可不識酒味。來來且吃一杯。你若好看耍刀時。待俺來舞回你瞧。說着。蹣跚站起。一歪身兒。本想去拔柱上那刀。



不想那店婆見繩其突如其來。只認他是有意調笑。嚇得腿兒一顫。恰好頭入繩其懷中。繩其恐他跌倒。抄手一攬。却恰觸着他軟篤篤的乳峯。那店婆啞了一聲。紅着臉。如飛跑去之間。這裏繩其却哈哈大笑。一逕的拔下那刀。擊案大叫道。主人家。快拿酒錢去。俺還忙着趨路哩。那店主人。氣急敗壞跑來的當兒。這裏繩其已從懷中掏出一錠碎銀。約有兩餘。拋在案上。拔步便走。不提這裏店主。駭詫之下。忙去知會莊衆。暗作理會。且說繩其被酒出店。已是日斜時分。蕙過三四里路。經野風一吹。不覺酒湧上來。恰好望見前面有處長林。其中細草如茵。正堪歇臥。這時林中。頗有歸鴉盤旋。繩其走得發熱。一面佩起刀。略廠衣襟。一面仰面瞧林。鴉翔舞之勢。踉踉跟跟直奔林中。正掙起兩支膀子。走得起勁。忽的道兩旁深草中發聲喊。絆索起處。這裏繩其足下一蹶。早已虎倒龍顛的跌翻在地。急欲跳起時。早搶過四五個莊漢。先奪下繩其的短刀。然後七手八腳。竟將繩其反剪手縛牢。然後罵道。怪道你這鳥漢。在店中酗酒耍刀。又戲



弄人家娘兒們不消說。你又是來探路。想作活兒。須知這次。有你吃得苦哩。繩其料他們是誤會自己爲歹人之類。連忙自述姓氏。極力分辨。衆壯漢聽了。反都笑起來。道。你便是撒瞞。天大謊。也須沾些譜兒。那天神似的方繩其。新捉獲遵化的妖人李德。便是羅刹女似的鄔三娘。都被他打脫一支花鞋子。他這當兒。被州官留住。三日一小宴。五日一大宴的。只顧吃酒。還忙個不迭。他會有工夫。撞到這裏麼。如今閒話少說。且去見俺會總兒去。吧。繩其聽了。摸頭不着。只好被他們拖將去。須臾。仍回那店。一眼便望見店門首。許多莊漢。各執器械。擁定一個結束勁健的人。站在那裏。如臨大敵一般。那店婆也攙在裏面。一見繩其。便吵道。這潑賊。手兒好不煞溜。三不知的。他就摸俺媽媽（俗謂乳也）一下子。不消說。定是淫賊烏雲豹的賊黨哩。繩其聽了。正在越法茫然。已被大家擁入店中。那結束硬健的人。公然就室內昂然高坐。命衆莊漢兩旁列立。帶上繩其來。便拍案喝道。你這廝。麴行踪。已經店主報知本會。今本會總。有查拿奸



究之責。你這齷齪的叫甚麼名字。到此窺探何意。快些從實說來。免得皮肉受苦。說着一瞪眼睛。兩旁莊漢一聲吆喝。竟鬧得十分威風。繩其好笑之下。又是納悶。正要重述姓名來歷。只見一人由外面匆匆而入。一見繩其。便笑道。原來果是方爺。虧得俺趕到此。不然真是笑話了。於是與繩其解開繩縛。先一說自己來意。原來此人却是劉東山的捕夥。東山見繩其等飄然自去。終是過意不去。便酌備酬金。命這捕夥隨後趕來。這個捕夥恰便是本村的人。剛剛順便到家。中望望。却聞得本村會中捉住賊的眼線。那眼線又自稱是方繩其。所以他忙趕來瞧瞧。哩。當時繩其既見那捕夥。也便笑述自己已被捉之事。這當兒上面高坐的那人。情知是誤捉了好人。忙屁滾尿流的跑過來。連向繩其揖謝不迭。百忙中又來着衆莊漢。忽見此人真是大名籍籍的方繩其。也顧不得點班擺臭架子。大家唿一聲。圍向繩其。都光着眼亂望。正這當兒。恰好那店婆也擠進來。一見放掉繩其。便吵道。你們怎的放掉他。難道他白摸俺媽媽不成。其



中一個楞莊漢。便笑道。漫說是只摸你媽媽。便是再摸你要緊些的。也只好由他哩。一句話。招得大家哈哈一笑。那店婆忙趁亂一溜烟跑掉。於是高坐的那人忙揖繩其並捕夥就坐。自己一說姓氏。並誤捉繩其之故。原來此人姓李。便是本村的聯莊會總。因為密雲縣大盜丁順。自往年披杜大娘挫辱之後。居然整伏了好幾年。有時遠出。作些案件。近因大娘年老。不甚喜事。所以他又漸漸的就近處京東京北一帶出沒。近兩月來。各村中頗為警備。所以李團總。聞得店翁的糊塗報告。致有誤捉之失哩。(略逗了順。爲下文伏線)當時繩其聽得了順兩字。不由憶起所聞杜大娘擺佈了順之事。但是也沒在意。因望望天光。却笑道。如今話既說明。俺不是趨路要緊。說着。向那捕夥道。不想你們劉爺還如此客氣。你只回去覆命。說我合晉爺。心領就是。說話間。向莊漢要過短刀。便要拔步。那李團總合捕夥。那裏肯依。連忙大家拖留。繩其望那天光。委實將晚也。只得權住一宵。不提當晚李團總並捕夥。極盡地主之誼。陪繩其酒叙之。



下。又談回近來丁頤猖獗的情形。那捕夥好說歹說。極致東山之意。繩其沒奈何。只得收下餽金。且說繩其次晨別過李團總等。匆匆上路。當日行抵家。見了余福。具述辦案之事。那余福驚喜之下。却呈上建中寄來的一封信札。却是由濟甯州寄來的。原來這時建中。因政績書最。捕盜有名。業已擢升州牧。書中極叙契闊之外。並言濟甯汶口開地面。有一兇僧。俗名吳元化。人稱鐵臂僧。筋骨勁越。騰蹕如飛。現居金龍大王廟中。獨霸運河一帶。交通盜匪。私藏婦女。又合一個運河水寇賽霹靂王天福。結爲死黨。以致地面上劫案累累。行旅裹足。現方設法勦捕。雖有耿先生余慶。十分得力。尙恐不足制伏巨盜。甚望繩其去。相助爲理。又言濟甯地面。毘連兗沂諸府。號稱難治。那沂州一帶。又蔓延起一種教門。俗稱白衣淨教。奉白衣大士爲教神。廣收徒衆。不拘男女。一般的開壇燒香。宣演種種邪妄之說。一時無業悍點之徒。歸其教。以厚勢力。以逞恣。雖者甚多。那教首。姓李。名孟周。現居嶧山中天華崖。地既險峻。復築有堅固寨砦。其



中道院雲連。均爲其徒麇集之所。又託言備盜。廣積器械資糧。日習武事。刀劍之聲相聞。那當地官吏。雖也覺得他們鬧得不成事體。却因孟周教徒衆多。不敢去招惹於他。那教徒等。也就漸漸蔓延於濟寧一帶。又有吳元化。雄據汶口。所以地面上。甚爲不靖。書後。又有一行細字道。望君甚切。希惠好音。當時繩其閱罷書。向余福一說書中之意。余福忙正色道。雖是王老爺有書相托。您可千萬不要去。若只管鬧這些沒要緊。您自己的功名。也就不用奔咧。繩其笑道。老夥兒。不必着急。俺也是想不去。王老爺雖說是地面上不安靜。有耿先生在。那裏想也儘足料理。如今秋試在即。且預備文字。赴考要緊。余福喜道。這便才是。於是立促繩其。寫就辭謝建中的回書。由駙遞發去。他方才放下心來。繩其也便真個的靜下心來。逐日裏攻讀課文。又使人赴葛垞莊。杜吳兩家。問候一切。並言暫不赴莊之意。不一日。來人回頭。具言杜吳兩家均好。只是杜大娘前些日。偶然患病。現已暫愈。因風聞得大盜丁順。又在近畿一帶出沒。杜大娘恐



其不忘前仇。頗事警備。繩其聽了。也沒在意。光陰迅速。轉眼間。已屆秋初。赴京就試之期。業已不遠。繩其惦念楚材。想自赴豹子窩。約定行期。却被余福止住。正這當兒。忽的秋瘟大起。流行各處。往往一家都染病。死者相望。便是繩其也病了十餘日。慌得余福。料理醫藥。鬧過些日。及至繩其病愈。早已七月望後。繩其一面料理。赴京諸事。一面正要遣人去約楚材的當兒。恰好楚材。寄信到來。繩其一瞧那信。不由只顧跌腳。原來楚材也染時瘟。一時間。勢不能行。信中囑繩其先發。自己能否赴試。尙不能定。當時繩其見信。又欲赴楚材處。看望一番。當不得試期已迫。又有余福從中阻止。只得即日束裝赴京。但是一路之上。甚是估懨。不一日。試場事畢。繩其覺這次文字。十分得意。便索性的勾留下來。等候揭曉。那知運氣不來。文章憎命。及至榜發。依然康了。繩其一笑之下。殊不爲意。却反羨楚材。因病阻試。倒省得辛苦一踰。及至出都之日。業已深秋時分。一路所經的村墟間。時有新塚。喪慄。原來這年秋瘟。災區既廣。又十分淹纏。所以



這當兒患病的。還是死亡相繼。繩其觸目驚心。既幸自己染病能愈。又念楚材這日晚上。宿在石匣（地名）荆高駟地面。相傳這所在。是昔日荆軻高漸離相與擊筑哀詞酣飲之處。駟北面有一突兀石臺。高可數丈。聳榛於荒峙蔓草之間。土人名爲試劍臺。據說着。上有一塊巨石。中斷爲二。斲絕處。儼似劍劈。便是當年荆高兩人。酒酣試劍的古蹟兒。當時繩其。落在旅店。既聞得有這等古迹兒。不由酒懷鬱勃。便命店人。備酒相待。一逕的拂衣登臺。循覽古迹。這當兒。西風烈烈。落日荒荒。極目處長雲大野。秋氣蕭然。繩其慨念古人。十分感慨。又恨不得與楚材同此憑弔。一路價披榛撥莽。却於臺之西北隅。張見那兩塊斷石。不由哈哈一笑。原來那石。却是後人用人工斷就。不過上面刻着試劍石三個大字罷了。繩其好笑之下。又念後人附會古迹。便是景慕英雄之意。所以五代時。王彥章有兩句名言。是豹死留皮。人死留名。看起來。凡是英雄。無不雖死猶生哩。一時間。覺得胸中浩浩落落。又在臺上。徘徊良久。方在荳轉店中。早已



掌上燈燭。酒飯都備。繩其趁着高興。即便欣然獨酌。酒入渴喉。又搭着弔古遊興。不知不覺。業已沉酣。正要喚店人換添熱酒之間。見忽一人。拍肩笑道。老弟有此遊興。怎不待俺同遊呢。繩其急望那人。却是楚材。似笑非笑的。站在身旁。再顧四外。草樹蒙翳。自己仍在試劍臺上一處峭壁之下。繩其恍惚中。覺得楚材是合自己試畢同返。欣然一笑之下。正要去拖楚材。却見他倒退兩步。以背就石壁。似乎是一拱手兒。竟自逡巡而沒。鬧得繩其。猛然一驚。方喚道。喂。晉兄那裏去。便聞耳畔有人喚道。客官醒醒。您老酒若夠時。便早些安歇吧。繩其條的一睜倦眼。那裏是在試劍石上。有甚麼楚材。自己仍倦坐酒案之旁。那店人方笑吟吟來換熱酒。案上燭。已結了個鬼眼似的獵花兒。正在禿禿亂顫。正這當兒。一陣微風。吹得破牕紙。忒忒的響。聽聽村柝。却已二鼓敲過。寫得靈氣恍惚。絕妙文情。方晉同心之交。生死之間。固應有此感覺。當時繩其。迴思夢境。好不詫異。但是逡巡間。又以爲是思念楚材。故有此夢。便命店人。撤去酒飯。

醺然就寢。次日裏行底家中。塵裝甫卸。合余福在前室中。安置一切。繩其偶一抬頭。却見壁上端正掛着楚材的鐵簫。並那柄柳葉寶刀。因欣然向余福道。怎的晉相公的物件在此。莫非晉相公病起之後。曾到此間麼。余福歎道。您還提甚麼晉相公。說來且是可歎哩。繩其聽了。不由大驚。正是。

幽明遂異路。生死兩分交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

第十四回 徐州路徒步送友喪 遼東道無心逢大俠

且說繩其見余福如此口吻。又面色戚然。不由猛觸起楚材入夢之事。便料楚材必有緣故。正在一時閒心頭亂跳。那余福却長歎道。便是前兩日。晉相公已因秋瘟病沒。臨終時特遣人送到簫刀。說是贈你的紀念。還有一封遺書在此。你且不要傷感。歇稍爲歇息。再瞧那書信吧。繩其聽了。那兩行英雄熱淚。不由奪眶而出。一時想起楚材如此人物。竟自天不假年。長埋玉樹。真覺天地無情。人生如夢。傷感之下。竟自撫膺大痛。倒慌得余福。一面勸慰。一面打臉水。絞手巾。忙個不迭。繩其止痛。忙要過楚材的遺書瞧時。不由又是一番驚痛。因那書中。託繩其歸骨故邱之外。便自述真實來歷。原來楚材並不姓晉。却是個身遭家難。變名匿跡。落拓他鄉的英雄。這話說起來。還在十來年前。那江南徐州府古彭城地面。有一名勝所在。叫作范村。有山有水。土田沃衍。那地十分膏腴。著



名全郡。又地近戲馬臺的古迹。所以過客們。往往載酒來遊。便是當地豪貫們。也羣以此爲遊覽之地。其時范村中。有一著名的老家兒。姓范。便是范增的後裔。世居范村。好行其德。有一位叫范承斌的。奉母而居。承斌之父。以軍功起家。仕至直隸天津總兵官。捍衛京畿。甚著能積。承斌幼承家學。讀書之餘。兼習武功。並且秉性至孝。其母黃氏。出自武世家。性頗暴躁。往往意有不適。便督過承斌。或至予杖。承斌長跪受訓。必俟母意解。然後敢退。這年承斌已是一十五歲。不料其父。因至長蘆海沿巢匪。爲流矢所中。金創毒發。竟自死掉。承斌哀痛之下。扶柩奉母。即便還鄉。且幸家中。有片祖遺的沃田。足資生計。這片沃田。便坐落在村東面。大可百餘畝。地靠河汊。土膏滋潤。無論旱澇。沒得真歉。收是俗說的鐵桿莊上。這田。便名爲夜潮窪。當時承斌到來。辦過喪事之後。除劉母承歡外。依然文武兼習。但是這當兒。承斌家還有個門客。名叫霍式端。便是徐州城內人。這小子。雖廁身范府。却素不爲承斌之父所重。不過當支狗似的餵着他。



既至承斌之父沒後。世端見孤兒寡婦。擁了許多官囊。承斌又少不更事。這其間大有油水可指。於是便假作殷勤。追隨不去。滿想抵范村後。再慢慢施展出溜諛奉承敬的手段來。攫取金賞。不想黃氏却是個理家的老巴權。（俗謂老而精幹之意。）不但在世端身上。鈎割不捨。並且爲日不久。封出幾兩銀子。立刻打發小子。走清秋大路。世端這一恨。自不消說。但是此處不留人。也沒法兒。也是承斌該遭家禍。那世端爲日不久。却夤緣鑽入徐州城內一家土豪門下。那土豪名叫孫敬仁。混號兒孫刺蝟。以屠販起家。專以接交官府。橫行霸道。手下養許多打手。賺人妻女。佔人田產的事。不一而足。那世端既挾恨范家。便乘間誇說那夜潮窪之美。敬仁大喜之下。便遣其黨羽。捏造了承斌賣田之契。慢遣人酌送田價。便領了手下人。去收田地。那個戶們。有不依的。都被孫家人打傷。於是黃氏大怒。領承斌告到當官。那知敬仁手眼通天。早將官人們都打點停當。可巧那官兒。又是個糊塗虫。便依田契。斷給敬仁。黃氏這一氣。非同小可。



依着承斌。便要上拉理論。但是黃氏暴躁性兒。如何耐得。於是揣了一把剪刀。領了一個僕婦。逕向孫敬仁門前。拼命叫罵。那知敬仁更來的老氣。便喝令他一班姬妾。並僕婦等。將黃氏主僕。團團圍住。剝衣的剝衣。脫褲的脫褲。擗揪一頓。還不算。那僕婦大叫一聲。要緊所在。已自被塞入一塊長石。及至承斌在家聞警。方要趕去。那黃氏已丟盔卸甲。合那一步一哼的僕婦。狼狽而歸。那承斌駭怒之下。只得且將養母親。再設法擺佈田事。偏那敬仁。急如星火。的逞其威勢。一面遣手下人。丈量田地。一面將范家所用的佃戶。一概驅逐。衆佃戶沒奈何。都到承斌處。訴說哭號。鬧得承斌。正在憤氣沖天。恰恰黃氏。因那一場羞辱。氣急交攻。臥牀數日。竟自死掉。那承斌大哭一場。却不動聲色。一面埋葬母親。一面折變家物。償還衆佃戶的損失。稱說是遊學遠方。只酌帶賞斧。並家傳的鐵簫柳葉刀。飄然而去。但是沒過得三兩日。孫敬仁合霍世端。都夜失其首。這一來。鬧動徐州。都料得定是承斌所爲。因爲承斌。雖在幼年。已有有豪俠之名。



哩。當時承斌既殺人亡命，便易姓名爲晉楚材。初思投奔其父的故舊，繼而念浮雲世態，流水人情，倘有不宜，反爲不妙。於是一路遊學，迤邐北上。末後，來至平谷豹子窩地面，愛其山深林密，居民淳樸，楚材不由浩然歎道：「此地名豹子窩，正堪豹隱避地，以待時機。從此便卜居下來，以獵爲業，便以晉楚材之名，進得平谷縣學哩。」以上所述，便是楚材書中自述的來歷。當時繩其閱罷書，驚歎之下，向余福說明其事。余福也自驚異不已，便道：「范相公這歸葬的事，倒是難事。難道主人千里迢迢，真送他去麼？」繩其歎道：「故人一言，重於九鼎，俺豈可負其所託。俟明日，便當去哭臨，並料理他歸葬之事哩。」說着，取過那簫劍，摩挲一回，只是慨歎。余福知他性兒，也不再諫。當晚，繩其命酒，自對簫劍，酬酢一回，悲吟啞歎不已。次日早飯後，正在打點金費，要赴豹子窩，偏偏沒興，一齊來，忽的葛垞來人，訃告，說是杜大娘，竟自於前些日染瘟病沒，繩其猛聞，既念半子之親，又思師生之誼，當時一痛，自不消說，只是這當兒，却沒法分身去哭弔，只



得致書玉英唁慰之外。便說明自己有送故人之喪之事。須俟回頭。再去哭臨。並致書於高氏娘子。請他幫玉英料理一切。不提那葛垞來人。領了書信。匆匆去了。再說繩其。攜了金費。到得豹子窩。只見靈幃蕭然。承斌遺蛻。已經鄰佑人們棺殮停當。大家相見。繩其附棺一痛後。向大家說明楚材的真實來歷。大家聽了。都各讚歎。便道。他這所宅舍。已經他捨入俺村會中。作個紀念。如今方爺既仗義送他之喪。便折變了這宅舍。以作盤費如何。繩其道。不須如此。此宅儘好留作紀念。俺已準備下送喪之費了。不提大家聽了。稱歎之下。便幫繩其料理一切。一面僱好長行的駝騎。載了喪柩。且說繩其。扶了承斌之喪。徒步登程。一路上。曉行夜宿。直奔徐州。雖是步步悽惻。但是沿途縱覽。中經太山黃河之勝。倒也眼界胸次都爲之一闊。不一日。行抵范村。便召集范家族人等。說明緣故。交代明白。親看着范姓族人。將承斌埋入先塋。然後準備了支鷄斗酒。就承斌墓前。哭奠一番。又取那鐵簫。吹了一曲。一時間。悲風颯然。浮雲遲回。那許多



觀者見繩其慷慨昂藏之狀。便如觀古畫圖一般。端的是不一日而名滿徐州。這時孫敬仁霍世端的後人。都已落拓不振。有的遠處謀生。並且承斌已死。誰還來管這閒事。當時繩其。惦念着杜大娘的喪事。也無心再事遊覽。於是事畢之後。便奔歸程。可巧渡過黃河時。適值秋汎泛濫。繩其墩在旅店中。十分悶悶。欲便道赴濟寧一訪建中。又恐多所耽擱。及至河路通時。已阻程旬餘之久。當時繩其。渡過黃河。真是心忙似箭。兩脚如飛。這日行抵家下。方望見門首。却見門首有個媳婦子。翹首延望。神態兒活似高氏。繩其只顧是低頭走路。也沒在意。不想方到門首。早被那媳婦一把拖牢。只道得一聲我的表弟。你怎的這時才回頭。可了不得。咧說着。便哽咽難言。一把鼻涕兩把淚的揮洒起來。當時繩其。見高氏忽到自己家下。又哭哭啼啼。真是丈二的金剛。摸頭不着。正這當兒。余福菴來。接過行裝。大家入內。那高氏悲悲切切。方述畢一席話。繩其大叫一聲。竟是痛倒在地。少時。霍的跳起。以刀斫案道。玉姑不幸。遭此毒手。俺只有急

爲報仇。盡俺夫婦之義。好在丁賊。既有窩處。表嫂便速轉去。準備祭筵。等候丁賊的首級。致祭杜大娘母女之靈罷了。讀者諸公。你道端的是怎麼回事。原來那大盜丁順。不忘前仇。既聞得杜大娘病沒。停柩在家。便夤夜率人。前去打劫。玉英聞警。當卽仗劍對敵。畢竟是商家武功。不同尋常。不但羣盜披靡。便連丁順也幾乎吃虧。便呼嘯一聲。登屋便躡。也是玉英一時疎忽。便嬌叱一聲。趕將去。不想丁順。早作計較。猛回手。廳的一鏢。正打中玉英左肩。當時並不覺痛。還領莊漢們。窮追一程。方才攙轉。那知那鏢。是支毒藥鏢。沒多時。毒氣攻心。可憐玉英。花朵似的人兒。竟是香銷玉隕。當由杜家族人。一面報案到官。一面料理善後。高氏當時。急得要死。料繩其也將轉來。所以親來報說一切哩。當時高氏卽時轉來。會同了杜族人。果如繩其之語。準備祭筵。過得十來日。繩其匆匆到來。先向杜大娘靈前。俯仰盡哀。然後勅玉英棺前。長揖號痛。淚下如雨。須臾。祭筵羅列。繩其却自帶來的草裏中。取出血漉漉一箇首級。便是那大盜烏雲豹。



丁順原來纏其自聞耗之後。只在家歇息一夜。便僑裝。身入賊窟。却夤夜取得丁順的頭顱。不提當時杜族人等。一面稱謝纏其。一面且料理杜大娘母女的喪事。並由族長與杜大娘選立嗣子。且說纏其自經恩師良友嬌妻之變。感觸太深。弄得性格兒。頗似變易。回得家中。只是終日價縱酒酣。酒酣以往。或至痛哭。休說是舉業棄置。便連最好的劍術等事。也都拋在腦後。但是遊戲性兒。却越法加了一倍。有時與頑童們嬉戲。有時就村中婦女們。鬥個牌。更有時簪花傅粉。將方老太太遺下的古老花衫兒。披在身上。騎支黃牛。吹起鐵簫。在那紅蓼窪一片山村中。無不踏遍。招得婦孺們。追隨譁笑。纏其却越法自喜。並且那慷慨性兒。也日甚一日。凡有所求者。無論誰何。無不立應。便有那點滑之輩。不說是親死未葬。便說是債逼要死。不斷的來誑取金賞。心痛的余福甚麼似的。却也無可如何。轉眼間兩年之久。纏其家費業已去掉大半。因爲有一年中。纏其曾出數千金。大賑饑民。當地官兒。要與他請甚麼保獎。纏其却躲向一



班乞丐羣中。合他們狗肉燒酒的大吃大喝了幾日。這年夏月間。繩其正在無聊。恰值近村莊衆。有幾個在關外瀋陽一帶作行販的。俗呼之爲跑關東的客人。這班人。無非是趙大錢。孫甲李乙之類。因合繩其相識。便來話別。談笑間。說起關外風景。繩其無聊之下。便要同去一遊。衆客人因關外道徑。說聲遇劫。只如尋常有繩其同走。自然樂從。於是繩其合他們匆匆便發。出得那山海雄關。果然氣象一新。但見左倚長城。右襟渤海。白草黃沙。彌望無際。好一片關外雄風。繩其至此。胸懷一闊。却不道累煞了衆客人。原來繩其落店。必要命酒酣。誦。有時還招妓侑酒。一睡或至日色大高。如遇名勝山水。往往秉炬往遊。半夜間。方敲門打店的轉來。弄得大家。覺都睡不成。但是有一次。却多虧繩其。便是路遇劫盜五六人。被繩其一刀。斫殺一個。餘者懨服。都被繩其剝光。縛在樹上。反從盜囊中。搜得數十金。大家趕到前途逆旅中。便以盜金貫酒。痛飲一場。餘者散與貧民。這日。行抵瀋陽。衆客四散。各奔販所。繩其遊興未已。聞得長白山。



一帶林木參天。風景尤勝。便獨自踽踽行去。一路上登山涉澗。轉過興安屯的地面。但見地勢蒼莽。似乎來至一片山環之中。問起土人來。方知地名金沙堡。地接吉林。頗爲荒涼。除多有畜牧之場。便是淘金採參的場兒。從在各岔路上所遇的行人。都是成羣結隊。帶刀攜械。問起他們來。都是赴各金場參場的。這日纏其。休於逆旅。正在飲酒。却見個貧老兒。倚了破敝行裝。息於座側。望着酒案上有欲炙之色。纏其獨酌寂寞。因笑道。老丈要吃酒。何妨同酌呢。那老兒忸怩着謝了一聲。即便盪過。方吃得一杯。忽的悽然淚落。纏其不悅道。老丈這便不是。酒來人歡。你如何對酒傷心呢。老兒聽了。那眼淚越法的滾將下來。正是

兩行冤苦淚。一片不平情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四回

徐州路徒步送友魏

送東道無心逢大俠



第十五回 創白衣教徒恣匪患 破嶧山劍氣定妖氛

且說那老兒拭淚道。尊客不要見怪。俺委實有片冤苦心。不由傷心落淚。俺姓何。是關內人。攪了女兒金妮。到關外投親不遇。便流落下來。虧得女兒會唱俚謠。便沿街賣曲。餬口各處。不想來至此間。在採參場門前賣曲。便有人喚女兒進去。說是參場主人。要聽曲兒。俺因這場主人。素有豪俠名望。也沒想到意外之事。不料沒多時。那人攬着數兩碎銀。拋與俺道。場主人已將你女兒收留了。這是身價銀。快些將去。說着。竟將俺杖逐離門。俺自知合他理論不得。只好心中苦楚。因此煩惱了尊客。說着。又復淚落。聽其勃然拍案道。甚麼鳥參場主人。便敢強奪人女。你且稍待。那廝現在那裏。等我去合他理論。說着。憤然站起。那老兒忙搖手道。尊客且住。這場主人好生了得。他創立這片參場時。許多的當地亡命之徒。都被他用氣力降伏了。那盜賊之輩。連參場在左近一根草



顆都不敢動。尊客氣概。雖是雄壯。却恐不是他的對手。繩其大笑道。你不要管。你只領我去。保管索回你女兒。就是何老兒。拘他不得。只得溜溜瞅瞅。領了繩其。一逕進去。須臾。來至一處參場門首。只見一人。便衣小帽。正在那裏負手閒踱。一面價指揮衆參客。依次入場。那人生得面目和藹。精神四射。已有五旬上下的光景。於是何老兒。閃向一株樹後。向那人一指。繩其會意。便大踏步走上前去。向那人冷笑道。你便是參場主人麼。你爲何仗勢。奪人女兒。快些將出來交還於我。那人聽了。一怔之間。這裏繩其已捻起拳頭。踏開脚步。一面將何老兒一席話述出。那人聽了。眼睛一轉。方要分說。不料繩其自己擺拳打來。那人微笑。即便交手。沒得三五合。那人忽托的跳出圈子。驚叫道。足下且住。你如何會得商家拳派。繩其也因那人出手不凡。正在驚鑿。便忙斂手。略述自己的生平來歷。那人聽了。大笑之下。也便一說自己姓名。登時合繩其握手。一逕的讓入場內。先查明何金妮之事。却是被場中人們私藏起來。於是那人立喚進何



老兒賞以銀兩。領去女兒。又責罰逐却那肇事之人。你道這場主人是那一個。便是上文所述商老太的高弟施老么。施照原來施照這時業已名滿遠東。自中年之後。便深自韜晦。却在金沙堡經營這片拳場哩。當時繩其既見施照。自然是情投意合。兩人杯酒盤桓之下。施照聞得杜大娘母女都逝。十分太息。及至繩其聽施照講論起劍術。真如深林高岳。有龍虎變化莫測之觀。方知自己從杜大娘所學。還未造極詣。心折之下。即便從之習藝。一面寄書於余福。命他酌寄金贖。以爲旅費。從此相從施照。轉眼間又是兩年。那日却接得余福由家中轉寄來一封書札。却是王建中由兗州道署所寄。書中大意。是自己已擢升兗沂曹濟兵備道。因嶧山白衣教首李孟周。嘯聚羣盜。業已揭竿舉事。自己奉上憲之命。方提兵進剿。請繩其火速去相助爲理。書中並言會接高氏的書信。頗知繩其近來佯狂自喜之狀。自己甚爲憐念。極盼繩其檢束性情。以就功名。當時繩其得書。既誼不容辭。又合建中多年契闊。借此行會會故人。再縱覽齊魯



第十五回

削白衣教徒恣匪患

破禪山劍氣定妖氛

四

風光倒也不錯。主意既定。便拜辭施照。並邀同行。施照笑道。足下劍術。此行足
以了事。俺隱居已慣。無志騰驤。但有一語。君須記取。教匪倡亂。盲從者多。足下
辦賊時。但誅元惡。餘者能多所保全。便不負俺周旋之意了。不提兩人慷慨別
過。且說繩其。先到家下。向余福略述一切。安置了家事。即便匆匆登程。不日
行抵袁州兵備道署。合建中耿先生吳思恭等。晤面之下。握手一笑。好不歡暢。
彼此的各叙別後情形。繩其一問教匪亂事。方知那教首李孟周。本是鐵匠出
身。生得黔面長軀。頗爛拳棒。性好結納。不吝財帛。濟人之急。江湖間。贈他個綽
號。叫黑尉遲。有一年。他在東昌府嶽光樓旁。一家廢園中。安鐵灶作生意。孟周
好酒。晚上歇工時。必獨酌以息勞倦。說也奇怪。每奉孟周一舉杯。便有個白鬚
矯老頭兒。趲來求飲。孟周以爲是鄰叟。也沒在意。但是屢屢如此。孟周不由起
疑。一日。俟其醺醉。便值尾於後。却見那老翁。閃入嶽光樓中。孟周跟入。瞧時。却
見個龐尾黑狐。醉臥在呂仙神龕之下。當時孟周暗笑道。原來你這廝。屢來擾



酒却須留下皮當酒錢哩。於是解腰帶。將那狐縛了。方在抽刀。恰好那狐醒來。宛轉間。仍化爲人。便央道。你能放過我。我有一卷異書相贈。能使你一生吃著不盡。並且深究其旨。可以入道。但你却不可誤用之。以致殺身之禍。孟周唯唯之下。手纔解縛。那老翁已瞥然而逝。次日晚上。孟周竟於榻頭果得異書一卷。其中都是符咒奇怪諸法。於是孟周盡通其術。便倡設白衣教。開壇收衆。鬧將起來。一時間。土豪大猾。江湖亡命。以及愚騃之氓。無不歸之。這時他的黨羽。自遠處來歸的。有勞山下清宮道士。粉面郎君。陶保成。江湖女盜。紅衣魔女。鄔三娘。近處死黨的。有鐵管僧。吳元化。賽霹靂王。天福。其餘小些的黨羽。潛伏在曹濟。兗沂一帶。還不計其數。孟周起事。據匪中傳說。是在嶧山中得了一種甚麼識文。是一塊石頭上。生有李王二字。所以孟周公然自負。刻下孟周。方爲官軍所圍。有費蘭嶧三縣令。指揮其間。因其黨羽健悍。又有邪法。所以相持間。不能進。勦當時。繩其聽罷。沉吟一番。又從耿先生。細問回孟周的黨羽。方知陶保成。鄔



三娘都在嶧山中。孟周左右。那吳元化。王天福。却仍在汶口關。金龍大王廟中。暗與孟周通聲氣。策應一切。原來吳元化等。自那年被建中捉捕。不過向他處避了些時。建中去濟甯之任。他依然覓回哩。當時繩其。聽耿先生說罷。便笑道。孟周既有官軍圍捕。不愁他跑掉。今似宜先除吳元化等。剪其勁臂。然後再合力勦山。自可一鼓而下。建中道。計此甚善。大哥此去。須用多少軍健。便可分撥。繩其笑道。刺取這兩個潑賊。倒是以出其不意爲妙。老弟等。便可督兵。直赴嶧山。會合費蘭嶧三縣令。且作虛圍之勢。俟俺了却吳元化等。再相機行事。建中耿先生。都各稱善。當日置酒。與繩其洗塵。大家引杯之下。談今憶舊。真是歡暢得緊。不提次日。建中耿先生。酌帶兵馬。且赴嶧山營次。且說繩其。結束停當。佩了柳葉刀。只帶一個伶俐捕健。引路。來至汶口關。就僻靜小店中歇下。繩其易裝。先向金龍大王廟前後左右。踏看一番。恰值吳元化。送了一幫過往的香客出來。繩其偷張元化。生得鐵面鬚髯。帶眉凹眼。身佩戒刀。手捏素珠。好個兇惡。



之相。正作出一團和氣。向香客客氣之間。便見四五個打手模樣的人。抓定一個商販。後隨一個彪形大漢。生得十分兇醜。捏定油鉢似的大拳頭。滔滔走來。繩其梢向人一探聽。那大漢正是王天福。方從運河下。抓得個沒交他陋規的客人來。大概是又作威福。繩其聽了。正在留神。便見那商販見了元化。只管磕頭亂央。於是元化拖住天福。大笑道。咱這會子。那有工夫理會這等小事。你也大小氣了。說着。喝開商販。合天福把臂入廟。繩其既踏明道路。即便回店。待至二鼓敲過。便給束伶俐。佩了長刀。一逕的撲奔廟的後墻。飛身而入。惹過後殿。只見靠西有個圓洞角門兒。角門那邊院中。燈光隱隱。繩其周步入去。可見院中。松竹翳如。十分幽雅。正堂五間。裏面是燈燭輝煌。並有杯筯之聲。繩其梢就室之牕縫一張。正是元化合天福。相與飲酒。身旁都置着刀劍。但見天福道。俺就不服氣。咱教主。只好姿色。不顧朋友。就憑郎三娘。投到教中。並沒多日。教主便叫他不離左右。同守山中。却命咱兩個在這裏。給他巡風兒。元化笑道。咱沒



長那漂亮臉子來。生這膽氣作甚。依我看。咱在此倒好。教主事成。咱自然是開國翊運的功臣。若說個喪氣話。等樹倒糊猴散時。咱從此溜之大吉。豈不方便說着。哈哈一笑。繩其見狀。暗忖方敵兩人。不如用計。於是潛轉身。便奔那角門旁叢竹後。伏住身體。却糝糊糊喊了一聲。便聞吳元化笑道。老弟。你且寬飲。那貓聲狗氣的。準是廟傭們。又吃醉咧。待我瞧瞧去。卽聞步履聲。蹶入室來。繩其忙偷望。早見元化。廠披大衣。腆起大肚皮。一逕蹶到角門邊。向外瞅瞅。却沒得人。因睡道。這個醉鬼。慣來攪人。又他娘的去摸咧。這裏繩其。暗挺刀鋒。正要搶出。合該兇僧命盡。便見元化。一扭身。就叢竹前解禱便溺。白亮亮小肚兒。方才脫出。這裏繩其。一翻手腕。刀鋒早到。哧一聲。刺入去。趁勢兒。刀鋒下剗。連那小和尚。都同歸圓寂去了。可憐吳元化。哼都沒哼。撲通聲。尸身栽倒。繩其抽刀之間。却聞天福在室內喚道。和尚怎麼咧。難道你也吃醉。等我去扶起你來。好繩其。真個機伶。便撲的一腳。將元化尸身。踹入叢竹。自己却登時拳身仰臥。那



天福那知就裏。忙的跑得來。夜色之中。只認是元化跌倒。方折腰去扶。繩其猛躍。刀光一閃。天福。顆頭。早已滾落數步之外。及至廟衆們。聞聲驚起。但見元化天福。兩具無頭尸。身橫臥在血泊裏。不提廟衆大亂。料是官軍中能人來刺殺王吳。自有人去飛報孟周。且說繩其。連夜價趕到嶧山官軍營中。見過建中等。次日。便會合諸軍官。先挑出元化天福的首級去。一面散出檄文。凡教衆。悔過歸誠者。準其無罪。但捉孟周等首惡數人。那李孟周見了。正在吃驚。官軍這裏。早已鳴鼓進攻。孟周扭於往日的官軍。至不在意。及殊對敵之下。敵由大驚。不但衆官軍。異常踊躍。並且從官軍中。飛起一道白光。騰蹕天矯。便如閃電。光所到處。教衆們尸仆如麻。當時粉面郎君陶保成。奮勇臨陣。合那白光。追逐了沒得十來合。早已身首異處。孟周驚惶之下。率衆便退。好歹的把住山口。仔細瞧那白光。却是一壯年豪士。命探子一偵查。方知是建中從直北邀來的絕世大俠。叫作方經其。於是孟周轉怒。雖是這一陣。又折了陶保成。但因有法術可



恃也不在意。於是連日價合。鄔三娘輪流出戰。無奈繩其銳不可當。力敵既不可。孟周弄起邪法。都被那乾元鏡光所破。孟周恨怒之下。有一夜。便披髻仗劍。挑選驍悍教徒數百人。作起羅天鬼戶妖法。火襍襍。便去劫斫敵營。一時間。風霧迷漫。殺聲動地。正在踴躍之圃。只見敵營中。忽的飛起一片光彩。亮如白晝。騰躍倏忽。宛似電邁。光所到處。教俺披靡之下。又夾着些紙人豆馬之類。平鋪了一地。只這一陣。孟周不但折了好些教徒。連自己幾乎成擒。原來光彩到處。繩其一柄劍。合着鏡光。便如天神一般。孟周雖也了得。怎敵得繩其劍術。當時狼狽敗北。却虧得鄔三娘。前來接應。好歹的收合餘衆。退回山中。於是建中知賊勢蹙。提兵進逼。那教徒棄械投誠的。日有數百。依着建中。耿先生便要進勦山中。繩其恐多所殺傷。便向建中悄悄數語。建中稱善。當即多差精細探子。分頭去了。一面價派人。向上憲處報捷。一面合繩其置酒作樂。不一日。探子來報。於是繩其耿先生。各易裝束。只酌帶數名軍健。匆匆便發。且說李孟周。既被官



軍盛迫入山。可見教徒人無固志。情知大勢已去。便與鄔三娘。打扮作農家夫婦模樣。酌帶金珠銀兩。藏了兵器。一面價傳令下去。命其衆固守。稱說是去行法術。刺殺建中繩其等。一面出得山口。便悄悄的直接西南殺狗港地面。原來這殺狗港。是運河的一股支流。西連洪澤湖。過此以往。能通安徽河南。地極荒僻。所以孟周等。想從此遠遁。當時孟周三娘。狠行去。幸喜官軍。不曾覺得。須臾。行抵港邊。從夜色蒼茫中。只見白茫茫一片。恰好靠岸。蘆葦中有燈光隱隱。孟周知有渡船。當即喚渡。便聞有人應道。如今夜深不便。明日再渡吧。又聞有人道。兄弟。不要發懶。這時來的。準是好生意。多得錢吃酒。也是快事。於是纔乃一聲。船兒搖過。孟周等不暇細瞧。及上得船一看。却是兩個壯健梢公。孟周等方才安置下包裹。便見一個梢公。將船兒撥到港心。一個梢公。便向孟周伸手道。快拿十兩銀的渡錢來吧。孟周道。一次渡船。只如何用許多錢。那梢公道。你嫌貴。就別渡哇。你若沒得錢。便拿你這小娘兒作抵。也是一樣。孟周等大怒。方

要一把抓去。但見兩梢公一個猛子。躡落港內。四支手一扳船沿。那船兒早已底兒朝上。這時蘆葦中。又搖出一支船。火把照耀。上有軍健數名。早合那梢公七手八腳。由水中縛出孟周合。逕三娘。一郎的連夜價押赴建中營中。原來那兩梢公。便是繩其合耿先生哩。於是嶧山教匪悉平。山東大吏。叙功保薦。建中加級。自不消說。繩其耿先生。都得了知縣職分。從此繩其。筮仕東省。所到之處。賊盜絕迹。並許多的俠義行爲。不可勝紀。五十以後。已擢升知府。繩其不欲久溷官途。便解組。就濟南城內。流寓下來。一時擊技大名。時稱一絕。直至晚年。還不斷的遊戲市釐中。這便是一代大俠的遺聞軼事。但是商家劍派。却頗流傳於齊魯。有肥城陶功甫。濟陽戚于易。都有聲於時。但是方之繩其。却瞠乎後矣。正是。

筆傳遊俠傳。劍氣作虹飛。

說到這裏。全書完畢。諸公且去回家用飯。再聽作者胡謔他書如何。哈哈。

582

498040



11-10-24

11-10-24

11-10-24